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三七四次会议

2015年1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利亚诺斯先生/奥尔古因•西加罗亚先生	(智利)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乍得	曼加拉尔先生
	中国	王民先生
	法国	拉梅克先生
	约旦	卡瓦夫人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马来西亚	哈尼夫先生
	新西兰	麦克莱先生
	尼日利亚	萨尔基先生
	俄罗斯联邦	扎盖诺夫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普雷斯曼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议程项目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2015年1月16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5/32)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 (<http://documents.un.org/>) 上重发。

15-02651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2015年1月16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5/32)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布隆迪、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埃及、德国、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巴基斯坦、波兰、大韩民国、卢旺达、塞内加尔、斯洛伐克、南非、苏丹、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助理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副协调员康京和女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与政策事务主任海伦·达勒姆女士，以及非政府组织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工作组的Ilwad Elman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约阿尼斯·弗雷拉斯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临时代办参加本次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5/32，其中载有2015年1月16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一项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现在请康女士发言。

康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瓦莱丽·阿莫斯女士作以下发言。

自安全理事会开拓新天地，确认保护平民对其授权极其重要以来，逾15年过去了。自那时以来，安理会采取了重要步骤来履行其保护平民的承诺。安理会越来越多地确认保护平民是其所建立的许多维和行动中的优先任务。秘书长发起了“人权先行”倡议，以便再次推动全系统齐心协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导致大规模暴行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人道主义行为体也加强了其在危机中保护平民的政策和方案，2013年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关于保护问题的核心地位的声明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尽管联合国全系统出现了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但这些年来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任务已变得越来越繁重，因为武装冲突中针对平民犯下的暴行和暴力的规模和程度持续增加。从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到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南苏丹、苏丹、乌克兰和许多其他国家，陷于武装冲突的平民正遭到杀害和致残、逃离家园以及为自己的生命忧心忡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的是，保护平民必须居我们的优先事项之首。

近些年，主要由于武装冲突，保护的需要剧增。2014年初，人道主义组织呼吁提供援助，以帮助5200万急需援助和保护的人。到该年年底，这一人数增加了近50%，达到7600万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受冲突影响的平民，而且多数为妇女和女童。

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见过的水平。2013年底，有3300多万人因冲突和暴力而沦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多数人

已经流离失所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平均流离失所的时间长度现已达17年。这方面最坏的例子之一当然在叙利亚，该国一半以上人口目前正在流离失所——有76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其中一些人则是一再流离失所，还有380万人在邻国沦为难民。但在其他地方，流离失所人数也在增长——例如在达尔富尔，去年有45万人流离失所，而除此之外，有200多万人已经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

令人严重关切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居民区广泛使用爆炸性武器。2013年的数字显示，在居民区使用爆炸性武器时，伤亡者中93%是平民。有关各方显然仍未听从秘书长要求避免在居民区使用某些爆炸性武器的呼吁。

在若干情况下，安全理事会采取了具体行动来履行其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承诺，并确认妇女和女童特别需要保护。2010年，安理会通过了第1960（2010）号决议，请秘书长就同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作出监测和报告安排，并呼吁冲突各方作出打击性暴力的明确承诺。第2122（2013）号决议提出了更有力的措施，以使妇女能够参与解决冲突和复原努力。此外，安理会采取了专门制裁世界各地冲突中性暴力实施者的措施。

但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祸患远未被根除。实际上，在多数冲突中，妇女和女童继续受到性暴力过度影响，而且残酷对待妇女仍然是一贯和持续存在的冲突特征。例如，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夺取领土时，就利用和惩罚妇女，以显示其权力。妇女一再遭到强奸、被迫结婚和被卖为奴。尼日利亚妇女和女童令人悲痛地讲述了她们在“博科哈拉姆”组织手中的经历。在阿富汗，遭到杀害或伤害——包括通过针对担任公职的妇女和寻求接受教育的女童的袭击杀害或伤害——的妇女和女童人数继续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加。

妇女和儿童还必须面对流离失所、家庭分散、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受到限制等

因素造成的不断加剧的脆弱性。世界各地难民中妇女和儿童约占80%，而境内流离失所者多数也是妇女和儿童。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特别有可能成为各种形式基于性别暴力的侵害对象。在流离失所期间，被迫结婚和早婚以及为生存而卖淫等有害做法也更为常见。

简言之，危机加剧性别不平等现象。尽管整个社区都受到武装冲突影响，但妇女和女童往往最先丧失受教育权、政治参与权及谋生权，其他权利也会遭到严重侵犯。这些都是更深层制度问题的表现。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特别是冲突局势中造成妇女持续遭受奴役和暴力侵害的社会、经济和权力等方面的动态。我们还必须齐心协力扩大妇女在法治进程和保护机制中的代表权和参与权。必须让妇女参加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安全部队及问责机制。

为在实地促进这些努力，有17名保护妇女问题顾问被部署到六项维和行动中并纳入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定期通过已设立的协商小组在平民保护点征求流离失所妇女的意见。这些协商有助于确保特派团主导制定的预防和保护战略顾及妇女的看法和安保需求。我们正在其他有特派团和无特派团的环境中仿效此类良好做法。

保护和援助受武装冲突影响平民的首要责任在于冲突各方。然而，许多当事方对其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所承担的义务表现出了完全的蔑视。在某些情况下，冲突各方蓄意袭击平民和使用意在给平民造成尽可能大损害的策略。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过去几周屠杀了数百名平民，并摧毁了数千所住房、学校和医疗诊所。在此之前还屡次发生数百名妇女和儿童遭绑架事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有关各方出于族裔和宗教原因一直在袭击平民。

冲突各方还剥夺民众获得粮食和药品等基本援助的机会。例如，在叙利亚，人道主义运输车队运载的医疗用品和器械常常被截走，致使必要的医疗救助物资无法运达急需救治的民众。暴力、不安全

和限制通行等现象进一步阻碍民众获得医疗服务，包括对妇女和女孩的生殖保健服务。据估计，叙利亚境内每天有近1500名妇女在危险条件下分娩，而在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某些地区如安巴尔省，几乎不可能获得产科和新生儿护理。在叙利亚，甚至围困也被用作战争手段，目前近212 000人生活在已被彻底封锁的地区。他们不能出来，我们也不能把需要的援助物质运进去。

国际法有明确的规定：冲突各方有责任满足他们控制地区民众的基本需求。绝不能任意拒绝准许开展救济行动。当事方若不能够或不愿意提供适当援助时，必须允许并协助迅速、安全和不受阻挠地向需要帮助的民众提供援助，包括准许医疗物资立即自由通过。然而，我们一再看到冲突方肆无忌惮地违反这些基本义务，给平民造成严重后果。

必须向冲突各方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进一步努力履行其法律义务，并确保若违规则，则必须追究责任。但责任也不完全在于冲突各方。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也必须采取措施，解决继续助长许多冲突的有罪不罚问题，以及无休止的武器和军火流动。最能为违法者壮胆的，莫过于知道他们不会为犯下的罪行而被追究责任。

我们还需要加强集体能力，以便尽早找到解决冲突的政治办法，以免穷于应付冲突的后果。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维和人员的努力，不能替代及时采取果断的政治行动来防止和解决冲突。妇女必须充分参与该进程。在实地，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平民面对的具体威胁以及暴力和侵权行为升级的风险，这种现象往往表现为对少数群体（包括妇女和女孩）的歧视和压迫加剧。在看到早期预警信号时，我们必须能够迅速采取有效的行动。这正是秘书长“人权先行”倡议的核心所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康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德拉姆女士发言。

德拉姆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感谢你邀请红十字委员会在本次重要而及时的辩论中在安全理事会发言，这次辩论的主题正是红十字委员会人道主义使命的核心所在。多年来，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一直是安理会议程上的一个经常项目，这证明它仍然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

然而，我遗憾地指出，根据我们的实地观察，在武装冲突的方式方面，我无法报告已有任何显著的改进，或冲突对世界各地平民的影响有任何明显的减轻。和过去一样，平民经常成为交战各方直接攻击的对象。数千万民众受到武装冲突的间接影响。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改善这种局面的最重要措施是，要确保参与武装冲突的国家和非国家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规定的法律义务和其他适用规范。不论在做出何种平行努力的同时，都必须寻找解决冲突的政治办法，这刻不容缓。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对保护平民负有直接责任的冲突方充分履行其责任。在这方面，日内瓦四公约的每个缔约国也有义务：日内瓦四公约的共同第1条要求缔约国遵守并确保这些公约在任何情况下均得到遵守。

安理会今天选择讨论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妇女和女孩面临的挑战和需求，因此我谨重点说明武装冲突期间妇女的处境，并特别强调性暴力问题。以下所述都是根据红十字委员会的实地经历和活动提出的。

作为一个群体，在武装冲突中，妇女并非天生脆弱。她们可能成为受害者或施害者，作战人员或旁观者；她们也可能是有影响力的行为者。武装冲突改变了冲突所涉及的所有人的处境。妇女变得脆弱，不是因为她们的性别，而是因为强加给她们的情况。在此，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国际人道主义法也为作战人员提供保护，特别是在他们成为非战斗人员之后。其中包括保护免受性暴力。必须用人道

的方式对待所有武装冲突受害者，不得作出不利的区别。

在武装冲突期间，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孩，以及女性家庭户主特别脆弱，可能遭遇某些类型的暴力，包括性暴力。因为她们的丈夫失踪、被拘留或参战，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性家庭户主往往不得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承担单独抚养家庭的责任。这就意味着，要靠自己来提供家庭收入，依靠自己决定子女的教育，依靠自己来保障家人的安全。

在武装冲突期间，性暴力也影响到成年男子和男孩，但对妇女和女孩的影响尤为严重。这种暴力对受害者及其家庭乃至整个社区的后果极其严重。性暴力造成身体创伤及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造成经济灾难。性暴力可能带来社会耻辱，成为报复的原因，有时甚至造成死亡。这只是性暴力受害者必须每天面对的部分后果。

相对而言，性暴力仍然常常不为他人所知，统计数据偏低。因为文化的约束以及性暴力往往带来强烈的羞耻感和恐惧，多数受害者不敢公开出面寻求帮助。这当然加重了对受害者及其家庭和社区的破坏性影响。尽管存在各种限制和障碍，但是，我们必须在系统性和彻底评估的基础上，立即采取适当行动，应对性暴力受害者的多方面需求。

性暴力构成紧急医疗情况。性暴力的受害者需要得到帮助，并获得立即、无阻和免费的卫生服务，包括医疗和心理支助，最好是在受攻击后72小时内这样做。在任何时候，她们都应该得到人道与有尊严的待遇。她们的隐私权必须得到尊重，在满足她们需求的同时，必须严格保密。

必须保护受害者免受任何形式的排斥、再次受害，或任何进一步虐待，具体做法是提高她们所处环境的安全性，提供风险意识方面的指导，并开展风险教育。这些是应对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愿意求助司法的受害者也必须能够安全地进行投诉，不必担心受到报复、社会鄙视，或陷入漫长的法律程序。受害者应可获得经济支助以及行政和其它法律

补救。对那些被羁押者来说，羁押不应成为妨碍其获得补救的又一道屏障。这些补救极其重要：它们使受害者得以幸存并重新生活。

还需让受害者看到肇事者在保障公平审判的法庭上受到审判。无论是在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强奸和其它形式性暴力均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均导致产生个人刑事责任。各国均有义务在其本国法律中把这些违法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各国政府必须确保追究强奸和其它形式性暴力的责任，对这些行径展开调查并起诉和惩处肇事者。

2013年，红十字委员会启动了一项为期四年的项目，目的是加大其应对性暴力工作的力度。其后，它一直在努力这样做。在哥伦比亚、中非共和国、南苏丹、黎巴嫩以及其它各国，我们正寻求更好地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公正、全面以及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加大活动的力度以防止这些暴力。

我们认为，红十字委员会和其它人道主义行为体在防止性暴力和为其受害者提供全面支助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如果国家不充分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承担的义务，在处理受害者需求并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适当补救方面担负起首要责任，我们的努力将徒劳无功。

国内法律、规章、政策、赔偿方案以及恢复性司法进程应该针对受害者的诸多不同需求，必须充分遵守国际法。应该把加强和建设司法、警察、军队以及所有拘留机构、包括收容流离失所者的此类机构的机构能力作为优先事项。同样重要的是，要提高受害者治愈创伤并重建生活的能力。

武装冲突期间的性暴力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它并非不可避免。它必须而且也能够被制止。所需要的是有关各方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防止并消除性暴力。红十字委员会将继续鼓励各国根据其红十字与红新月第三十一届国际大会上所做的承诺采取行动，在武装冲突中加强对妇女的保护。

在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第三十二届国际大会到来之前，红十字委员会随时准备支持各国努力拟订专门措施以打击性暴力并消除其后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达勒姆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埃尔曼女士发言。

埃尔曼女士（以英语发言）：就在几天前，在摩加迪沙，一位母亲给我打电话，她有一个14岁的女儿。两年前，她的女儿被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的一名乌干达籍士兵强奸。那名士兵回到乌干达，一直被羁押在那里等待审判。这位母亲常给我打电话，并非询问案件的最新情况，而是想帮助她的女儿。她的女儿现在被贴上了“被异教徒强奸的女童”的标签，遭其社区排斥。

我的工作就是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幸存者提供紧急和拯救生命的服务，其性质就是回应这些需求，并尽可能提供支持。今天，我作为非政府组织妇女、和平与安全工作组的代表、作为索马里埃尔曼和平与人权中心——我因为倡导人权而遇害的已故父亲所成立的一个组织——的一位主任并且以促进青年参与结束冲突中性暴力索马里青年大使的身份，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五年前，我离开加拿大舒适安全的生活返回索马里，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为和平地摆脱冲突发挥作用。我亲眼看到，侵害平民的暴力行径和无视性别问题、未能让妇女切实有效参与的保护战略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许多情况下，例如在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妇女一直报告称有不安全感。食品分发处设在难以到达的地方。妇女和女童必须外出为其家人寻找食物、捡拾柴火和取水，在这样做的时候常常冒着被强奸和绑架的危险。修建的厕所依然没有门锁，也不考虑男女分用之需以确保安全和隐私。卫生巾和其它基本的卫生用品仍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

我们需要反应更加灵敏的渠道，使妇女与人道主义工作者和维和人员能够就她们眼下的保护关切进行沟通。当妇女作为维和人员和警察参与行动时，这种沟通通常有大幅改进。

然而，2014年在索马里，我们却看到，妇女被蓄意排除在这些进程之外，当时有700多名妇女同时被索马里国家安全部队解职。此外，妇女领导的能够揭露暴力根源和倡导妇女受保护权利与需求的民间社会团体常常受到破坏、骚扰和威胁。我是根据我本人的经历来这样说的，我已失去太多的朋友、同事以及家人。

为提高妇女在处理这些挑战中的参与度，我敦促安全理事会在设计、执行以及监测保护平民战略、包括应对性别暴力行径的战略时，要求决策必须具有包容性并且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与妇女、包括流离失所和残疾妇女进行协商。

安理会必须采取必要步骤，增加维和行动、包括军事和警察部门中女性的人数；确保所有具有保护平民授权的特派团具备充足的后勤支助与资源，包括把人权干事、性别平等问题专家以及妇女保护问题顾问全部部署到位；处理所有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妇女人权维护者的保护需求，因为她们日益成为目标，遭到绑架或失踪。

安全理事会还必须同时采取紧急行动，防止我们在索马里和其它国家看到的公然滥用权力和进行性剥削与性虐待的行为。我要代表一名14岁女童、她的母亲以及数千位其他幸存者敦促安全理事会强化联合国的零容忍政策，防止那些为保护社区民众而部署的人自己成为施暴者，而且常常不受惩罚。

侵犯人权行径、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报告机制必须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重视保密，而且不得有任何歧视，因为对污名、歧视以及可能遭报复的恐惧常常使幸存者不敢站出来，寻求司法或其它形式的帮助。这要求以一种安全和尊重人的方式与受影响的妇女接触，并且持续不断地与其协商。

为保护妇女免遭这些侵犯人权行为并确保问责，我敦促安全理事会作为优先事项：坚持追究一切武装团体和安全部队所实施暴行的责任，包括处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平民伤亡问题；加大力度以确保恢复司法系统，按照国际标准开展调查和起诉工作；确保部队人员接受充分审查，有充分准备并接受适当训练，同时也与当地民众包括流离失所者一道开展建立信任措施；追究部队派遣国对这些罪行应负的责任，呼吁把对非索特派团和其它各特派团维和人员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的调查与监测纳入关于有关国家人权状况的各种公开报告。要求在维和特派团的报告中纳入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以及确保联合国保护问题协调人为性剥削和性虐待幸存者提供清楚、便捷和保密的投诉机制。

保护平民工作还涉及确保民众能够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生活。我们看到，在索马里，与在叙利亚、加沙、尼日利亚以及乌克兰一样，居民区的平民正成为攻击目标，被爆炸性武器打死和打伤。必须处理爆炸性武器在居民区的影响。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制定更有力的保护平民标准。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经验表明，限制使用迫击炮或其它非直接火力爆炸性武器可有助于拯救平民的生命。

以注重性别问题的方式来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对于加强对平民的保护至关重要。妇女必须享有平等的渠道，以诉诸问责机制和享受赔偿及非歧视性医务护理，包括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幸存者可以安全堕胎并享受堕胎后的护理。还必须赋予妇女平等的国籍权。

索马里妇女担任政治领导人、候选人、公务员以及当选官员的人数依然非常少。在明年举行选举前，联合国必须支持一个利用政治上包容妇女及其参与、加强索马里安全部门并且促进尊重人权的进程。在过去一年索马里西部的国家组建过程中，尽管女性候选人人数众多，但是却没有一位女性当选新政府任何一级的职位。我相信，索马里能够实现妇女担任领导和参与方面的深刻与根本变化。

今年是呼吁妇女参与各方面减缓和应对冲突工作的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十五周年。妇女在高级政治岗位或和平进程中的有效参与必须成为所有和平与安全的工作，包括旨在处理保护妇女和女孩以及执行挑战工作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我呼吁安全理事会把充分和系统地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作为其各方面工作的一个核心优先事项。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埃尔曼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智利代表团举行今天的这次重要辩论会。我感谢康助理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达勒姆主任以及埃尔曼女士今天上午发人深省和具有挑战性的通报。这是首次有非政府组织代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的关于保护平民问题的辩论会，我对此举表示欢迎。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倾听实地人员的声音。我希望，今后将沿用这一范例。

保护平民是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工作中力争实现的所有目标的核心。这是我们存在的理由，也是评判联合国系统的最终标准。保护男女老幼免遭冲突蹂躏对于我们的任务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审议的是冲突给妇女和女孩带来的独特和破坏性影响，同时思考我们必须克服什么挑战以增强她们的能力，使其成为我们社会中平等的一员。我们日复一日地看到妇女的人权在冲突中受到大肆侵犯，看到诸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组织等极端团体把侵害妇女的权利—包括她们的肉体、教育以及她们的宗教选择—作为其恐怖活动的核心策略。

据估计，去年伊拉克有1,500名雅兹迪人和基督徒被迫从事性奴役。在尼日利亚，数百名妇女和女孩在Chibok遭到绑架。在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强迫儿童结婚和强奸儿童的现象继续居高不下，毫无减少。显然，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工作，我们也必须

这样做。我们必须处理冲突中及和平时期造成男女不平等和侵害妇女暴力的根源。

我想，安全理事会可考虑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妇女的参与及平等问题。Boudicea女王是英国女性强大领导的象征。作为一位部族斗士，过去2,000多年来，她激励了许许多多为男女平等而斗争的伟大女性。但是，即使是在我国，也仍有工作要做，我们不能骄傲自满。联合国名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性别不平等指标的第三十五位。我们不断为实现平等和结束我国社会内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而努力。我们的男女报酬差距达到最低记录。我们划拨近6000万美元用于专家支助服务和全国家庭暴力求助热线。到2016年，我国军队中的女性将首次与男性一道在作战岗位上服役。

冲突中国家面临这方面的特定挑战，因为社会的崩溃使内在的不平等更趋复杂，这并不奇怪。仅举几例，刚果民主共和国位居不平等指标的第147位。马里是第148位，阿富汗是第149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每一分钟就有一名妇女遭到强奸。在阿富汗，妇女只因为选择参与公共生活，就会每天面临被刺杀的威胁。这些是我们必须处理的挑战。并非每一次和平谈判都有妇女的参与，这既是对男性的指摘，也同样是对女性的侮辱。许多冲突后政府的安全与司法机构中没有女性的参与，这既破坏了这些机构的成功，同时也侵害了妇女的权利。我们难以让适当数量的女性参加审查和平行动未来的高级别小组，这表明即使在联合国总部这里，我们也尚未做到言行一致。如果我们真心致力于加大保护妇女力度、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社会的话，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

第二，应该把支持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幸存者纳入人道主义方案规划和应急工作的初始阶段。应制订针对弱势群体，如青年、残疾人、老人、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变性者以及双性人群体的规定。联合国国籍2013年的行动呼吁宣布，提供3000万美

元的新资金用于帮助保护紧急情况下的妇女和女孩。这包括为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500万美元为叙利亚妇女设立安全处所，为黎巴嫩和约旦分别提供600万美元和250万美元，用于防止弱势家庭靠童工和性服务来谋生。

第三，维和人员保护平民的工作不仅要处理男性和男孩的需求，而且还必须处理妇女和女孩的需求。2014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制止冲突中性暴力全球首脑会议的报告将在不久后分发，其中含有对维和等领域提出的各种建议。处理冲突中的性暴力应该是特派团全团的目标。保护平民任务的成功指标应包括与妇女，特别是流离失所者协商，以及已查明关切是如何处理的。性暴力情景模拟培训应被纳入所有派遣国的部署前培训，包括高级军官一级的培训。必须大大强化现有的对维和人员性剥削与虐待行为进行报告和问责的机制。我们期待星期一审议关于此话题的高级别讨论所提建议。至关重要的是，和平行动审查要反映出这些问题和维持和平行动部及政治事务部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妇女参与问题上更广泛的义务。

最后，与军事和安全行为体协作仍是一个重大挑战。安全部门应响应妇女的需求，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培训应成为任何警察、军队和司法部门改革的一部分。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增加各国军队和警察部队招募、留用和晋升女性的人数。加强军民之间的信息共享对于更好地制订保护妇女战略至关重要。

2015年对于冲突环境下的妇女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在我们即将庆祝第1325（2000）号决议十五周年之际，我们期待10月份将发表的全球研究报告和对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进行的高级别审查。我们希望达成能够真正改变全球各地妇女和女孩生活的雄心勃勃的具体成果与承诺。言词不再是足够的。现在在我们的行动更为重要。

扎加伊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主席国智利提议再次讨论武装冲突

中保护平民的问题。我们感谢通报者所作的评估和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这一领域的局面仍有改善的空间。妇女和女童以及其他类别的平民继续成为各种形式的暴力活动的受害者。安理会一再呼吁冲突各方充分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保护平民的规定。但是，我们继续从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利比亚和其他武装冲突地区受害者那里得到令人震惊的报告。尽管武装冲突各方就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发表了声明，但不分青红皂白和过分使用武力的情况并没有结束，这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她们通常被认为是最脆弱的人群。

在处理保护平民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乌克兰平民的情况。我们对该国东南部局势急剧恶化和恢复对该地区各城市居民区的炮击深感关切。我们坚决谴责此类针对平民的行动并呼吁对发生的惨剧进行认真客观的调查。从1月初起，乌克兰军队几乎不断地对顿巴斯的主要城市顿涅茨克开火。今天又有炮击该城市导致人员死亡的噩耗。卢甘斯克和该地区其他城市也遭受了火箭弹和炮弹的袭击。

这场冲突的受害者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并在继续增加。和乌克兰其他冲突地区一样，妇女儿童受害最深。在关于平民受害者的枯燥统计数字背后是他们被毁掉的生活。必须立即制止这些数字增长。显然，无法以军事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通过有包容性的直接政治对话。

乌克兰当局不仅继续对该国东南部实行事实上的封锁，而且还从实质上加强了这种封锁。他们停止支付各项社会福利，还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医药和食物设置障碍。破坏基础设施、医院、以及水厂和电厂的行为还在继续。他们加紧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即使在需要紧急医疗救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上星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达了对乌克兰当局最近在这方面所作决定的关切，指出他们破坏了人道主义行为体帮助那些有需要者的可

能性。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正发出警报，警告人道主义灾难的开始。

在所有武装冲突中，敌对各方承担着充分遵守国际法标准并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确保保护平民的首要责任。各国际机构和机制尤其应该协助各国的努力。这里最主要的参照点仍然必须是《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东道国的同意、不偏不倚和只有按照任务规定来使用武力。国际社会的努力必须是全面的，最主要的是旨在通过解决冲突与恢复法律和秩序，来消除暴力的根源。

维和人员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任务授权越来越多地包括与此目的相关的职责。显然，在组建维和特遣队时必须始终考虑到性别平等问题。这样做时一定不能泛泛而为，而要考虑到每个具体局势的特殊性。对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的指示方面应该采取类似的方法，在各实体活动中考虑到性别问题。必须指出，每个实体都有其主管部门，而确保保护妇女是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活动框架的组成部分。有必要避免在这一领域进行多余的努力，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比如大会、人权理事会、妇女地位委员会和其他实体已具备相关职责。

保护武装冲突中妇女和儿童的利益一直是安全理事会近些年关注的焦点。第1325（2000）号决议和随后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文件，除其他外，是为了加强妇女参与解决武装冲突各方面和冲突后恢复的能力。第1612（2005）号决议也至关重要。它为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奠定了基础。保护包括妇女及儿童在内的平民的行动必须以安全理事会的明确任务授权及对其充分遵守为基础。

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开展活动，以便在维和与恢复领域，包括在教育、保健、扩大经济权利和机会等方面的政策和努力中充分考虑到妇女和儿童的需要。尤其应该关注妇女和儿童难民，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残疾人的需要，更

不用说关注老年妇女的状况了。一般而言，出于各种原因，妇女和儿童在武装冲突中更为脆弱。因此，尤其重要的是在保护所有类别平民的总体活动中保护妇女和儿童。

麦克莱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这次重要的辩论会。鉴于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15周年即将到来，这次会议就更为及时了。我也感谢三位通报者、助理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观察员以及埃尔曼女士今天上午令人信服地向我们介绍了情况。我尤其和联合国王国一起欢迎一个非政府组织所作的通报。

保护平民已成为有效的维和任务授权中一个日益重要的特征，也是成功执行这些任务授权中的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但是，同样是这些效力和成功，也暴露出一些重大缺陷，其中一些缺陷已被提及。新西兰认为，安理会必须坦率地处理这些缺陷。

实际上，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就保护平民的认识和期待进行一次非常坦率的对话。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们才能把部队派遣国、警察派遣国、东道国、捐助方、秘书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请到一起，共同进行公开和自由的对话。我们必须在可能看来成功的表面之下进行查究，了解执行保护任务的障碍，之后，这将使我们能够探讨建设性的解决方法。

今天的辩论会正确地将重点放在保护方面的挑战与妇女和女童的需要上面。但是，尽管妇女和女童必须受到保护，她们不能被视为唯一需要保护的人群。妇女和女童也是实现保护平民目标的重要推动者。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在防止和解决冲突中可作为领导人和决策者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妇女的这一作用得到承认，但在实践中却无法持续一贯地发挥这一作用。比如，妇女在冲突后追究责任和过渡性司法结构中也应该发挥明显的作用。这不仅为冲突后阶段作出重要贡献，也有助于鼓励妇女和女

童，尤其是性暴力受害者举报犯罪行为并将申诉跟踪到底。

但另一些人的脆弱性通常更少得到承认。残疾人和老年人常常在冲突局势中饱受苦难，但老年妇女与残疾妇女和女童却在保护需要方面几乎没有得到考虑，他们对保护努力、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作贡献的能力也没有得到充分承认。

武装冲突既可招致残疾也可过度影响本已残疾的人士。残疾人在冲突中特别容易受伤害。他们因在身体、沟通和精神状态上的障碍而面临多重挑战。突然袭击构成特殊问题和挑战。聋哑人总无法听到袭击者的来临。盲人无法知道避难途径。那些在智力或社交方面有残疾的人无法明白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都尤其容易遭受伤害，在许多冲突局势中，老年人和残疾人常常是最先被遗忘或忽略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干脆遭遗弃。他们也难以逃离冲突。随着家庭和社区的解体，他们会陷于孤立无援、穷困潦倒和没有支助系统。他们更易遭受剥削和性暴力。对于妇女和女童而言尤其如此，Elma女士正是这样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表述。冲突结束时，他们的经历及参与和平建设和社会重建的潜力——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时常会遭忽略和干脆被全然不顾。

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向我们指出的那样，关于撤离和对待失去自由人士的日内瓦第三和第四公约中承认要对老年人和残疾人予以特别尊重和保护。《残疾人权利公约》责成各国采取保护人民的措施。各国必须履行这些义务。执行任务授权时，必须特别注意保护方面的挑战及老年残疾人的需要。应当考虑采取可能更有效保护这些群体的措施，包括加强监测数据收集和报告冲突给这些群体造成的影响，包括加强对受伤害和伤亡的平民的支助。第二，维和人员的培训应当侧重残疾人的具体需求和挑战以及侧重老年人。第三，我们应当在保护平民的战略及人道主义应对措施中特别处理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处境。最后，我们应当在建设和平的努力中将老年人和残疾人包括进来。我们需要他们

的知识，我们需要他们的经验。正是此类措施能够保护一个常常受忽略和处境令人堪忧的群体免受冲突之害。

如果我们处理保护妇女和女童的挑战及她们的需求，如果我们保护老年人及残疾人，我们就会在更为有效地执行保护平民任务授权的整体方面向前迈出很大的一步。此外，我们可以利用我在本次发言之初呼吁进行的坦率对话来实现这一目标。

王民先生（中国）：中方欢迎智利倡议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感谢康京和助理秘书长的通报。中方也认真听取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有关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发言。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暴力与恐怖袭击事件多发，跨国有组织犯罪现象突出。许多妇女和女童深受其害，成为最易遭受袭击和伤害的脆弱人群。国际社会应高度重视加强对冲突中妇女和女童权益的全面保护，并就此密切协调，携手应对，形成合力。下面，我愿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应追根溯源，标本兼治。推动实现和平、促进发展是保护妇女和女童安全、实现妇女和女童权益的根源和基础。国际社会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大力推进政治进程，实现民族和解，为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妇女和女童免受战乱之害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有关各方也应共同努力，全面改善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全面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为从根本上保护妇女和女童安全，保障妇女、女童正当权益提供良好的土壤。

第二，应尊重当事国主导，加强当事国能力建设。当事国对于保护冲突中的妇女、女童负有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应充分尊重当事国的主导作用，配合当事国开展保护妇女、女童安全，保障妇女、女童权益的相关努力。国际社会应根据当事国需求提供建设性的帮助，在推进当事国对妇女安全、权益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重点解决当事国

在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面临的切实困难，全面加强当事国在相关领域的能力建设。

第三，应推动妇女充分参与决策，实现妇女全面发展。在有关冲突地区和国家，妇女对实现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应充分发挥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的作用，推动妇女积极参与斡旋、调解和谈判过程，有关解决办法应充分考虑妇女的特殊需求。同时，应努力为妇女提供必要条件和手段，帮助妇女全面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活动，平等享有教育、卫生和就业等机会，实现全面发展。

第四，应协调合作，整体推进。保护妇女、女童权益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应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安理会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应做好预防冲突、维护和平及冲突后重建等工作。联大、经社理事会、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妇女署、儿童基金会应发挥各自优势，与安理会密切协调，形成合力。同时，有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也应同联合国相关机构加强合作，全面推进妇女和女童权益的保护工作。

今年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20周年，也是安理会就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通过第1325号决议15周年。这为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妇女、女童安全和保障妇女、女童权益，全面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提供了重要契机。希望联合国在总结以往重要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妇女赋权的关注力度，寻求加强保护妇女、女童权益更为有效的办法，推动全面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共同努力。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组织召开本次辩论会。我还要感谢三位通报人作了很好的情况介绍。我与其他代表团一道赞扬民间社会参加本次会议。

当我阅读主席国智利编写的出色概念文件（S/2015/32）时，我想起16、7岁的雅兹迪女孩的悲惨画面，她们惨遭强奸、绑架和遗弃。其中一名从这一悲剧中存活下来的女孩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局势令人极其不安。20世纪90年代末，当这些女孩出生和《罗马规约》相关谈判即将结束的时候，安理会首次通过了具体处理保护平民问题的决议以及载有非常具体的保护平民任务授权的维和决议。自那时起采取了重要措施。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冲突突出表明，总体上的暴力，特别是基于性别的暴力与日俱增，我们没有跟上这些事件的发展速度。

西班牙在为拉莫斯-奥尔塔先生正领导进行的维和行动审查作贡献时，将把保护平民作为侧重点。不过，为确保保护平民真正有效，我们不仅必须评估维和行动，还应处理康女士提到的另外四个重要方面。我赞同她的意见，认为人道主义法、人道主义准入、问责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非常重要。

第1325（2000）号决议强调了冲突对妇女产生的巨大影响。妇女面临各类广泛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同样多种多样的措施。正如一些发言者提到的那样，我们今年将举办一系列重要活动。首先是纪念第四次北京妇女问题会议二十周年。今年年底，我们将商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我们必须对维和工作、第1325（2000）号决议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进行审查。西班牙将于今年10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对第1325（2000）号决议的审查取得成功。考虑到这些重要活动将同时进行，我们将尽最大可能作出努力，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性别平等问题架构。

安全理事会已对妇女，特别是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予以重点关注。但是，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正如联合国王国大使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这个机构应参与到其它重要方面之中，例如与妇女在和平会谈、调解进程、停火协议以及冲突后总体局势中发

挥作用有关的责任，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更大成功，增强妇女权能绝对至关重要。

我要指出，我们来自民间社会的通报人、埃尔曼女士作了非常有力的发言，她介绍了一些确实令人不安的情况，说明索马里妇女未能参与索马里的管理，或者参与不足。培训在这方面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适当的培训，我们就无法成功解决这一情况，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西班牙对此深感关切。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改善这一可悲局面。我们的法律框架与实地局势之间严重失衡。我们必须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以便消除这一真空。

最后，我只想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听到的可怕的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每分钟都有一名妇女遭强奸。显然，我们做得不是很好。

曼加拉尔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赞扬你召开本次辩论会，讨论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侧重点是妇女和女童的特殊需求。也请允许我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助理秘书长康京和女士所作的重要通报以及海伦·达勒姆女士和Ilwad Elman女士所作的发言。

冲突或冲突后国家中的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遭受难以言述的暴行。联合国机构公布的有关叙利亚、伊拉克、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南苏丹等国的数据提供了丰富信息。有鉴于这些暴行，国际社会必须建立有关找到紧急和适当解决办法必要性的共识。这一共识反映在第1325（2000）号决议中，这项决议是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女童架构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秘书长和各伙伴作出了一系列技术和体制安排。

安全理事会核准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备忘录，是实用的指南，可以切实帮助加强保护平民。文书载有可以在冲突局势中采取的重要措施。特别是，这份文书强调，各方均有责任保护妇女并追究他们对违法行为负有的责任，同时考虑妇女的具体需求以及她们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参与。这

方面，第2122（2013）号决议把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各种侵害和虐待妇女行为分门别类，由此补充并加强了这些举措。文书还涉及强迫流离失所问题，为确定侵害流离失所者的暴力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因素。

安全理事会方面表明了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平民的明确愿望，特别是通过其最近的辩论会和决定来这样做。2014年，安理会在主席声明S/PRST/2014/3中特别回顾了维和行动在保护平民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重申，维和行动需要应予以执行的保护任务授权。此外，声明要求改善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这方面的协调。

安全理事会还在其2014年10月28日的主席声明S/PRST/2014/21中强调指出，联合国在预防冲突和保护逃难和境内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防止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方面。这项声明强调，可以通过国际法院的工作加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且鼓励会员国让它们的妇女组织参与制订战略，以便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并且加强妇女的作用。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方面正在冲突地区努力保护平民，索马里、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情况都是如此。目前，非洲联盟正拟订完成实地特派团行为守则，确立了零容忍政策。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举措，但冲突中或冲突后国家平民的处境不幸仍未得到改善。特别是在叙利亚、伊拉克、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索马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继续增加，因而亟需得到解决。例如，在南苏丹，有一些消息来源指出，流离失所者营地和当地社区普遍而持续存在性暴力现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这种行径被用作战争武器，妇女和女童在她们的父亲、兄弟或丈夫面前被当众强奸。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最近有所增加，特别是因为许多武装恐怖团体重新抬头。在若干情况下，妇女和女童成为这些团体的直接攻击目标。尼日利亚境内被“博科哈

拉姆”组织绑架的女童就是如此，她们被置于不可接受的处境。

冲突或冲突后局势中的此种持续不断暴力侵害妇女现象有着各种原因，多数已经众所周知，其中包括无知、担心揭发会遭到报复、文化价值观与习俗以及歧视等。我们还认为，有罪不罚，无论在体制层面还是在维和行动中都未能齐心协力执行安理会的决定，以及缺乏技术和财政资源，都是真正原因。此外，对保护本国公民负有首要责任的各国没有显示采取步骤保护其公民的真正意愿。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要加强和运用制裁制度，例如亟需建立有关国家、武装团体和恐怖集团的名单，类似于境内存在招募儿童参与武装冲突现象的国家名单。国际社会和旨在保护平民的维和行动在执行所有此类措施时不得损害有关各国的主权，而且当然要以所涉及的妇女和儿童的利益为重。

总之，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停止从需作何种决定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应开始考虑如何有效执行既有决定。在这方面，安理会应当力求高效地将具体的性别平等观念纳入所有延长任务期限的决定和决议，确保妇女充分和有效地参与所有旨在解决和预防冲突的努力，调查针对妇女的袭击并对此采取后续行动，将性别平等观念纳入所有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努力，最后也确保维和行动肩负起保护平民的责任。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社区和舆论主导者的参与肯定能有助于在保护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方面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

最后，我们希望，定于今年举行的各项活动，例如对第1325（2000）号决议的审查、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以及确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都将为实现有效执行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保护妇女和女童提供机会。

拉梅克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在对和平行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和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进行战略审查等多项至关重要的活动开展前夕召开本次辩论会。我还

要肯定联合国各机构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承诺，它们在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而且正如我们刚才在有关通报中所听到的那样，它们的实地经验显然不可或缺。

令人遗憾的是，在许多国家，平民，包括数以千计的妇女和女童，遭到暴力侵害，其数量之多，不胜枚举。这些事实不只是统计数据，它们是现实情况。我们必须力求更好地保护平民，以此改变这一现实。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有四类行动可以采取，特别是在部署维和行动的地区。第一，必须保护在冲突区内生活的民众。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但“蓝盔”在姿态上往往缺乏确保成功完成任务所需的活力和机动性。我们期望对和平行动进行的审查能顾及这一现实。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拥有强有力的保护平民任务授权。该特派团正在艰难条件下执行这一任务授权。在中非共和国，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按计划到4月份达到充分的行动能力，并采取强有力的姿态执行其任务授权。

第二，我们必须保障和平行动本身有这种保护。令人遗憾的是，在扎伊德亲王关于维和行动中发生的性暴力和性剥削的报告（A/59/710）发表10年后，负责保护平民的人员中继续有人犯下此类罪行。顺便提一下，其中就包括“人权观察”所揭露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等区域行动。为防止此类侵害行为，我们必须在两个层面采取行动。第一个层面是，严格执行零容忍和筛查政策，其目的是防止从事过此类行为的部队、士兵和官员参加维和行动。第二个层面是，惩罚和起诉有关责任人。联合国不能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受指摘，其特派团和行动必须充当表率。

第三，我要强调预防性和补充性行动对于保护平民的重要性。首先，在妇女参与制定保护平民战略的情况下，妇女的参与能使实地的行动更为有效。例如，妇女能够帮助设计保护平民营地和场址，以便更好地满足她们在安全利用服务和基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需求。妇女参与维和行动也有助于

维和人员同当地社区保持更密切的关系，从而赢得当地社区的信任，而这一信任对于保护工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同地方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以便为性暴力和武装团体所实施招募行为的受害者提供帮助。这种做法值得在本组织范围内推广。

关于预防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在人权领域内，人权问题、性别问题和保护问题顾问小组应当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并妥善协调，以便通过关于人权、妇女和儿童的确切分析来评估周围存在的威胁，然后发出警报，避免情况恶化。关于性暴力，培训是必要的，因而必须对维和行动参与者和地方民众进行培训，以减少受害者所蒙受的社会污名。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没有正义就不可能有保护。2014年12月1日，国际刑事法院确认对军阀托马斯·卢班加的战争罪指控以及上帝抵抗军的一名指挥官Dominic Ongwen最近于1月份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都是在打击暴力侵害平民——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行为不受惩罚现象方面采取的重要步骤。但多数暴力行为，特别是性暴力行为，没有受到惩罚，原因往往是妇女因害怕后果而拒绝申诉。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必须确保受害者在针对此类罪行实施者采取法律行动时受到保护。我们必须通过提供保护来打断沉默之链。

普雷斯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主持本次重要会议。我还要感谢康京和助理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达勒姆女士和非政府组织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工作组的Elman女士就这一重要议题作了内容翔实和令人感动的通报，并作了不懈的努力。

去年，在秘书长发表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报告（S/2014/693）之后不久，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也公布了它的一份文件，那是一本关于圣战者如何处置被贩卖妇女和女童，包括被贩卖沦为性奴的妇女和女童的规则的小册子。在最近几个星期，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胜利阵线公布了一段视

频，其中有一个女子看似双手反绑，跪在地上，另有一名男子宣布，她已被一伊斯兰法庭判定犯有通奸罪。视频然后显示，这名妇女被一个穿着防弹衣的男人开枪打中头部，当场处决。

去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也公布了一段视频，从中可看到一名年轻女子在其父面前被当场用石块砸死的场景。在视频的最后部分，可看到她乞求她父亲原谅。然后，她被带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土坑，围在四周的男子扔石头将其砸死。这位年轻女子在她的最后遗言中告诫妇女：“保护你清白的名誉，这比你的生命更重要。”

妇女和女童在冲突中面对的独特祸害令人不寒而栗，同时也极为紧迫。虽然冲突并无性别之分，但其对被边缘化、脆弱或受压迫群体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国家的社会里，妇女和女童被边缘化、处于弱势或遭受压迫由来已久。我们如果想要解决妇女和女童在战时遇到的问题，就必须准备解决妇女在和平时长期面对的歧视和不平等问题。

正如秘书长在其2014年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世界许多地方，妇女和儿童在冲突中面对的威胁正日益严重，而非好转。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共同努力扭转这一趋势。

妇女人权维护者日益成为袭击目标。企图阻止诸如叙利亚的Razan Zeitouneh 和利比亚的Salwa Bugaighis等人发声，就是企图使希望破灭，阻止进步，妨碍司法，侵犯妇女的尊严，不仅是在叙利亚和利比亚，而且也在世界各地。

我们知道，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我们也知道，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对她们的影响尤为严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不断增加，武装团体继续混迹于他们中间，从而导致产生令人震惊的残暴行径和猖獗的性暴力。2010年7月30日至8月2日发生了一场极其严重的事件，刚果东部的13个村落至少有387人，其中包

括300名妇女和55名女童被武装团伙强奸，也就是说，在三天内就有387人成为强奸受害者。

面对这种破坏稳定的残暴行径和令人发指的暴力，安理会已授权在诸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执行任务的维和特派团执行非常困难，但很重要的工作，即保护平民。事实上，现在98%的联合国部队人员在负有保护平民任务的特派团中服务。

然而，我们一再看到，在我们要求必须做到的事情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差距。我们看到维和特派团未能履行其保护平民的职责，进而造成在原则与实践、任务规定与具体实施之间出现巨大的差距。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的一份报告发现，在从2010年到2013年发生的507起袭击平民事件中，维和人员几乎从未使用武力保护遇袭平民。已有数以千计平民，包括无数妇女和儿童，可能因此丧身。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一旦被赋予保护急需保护的平民这项任务，就必须做得更好。这至少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改进预警系统，特别是有关性暴力的预警系统，以帮助维和人员识别潜在的威胁并采取预防措施。在驻南苏丹、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重要维和特派团中，人员持续不足，已经导致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处境脆弱。

当维和人员本身成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的制造者而非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时，我们集体确保以透明和迅速的方式追究他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一项基本责任，甚至道德义务。

安全理事会也必须进一步努力。在安理会公开辩论中一致同意在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女童很重要，这不难做到。我的意思是，谁会真的不同意？但在需要采取行动时，我们往往反应太慢，或过于沉默。在报告显示达尔富尔可能发生了大规模强奸事件以及所在国政府竭力阻挠维和特派团调查能力的情况清晰之后，安理会有义务采取行动。然而，我们往往没有这样做。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安理会的信誉，是受害者的需要，要实现正义，也要求这样做。

我们正在取得一定的进展，我们的集体努力有了一些发展。在秘书长上一次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的9个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近70%已经把保护妇女和女童人权的具体措施纳入其军事战略行动构想。越来越多的特派团在报告中提供了关于性别与冲突问题的更透彻分析，但要在分析和报告与可付诸行动的建议之间以及在可付诸行动的建议与实际行动之间建立联系，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去做。

关于妇女和女童所面临风险的考量现在已被纳入和平协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诸如今天到会的各组织的努力。在2013年签署的所有和平协议中，逾半提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明文规定禁止性暴力的停火协议数量增加了两倍，相比之下，在2012年之前签署的协议中，只有三项包括这种规定。

在这方面，联合国内部也有尚待完成的工作。不仅应当让妇女参加维和行动，而且应当让她们领导维和行动。虽然有三名妇女作为秘书长特别代表领导维和行动——其中一人为部队指挥官，一人为代理团长——但妇女领导的联合国外地特派团仅占总数的19%。虽然我们欣见在利比里亚、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三地部署了三支纯女性联合国警察部队，但我们认识到，联合国特派团军事部队人员中的97%和警务人员中的90%均为男性。如果我们真的要扩大各地妇女的机会，我们就必须在联合国这里给妇女提供更多的机会。

在和平时期扩大提供给妇女的机会并赋予妇女权能对于解决妇女在战时所面对的独特问题而言至关重要。毕竟，为妇女和女童提供保护，使其免遭冲突中性暴力侵害的最佳办法，是构建尊重妇女和女童，保障司法、教育和医疗服务机会平等，而且妇女依法享有平等保护和参政机会平等的社会。借用在伊黎伊斯兰国残忍的录像片段场景中那位惨遭屠杀的女子的最后遗言来说就是，最好的保护是构建既重视妇女的生命、思想和潜力，也尊重妇女名誉的社会，这是一件困难而必要的工作。

萨尔基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组织本辩论会，并提供你所散发的出色概念说明（S/2015/32, 附件）。我们认真听取了各位通报者、康京和女士、海伦·德拉姆女士以及Iwad Elman女士的发言。我感谢她们与我们分享她们对于本次辩论会所讨论重要议题的见解。

冲突局势对平民的影响尤为严重；妇女和女童由于与其性别和其他社会因素有关的原因而受到更严重的影响。在冲突局势中，妇女和女童面临性暴力、性奴役、贩卖人口和其他形式的剥削。女性户主的比例较高，妇女被迫承担非传统角色，这是冲突局势中妇女面临的问题的另一个层面。

因此，在冲突局势中保护平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而保护妇女和女童则是一项更艰巨的挑战。因此，必须特别重视在冲突局势中保护妇女和女童。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主动组织今天的辩论会。

安全理事会通过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表现出坚定地致力于在冲突中和冲突后保护妇女和女童。第1325（2000）号、第1960（2010）号和第2122（2013）号决议都清楚地表明这一承诺。建立这些框架之后，安理会现在已经掌握了工具，可以促进在冲突中和冲突后更好地保护妇女。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小武器和轻武器泛滥和扩散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安全理事会必须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必须是批准并不折不扣地实施《武器贸易条约》。

在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暴力事件方面，区域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赞赏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任命特使任命妇女、和平与安全特使，其任务包括在冲突情况下保护妇女和儿童，以及促进妇女参与和平进程。非洲联盟（非盟）还与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建立了合作框架。该框架旨在制订一项联合战略，以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加强部署在非洲维和人员的能力，防止和应对性暴力，从而消除与冲突有关的性

暴力。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和非盟的这一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尼日利亚高兴地看到，非盟宣布2015年为妇女赋权和发展年。虽然非洲在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还存在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希望，非盟宣布妇女赋权和发展年，将鼓励其成员国、民间社会、国际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共同协作，促进妇女和女童的事业。

尼日利亚感谢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发挥重大作用，引起大家重视武装冲突中性别层面的问题，并促进妇女参与建设和平。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妇女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政策宣传、研讨会、讲习班、培训方案以及为妇女所开展的其他活动，在增进人们对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了解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我们特别赞扬非政府组织妇女、和平与安全工作组在推动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并与联合国密切协作，处理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

我们确认各国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但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冲突发生在法律已经不复存在的环境中，在这些地方，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极端团体、恐怖分子和犯罪网络的活动，对保护平民的工作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些团体通常完全无视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在某些情况下，冲突情况十分复杂，援助机构不得不与多个交战派系协商，以求人道主义人员和救济物资能够安全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和女童往往受害最重。尼日利亚要求冲突各方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停止阻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最后，在冲突中和冲突后保护妇女和女童是一个多方面的挑战，需要若干方面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尼日利亚认为，联合国通过安理会和其它相关实体，完全有能力带头应对这一挑战。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还

要感谢三位通报人为今天的讨论作了发人深省的情况介绍。我国代表团赞同将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正如在我之前的发言者所指出，妇女和女童往往首当其冲，成为冲突的第一批受害者。她们格外严重地蒙受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剥夺权利、边缘化和凌辱等苦难。她们还成为性暴力、强奸以及强迫婚姻和童婚的主要目标。1999年，安全理事会一致决定，要全面解决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问题。自那时以来，已经建立了相当可观的规范性基础，并取得了进展。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325（2000）号决议，大大促进了推进保护妇女议程的工作。

众所周知，保护平民的首要责任在于各国政府。但是，在这一责任被忽视的地方，不论是因为缺乏能力或政治意愿，或者是国家分崩离析，国际社会就必须介入。在以往关于保护平民的辩论会上，大家曾指出，提供有效的保护，需要有妥善拟定而且明确的保护任务，还要提供充分的手段、资源和训练等等。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是制订关于保护平民的知情决策所必不可少的。

要确保妇女和女童得到充分保护，执行相关任务时必须考虑到当地的具体情况、条件以及流行的习俗和惯例。与提供保护密切相关的事项还包括，妇女为了取水、获得食物或拾捡烧柴需要跋涉多远，她们如何处理基本卫生需求，她们需要穿越何种地形才能到达安全地带，她们能否信任当地官员和警察而向他们报告攻击她们的人员，维和人员的巡逻模式是否保护妇女惯常的行走路线，这还涉及只有妇女自己最清楚的许多其他事情。因此，总而言之，必须听取当地妇女的意见，以确保保护任务与她们对保护的实际需求相吻合。

在实地部署并充分支持保护妇女问题顾问；特派团领导本人致力于具有性别敏感性的保护工作；对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开展部署前指导和培训，这种培训不只涉及保护平民的基本技能，而且

涉及对平民提供具有性别敏感性的保护；各特派团之间分享切实有效、具有性别敏感性的保护做法和经验教训，凡此种种都很重要。正如在我之前的发言者所指出，在联合国特派团中增加妇女维和人员和警官，以及有更多妇女担任维和领导职务，同样也十分重要。

严格执行零容忍政策处理维和人员的性虐待行为，是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女童的另一个必要措施。Ilwad Elman女士就此所作的通报非常具有说服力。

正如我们的尼日利亚同事所述，为了提供保护，还需要解决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泛滥的问题，以及武器非法贸易对冲突区妇女和女童生命的影响问题。去年12月生效的《武器贸易条约》规定，转让武器时，必须评估基于性别的暴力或对妇女严重暴力行为的风险，如果该条约得到充分实施，将对保护妇女议程发挥重大作用。

实地的实际保护措施是重要而且最为直接的保护形式，不过，促成一种支持妇女参与的环境是关键要素。为此，联合国在实地的所有努力和存在必须协调一致，以便形成一种有利的环境，让妇女和女童能够安全、自由地参与对她们的生活具有影响的各种进程。加强保护妇女的最佳做法，莫过于让她们在解决冲突、民族和解和冲突后重建的各个阶段，充分参与和参加所有决策进程。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必须加强法治，并追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和强奸行为的罪责。今天的通报者已经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处理有罪不罚现象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司法和检察机关的相关工作十分重要，国际社会必须着力加强国家司法、起诉和惩戒能力。然而，在一个正在摆脱冲突的国家建设这些能力确实需要时日。

因此，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要行动起来，继续支持追究责任，并采取可采用的一系列手段支持这一目标，特别是要更加系统地向国际刑事法院移

交案件，授权设立调查委员会，根据这些委员会的报告采取行动，并大力运用各种制裁制度指认标准中的性别参数。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更多地参与制裁委员会的工作，并与各自专家组开展互动与信息交流，会使制裁委员会更加重点处理侵害妇女的暴力，使我们能够下更大的决心不放过施暴者并对其进行惩处。这本身将加大对施暴者的震慑，并支持在实地开展的保护工作。

今天，我不打算谈具体国家的情况。但是，我愿在结束发言之前回应俄罗斯代表团提出的意见。我们感谢它对乌克兰东部平民伤亡和蒙受苦难的妇女人数与日俱增表示关切。但是，我们知道，保护乌克兰东部地区妇女的最佳办法掌握在俄罗斯手中。这些恐怖的现象要靠俄罗斯来结束，那就要切断对其傀儡、即非法武装分子的军事、财政以及人员方面的一切供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安理会这里提出的报告充分记录了这些武装分子彻头彻尾的无法无天行为，这些人得以逍遥法外，直接加剧了乌克兰东部地区妇女的痛苦。

哈尼夫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举行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还愿感谢各位通报人的发言，并欢迎非政府组织参加安理会本次会议。

马来西亚重申，它高度重视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一般性原则，并特别重视在武装局势下对妇女和女孩的保护。作为安理会成员，马来西亚敏锐地意识到在这方面肩负的重大责任，并重申它致力于继续推动进一步落实这些原则的努力。

我们继续深感关切地注意到，在世界各地许多暴力危机中，妇女、女孩和儿童这些非战斗人员在急需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员中占绝大多数。马来西亚赞同这一评估意见，即妇女和女孩尤其脆弱，她们在冲突局势下面临特定的危险。我们对暴力冲突中好战分子蓄意袭击妇女和女孩的趋势不断加剧深感不安。

尽管自第1325 (2000)号决议通过以来,在承认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孩的差异化影响并做出相应努力以满足其需求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马来西亚仍认为,还可以做更多工作。在这方面,一个值得进一步重点关注的重要方面是,政策制订者倾向于把妇女和女孩视为受害者,并基于这种观念来设计保护措施。马来西亚认为,可以做更多工作,以肯定妇女作为行动的推动者的作用。这种肯定可进一步增强妇女的权能,以便发挥积极作用,营造一个全面处理她们当前和长远需求的保护环境。

我们大家都认为,保护平民是目前相当数量的维和行动最明显和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重申,它支持把这些维和特派团保护平民的任务作为优先事项。马来西亚还认为,鉴于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孩产生独特和不成比例的影响,有必要评估当前保护平民的工作是否充分处理了她们的关切与需求。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维持和平行动部制订了一种三管齐下的保护平民做法。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为讨论保护平民、特别是保护妇女和女孩的问题提供一个框架。

此外,我们支持《2014—2018年性别问题前瞻性战略》,希望在执行保护平民任务的框架内充分落实该《战略》,包括确保在负有此任务的维和特派团中部署适当人数的性别问题顾问和妇女保护问题顾问。马来西亚还要强调,对负有保护妇女和女孩任务的蓝盔部队必须以最高标准来要求。因此,我们呼吁严格执行对联合国工作人员性剥削与性虐待行为零容忍的政策。

维和任务授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演变,已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具有多种层面。在这方面,马来西亚也认为,部署在实地的维和人员和文职人员必须具备必要的技能与知识,以便能够驾驭有多种行为体扮演不同角色并执行不同任务的复杂环境。因此,还必须为担负保护平民任务的维和特派团提供必要的充足手段,包括为此提供资源与培训。在这方面,马来西亚认为,标准化培训特别重要,以确

保清楚领会整体维和任务,包括适当情况下保护平民的任务,并顾及性别考虑和敏感性。

我们意识到有必要进行这种多层面培训,所以马来西亚维和中心曾经并且继续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合作,为亚洲内外各国提供各方面维和培训。迄今,该中心已为50多个国家约2,000名维和人员提供培训。最近,该中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日本和挪威等若干捐助国政府的协助下,着手开展了一个新的培训方案,以适应新维和任务复杂与多层面的特性。该项目的时间为2014年3月至2015年12月,现阶段的工作是编写关于维和行动和保护平民工作中的性别问题与文化多样性方面的培训手册与模块。

马来西亚认为,营造一个有利于长期保护妇女和女孩的环境与处理冲突局势下的当前关切同样重要。在冲突后建设和平的背景下,必须优先建立一个安全、可促进发展与增长并建设国内机构与能力的环境。这些举措如得到妥善落实,将为防止冲突重起做出积极贡献。

必须鼓励妇女和女孩积极参与,从而确保她们能够促进在冲突后制订适当的战略。例如,解除武装、复原和重返社会方案必须能够处理曾身为前战斗人员的妇女和女孩的需求,因为她们常常因为以非传统的方式卷入冲突而面临污名。

鉴于妇女常常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局势下被推上负责岗位,马来西亚认为,必须为妇女和女孩提供各种工具和机会,通过教育和经济机会来重新开始生活。与此相关的是,确保问责,将严重侵权者绳之以法,也是保障妇女和女孩长期受到保护的一个关键手段。我们认为,通过加强司法机制来处理有罪不罚问题应该成为一个优先事项。

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将提供宝贵视角,并今年正在开展的包括全球研究和第1325 (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高级别审查在内的多个审查进程中予以借鉴。对和平行动、建设和平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进行的各种审查彼此交错,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

会，可以确保妇女和女孩的权利能够贯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努力的始终。

卡瓦夫人（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作为安理会本月主席所做的工作。我祝愿你工作一切顺利。我也感谢各位发言者所作的非常有意思的发言。

首先我愿强调，今天关于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背景下在保护方面面临的挑战和需要的辩论会是重要的。自通过第1325（2000）号决议及其后的各项相关决议以来，在制订并建立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女童的标准和法律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所有这些决议都被视为国际社会如何审视妇女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人道主义需求方面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受害者人数空前增加，尤其是在中东和非洲。实际上，成千上万叙利亚妇女和女童成为性暴力包括强奸的受害者。在中非共和国，强奸妇女和女童的行为导致艾滋病病毒广泛传播。在南苏丹，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最新报告（S/2014/181）也列举了绑架和强迫结婚的行为。

打击对武装冲突中此类侵害妇女和女童犯罪者有罪不罚的现象，是我们在实地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强调，联合国的援助对于帮助当事国加强其法律和司法机构来说是重要的。这些国家必须有能力起诉犯罪者并确保将他们绳之以法，以便确保保护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在一些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为此设立调查委员会和实况调查团，以便调查这些罪行。

我们也请安全理事会考虑加强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把最恶劣的罪行提交刑院审理。在这方面，维和行动也必须与各国机构合作，以便提高意识并施加压力，从而加强保护，并确保将犯罪人绳之以法。各联合国实体还必须协助各国建设尊重与平等文化，并且为妇女建立法律框架。

另一个重大挑战是在迫使非国家行为体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存在的困难。我们必须在国际社会与联合国各机构合作的基础上制定可持续战略，以便起诉犯下侵害妇女和女童罪行的人。我们还必须确保和平协议不会损害这种责任。

目前，约旦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为叙利亚难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提供尽可能好的保护。所有难民在抵达约旦时都会收到一本人权手册，告知他们享有的权利，并且防止他们遭到剥削。我们欢迎难民在公立学校上学，目前有约10万名叙利亚女童在难民营内外的学校就读。约旦各组织还为叙利亚妇女和女童组织保健培训。

我们采取了重要措施，以便在冲突局势中保护妇女和女童。我们加强了妇女在维和行动和决策进程中的参与。通过增加妇女在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特派团中的参与，并且通过增加妇女在冲突地区战地医院的人数，由此让她们更多地参与医疗服务，约旦武装部队加强了妇女在军队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妇女参与联合国特派团必须成为一个优先事项，我们还要强调，组织这方面的培训是重要的。

最后，我们认为，保护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这个问题应与同妇女有关的其它问题分开处理。在我们纪念《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二十周年以及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活动，以便为妇女和女童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并祝贺主席国智利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这一重要问题，并特别强调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面临的保护方面的挑战和需要。

我感谢康助理秘书长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与合作事务主任海伦·达勒姆女士所作的通报。我要向代表非政府组织界与会的Ilwad Elman女士表示特别问候，我们赞赏这些组织发挥的重要倡导作用。

此刻，我们要对秘书长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和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女童和儿童表示肯定。

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并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安哥拉支持通过对话与谈判和平解决冲突，因为我们坚信，消除冲突根源有助于可持续解决问题。我们坚信，预防仍然是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局势的最佳方式，各国对在和平和冲突环境下保护其平民人口负有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在解决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方面则负有次要责任。

秘书长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最新报告（S/2013/689）强调指出，妇女是谋杀、残割女性生殖器、强奸、性虐待、任意拘禁、绑架以及强迫婚姻等各类暴力行为的主要受害者。妇女和女童是袭击医院和学校行为的主要受害者，由此导致她们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愈发容易受到伤害。

我们欢迎2014年9月23日秘书长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最新报告（S/2014/693），也欢迎2014年10月28日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4/21），其中涉及境内流离失所和逃难的女童和妇女的特殊需求。我们同其他人一样确认，由于通过了第2106（2013）号和第2122（2013）号决议，规定安全理事会应加强参与处理涉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在规范层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此外，有两项关于打击性暴力的高级别承诺，即关于增强妇女经济权能促进建设和平的宣言以及将基于性别平等的标准纳入《武器贸易条约》，补充我先前所概述的框架。然而，巨大挑战在于执行和维护迄今所取得的进展。

2015年标志着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十五周年。除其他外，该决议确认在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加强妇女领导作用的重要性。我们深信，对这项开创性决议进行的高级别审查将大大推动实现决议所概述的各项目标。在这个对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加强妇女地位至关重要的年份，对第1325（2000）号决议显示出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承

诺，将提升妇女在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中的作用，从而促进她们参与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在这方面，我们坚信，妇女更广泛地参与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能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安哥拉极为重视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特别强调要根据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关于人权和难民权利的国际法律文书所订立的标准，保护妇女和儿童。增强妇女权能有助于刚摆脱武装冲突的社会保持稳定，而促进妇女权利则能减少妇女的脆弱性，并加强妇女自我维权能力，尤其是要满足妇女在教育、培训、就业、法律与心理学援助以及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在遭到强奸和性虐待而怀孕的情况下获得生殖控制服务——的机会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安哥拉在这方面的经历一直是非常良好的，促进性别平等处于政府各项方案的前列，并承认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包括妇女为巩固和平与重建国家所作的至关重要贡献。我们在防止性暴力问题上采取了强有力的法律和行动立场。我们认为，侵犯妇女权利的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理应受到谴责。我们感到痛心的是，性暴力继续被用作武器和战争策略。

秘书长对维和特派团成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实施的性虐待和性剥削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包括要求他们严格遵守行为守则，是打击此类有害行为的斗争中一个可喜的事态发展。我们的理解是，加大安全理事会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和互动，能导致制定更有效的冲突中和冲突后保护妇女的战略，并确保妇女有更多机会行使权利和满足需求。

此外，我们支持让更多的女军人和女警察参与维和行动。我们还认为，在制定联合国特派团任务授权时，应当特别关注性暴力问题，并关注特派团同社区的接触，将此视为有助于在特派团受权提供保护的地方同社区建立信任的基本因素。然而，同

地方社区的接触，包括同妇女的接触，应当以安全和尊重他人的方式进行，以免妇女在分享信息时陷于进一步风险中。鉴于妇女在其社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她们提供的信息总是非常宝贵的。

最后，安哥拉期待着即将对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执行第 1325 (2000) 号决议所取得的进展和所遇到的障碍进行高级别审查。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努力确保在冲突和冲突后地区保护平民，同时特别关注妇女和女孩的保护需求，以此重申我们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承诺。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公开辩论会，讨论“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面临的保护方面的挑战 and 需要”这一议题。我们欢迎为指导我们的审议而编写的概念说明 (S/2015/32, 附件)。我们还欢迎康京和女士、海伦·达勒姆女士和 Ilwad Elman 女士，并感谢她们的宝贵通报。

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暴力复发尤其过度影响妇女和儿童。我们经常接到令人震惊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述及对妇女实施的不可接受的暴力行为。妇女每天都面对不平等，缺乏诉诸司法的机会，在社会所有层面和领域仅享有有限的参与权和代表权，或者根本没有这些权利，这些情况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变得更为严重，从而加剧她们的脆弱性。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建立了一个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男女平等和每个人的人权都得到保障。被视为世界上最进步宪法之一的1999年《玻利瓦尔宪法》将性别平等纳入我们的社会并使之体制化。它还规定性别平等，禁止基于种族、族裔或宗教的歧视。它确保促进和保护妇女的人权。我们的宪法还保护儿童不容剥夺的权利。

委内瑞拉妇女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以及在决策进程中都发挥着主导作用，从而直接推动建立基于法治的新的社会秩序。平等和性别平等是委内瑞拉的国策。在公共政策中落实性别平等观念、捍卫妇女权利以及促进妇女权能和领导作用，都是我们社会政策的实质性部分。

针对妇女的暴力是社会中的宗教不容忍和暴力最令人发指的方面。出于这一原因，委内瑞拉强烈谴责针对妇女的歧视、排斥和暴力。因此，我们将促进妇女权利作为我们在联合国和世界各地议程的优先事项，并尤其注重武装冲突摧毁了部分或全部社会结构的地方。

妇女在各国国家生活中的参与、代表性和领导地位在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妇女在所有方面和所有层面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特派团也同样重要。佯作妥善照顾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中的一半——妇女和儿童——而不了解其社会和政治脆弱性的人类特点和历史承传，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忽视这一群人的愿景、需求、利益、经验和能力，会损害任何旨在切实、全面处理维护和巩固和平努力的倡议。

15年前通过的第1325 (2000) 号决议，其目标之一是加大妇女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警察、军事和民事等部门的参与力度。然而，结果却未如预期：妇女人数所占比例尚未超过10%。实现这一承诺仍然是联合国的未竟事业。

我们坚定地认为，妇女参加与保护平民有关的所有各级和各领域活动，可大大加强对维和行动的管理，使之更加适当、有力和全面。我们还认为，妇女参加维和与建设和平行动，可促进和改善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妇女和儿童的机会，以及对他们的支持与相关后续行动；扩大收集信息的能力，包括报告和防止性暴力的能力；而且对性别平等和当地居民安全有积极的影响。

总之，我们认为，妇女参加联合国特派团至关重要，有助于防止歧视、边缘化、排斥和暴力侵

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以及保护和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因此，我们呼吁本组织不懈努力确保严格遵守第1325（2000）号决议规定。向秘书长报告的现有武装冲突和维和特派团中所存在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现象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展开调查，严惩其责任人。我们不能允许无作为的状况持续下去。我们必须确保所有维和行动均有妇女广泛参与，确保其主要任务始终包括保护儿童和妇女。作为一个组织，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不能只停留于言词，而必须取得结果，减轻这些人所面临的人间悲剧。

我国代表团赞同秘书长在其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所陈述的看法，即

“只要有一半的人面临暴力、歧视和把妇女和女童视为二等公民的陈规旧习，人类就不会得到它希望的和平与繁荣。”（A/69/1，第7段）

委内瑞拉重申保护平民与保护责任概念两者间的区别。在过去几十年里，保护平民概念已被逐步接受、普遍运用并纳入国际法。《日内瓦第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就是其最高层次的国际法律表述。然而，保护责任概念充其量只是一种政治声明，本组织内对此并无共识。

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涉及武力的使用。保护责任暗示，可在未经一国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侵犯其主权，以制止涉嫌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属于四种具体罪行定义范畴的行为，而这些罪行往往得不到透明和独立的核实。而另一方面，保护平民不涉及战略性使用武力，而且是在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和维和行动指导原则，包括征得东道国或冲突各方同意的原则框架内进行。

必须始终铭记这一区别，因为绝不能以保护平民为借口违反一国意愿实行军事干预，侵犯其主权，煽动政权更迭，摧毁其基础设施，瓦解其国家机构，导致其公民陷入一片混乱。我们都看到在近期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安全理事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最后，我们谨重申我们对赋予妇女权能和保护妇女的绝对承诺，并感谢主席先生你召集这次重要辩论会。不过，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我们的讨论应不局限于这里，而应在大会进行，因为大会是卓越的普遍性民主论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智利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国代表团赞同奥地利代表将以人的安全网名义而作的发言。

智利提议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保护妇女和女童方面存在的挑战，因为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是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促进对人道主义原则的尊重，是我们保护平民方面共同行动与责任——在一国无力或不愿意运用这些原则时联合国应承担的义务。

为应对在武装冲突中与武装冲突后保护妇女和女童的挑战，我们必须帮助促进并确保妇女在法律和司法面前的平等。在这方面，给妇女造成侵害，加剧妇女在冲突局势中的脆弱性的一切歧视性条款，如有关公民身份和土地所有权的条款，都必须予以废除。

极为重要的是，必须促进和保护妇女权利并增强妇女权能，使她们能充分享受这些权利，同时考虑到她们的特殊需要，以此消除对妇女安全的种种威胁。同样，我们必须杜绝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或宗教背景下均不可接受的做法，例如把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

2014年期间，安理会审议了影响数百万妇女和女童的人道主义局势，其中许多妇女和女童沦为流离失所者或难民。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以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例如“博科圣地”组织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此类行为，包括绑架行为令人发指，必须停止。我们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包括在2014年4月被绑架的学龄女童。

我们欢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作出贡献，为援助机构提供具体方案和措施，以确保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例如促进在法律面前对妇女的平等保护和妇女诉诸司法的机会，将妇女纳入所有和平进程与和平协议，以及确保妇女参与冲突后复原阶段恢复与重建方案的规划和实施。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多层面性别问题时，必须采用立足于权利的方针，摒弃相对主义和无视普世权利的做法。这应该成为防止武装冲突或冲突后局势中暴力侵害妇女的一整套广泛措施的一部分，以保证为受害者提供赔偿，并帮助她们重新融入社会，消除有罪不罚现象。我们在拟定全面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时，绝不能忘记这方面考虑。

第1325（2000）号决议及其相关决议构成消除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童所产生严重影响方面的一个转折点，妇女和女童是暴力的受害者，她们面临种种障碍、歧视和不平等。该决议也提供了解决的办法，即所谓的“四 P”，那就是参与、保护、防止和冲突后恢复（participation, protection, prevention and post-conflict recovery），此外必须有可持续预算来落实这些办法。

必须使性别平等成为所有国际和平与安全决策机构、机制和进程的主流，并将其纳入特派团任务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以及安理会的工作。作为一种预防和预警机制，这应该包括相关组织和特使的通报。

安理会为衡量第1325（2000）号决议的执行进展即将进行的2015年高级别审查以及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全球研究，为借鉴我们所获得的经验并提高各国和联合国系统在这方面的能力提供了一次机会。我们深信需要在这项审查与涉及建设和平架构、维和行动及秘书长的特别政治特派团的审查之间形成合力。

同样有助益的是，在联合国内部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来分析和建议采取什么切实措施将有助于把保护妇女和女童与性别观点纳入保护平民的架构。作

为2016年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议程的一部分，着重处理冲突中人的需要的第四个议题可能是审议这些问题方面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工具。

我们相信本次辩论会将根据国际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载的规定加强对有效保护平民的政治支持。

我现在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定在四分钟以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散发书面发言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我还要吁请发言者以正常速度发言，这样就能够适当提供口译。我谨通知有关各位，由于发言者人数众多，我们将在午餐时间继续进行本次公开辩论会。

我现在请瑞典外交大臣发言。我还要对我们的朋友、莫滕·格伦迪茨先生辞世表示诚挚哀悼。

瓦尔斯特伦女士（瑞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对莫滕的溢美之词。

我荣幸地回到联合国并以不同的身份就同一议题发言。今天此时此刻，我集多重身份于一身，既是丹麦人、芬兰人、冰岛人、挪威人，也是瑞典人，因此，我代表所有北欧国家发言。

我要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工作组表示感谢。民间社会在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至关重要，必须予以支持。

150多年来，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应该通过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和原则减少战争的不人道性。平民在武装冲突中应该受到保护，而且，我们需要根据保护的责任防止和应对大规模暴行犯罪。但是，这些规则和原则受到质疑，有时甚至被忽视。在当今错综复杂和往往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平民特别容易陷入危险境地，我们在中东与西非和中非看到了这一情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情况也是如此。例

如，那里的医院和学校正在成为交战的实际目标。必须制止这种行径。战争法是在战斗人员的定义仅指男子及妇女的职责被视为尽量远离战场的那个时代拟定的。国际人道主义法需要采用更鲜明的性别观点。

在冲突中，妇女特别是女童格外容易遭到暴力侵害。在范围内，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影响到全球三分之一妇女。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暴力往往变本加厉。正如我们在当今世界许多地区看到的那样，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冲突局势的突出特征，对妇女的权利和生活构成新的威胁，并造成逃难和流离失所现象。我们需要防止和打击此类侵犯妇女和女童基本人权的行径。

性别不平等是该问题的核心所在。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方面的进展本身是一项目标，但在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它也依然是个关键因素。性别平等有助于防止武装冲突和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可以是改变剥夺妇女和女童人权的法律、规范、做法及态度；也可以是颁布法律包括关于平等继承权的法律和采取相关政策来确保增强妇女的政治和经济权能、保障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与权利、加强妇女安全，以及保障所有妇女和女童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打击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不受惩罚这一现象同样至关重要，我因先前担任的职务而知道这一点。每个国家都负有调查和起诉此类罪行的义务和责任。主要必须在国家一级找到堵住有罪不罚漏洞的办法。国际刑事法院的作用是补充性的，但在确保做到有罪必究方面却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欢迎和支持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工作尤其是其特别政策，以便更加高效地调查和起诉属于国际刑院管辖范围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犯罪。我们指出，司法快速反应具备独特能力，能够与妇女署密切合作应对需要专门知识调查此类罪行的情况。

妇女不仅是受害者，最重要的是，她们还是变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如果一半人口遭到排斥，绝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在排斥妇女时，我们也在排斥那些被视为适合女性或妇女的义务的社会部门的贡献。这些部门常常包括抚养子女、教育、保健及照料老人。这些部门对各国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因此当它们不能充分参与决策时，对和平与安全是有害的。我们需要妇女与男子共同参与正式和非正式进程、调解、和平谈判及人道主义与建设和平工作，从而为解决各种难题带来新视角、新办法和新见解。

今年提供了一个评估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执行情况和加快其执行进程的独特机会。若干关键审查正在进行中，包括和平行动审查、建设和平架构审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审查以及2015年的第1325(2000)号决议高级别审查。为确保协调一致，所有这些审查，尤其是其建议和成果都应该更协调地考虑到第1325(2000)号决议各项目标的落实情况。促进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授权数目增多，其中包括提及妇女、和平与安全，但这是不够的。所有任务授权都应该以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冲突分析为基础，以便也能够有的放矢，符合安全需要并确保妇女和女童的参与。性别平等问题应该是汇报内容的一部分，所有联合国特派团都应该在战略一级设立一名性别平等问题顾问，并配备执行任务所需的相关资源。领导作用对于确保在这一议程上取得进展十分关键，在联合国最高级别上和会员国中都是如此，我高兴听到讨论中提出了这种观点。

最后，我要强调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性。北欧国家支持由可持续发展开放工作组提出的关于性别平等的目标5和关于远离暴力与和平社会的目标16。这些目标都包括关于预防各种暴力行为、包括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具体目标。我们认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代表着一次从根本上应对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性暴力的独特机会。这也是取得真正进展的机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慕克吉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谨与我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感谢本次公开辩论会的通报者。我还想感谢智利代表团分发了指导我们辩论会的概念说明（S/2015/32，附件）。

印度代表汉萨·梅赫塔当初曾提出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案文中要重视妇女。印度坚定致力于在全球维护妇女权利。我国代表团今天要在过去60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方面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就我们辩论会的主题进行发言。印度作为维持和平行动的最大派遣国，已向安理会迄今授权的68个维持和平行动中的43个派遣了180 000名士兵，印度深刻地意识到今天这次公开辩论会主题的重要性。

我们致力于执行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零容忍政策。当安理会授权成立第一个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时，我们派遣了部队，以确保这些行动取得成功，并确保它们能够维持和平。这一维持和平目标是保护卷入武装冲突的平民、尤其是妇女的最佳保障。

就在几年前，我们的经验还是，以冲突各方均同意、公正性、除自卫和维护任务授权外不使用武力这三项原则为基础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传统任务授权足以在已部署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地区维持和平并确保平民得到保护。

然而，近年来，武装冲突局势中平民受到的威胁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由于武装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之前，我们部署维和人员是为了维护国家之间的和平，但现在我们看到，在会员国国内针对内部冲突局势部署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情形不断增多。令人关切的是，其中大多数局势似乎无望解决，通常是由于国家内部的国家治理机构崩溃，以及安理会明显无力解决或促成可持续地以政治方式

化解这些冲突局势。平民中最脆弱群体，尤其是妇女和女童，已感受到这种不稳定和暴力所产生的影响。

正如概念说明所指出的那样，在处理此类局势时，如果妇女更多地参与，会对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产生重大影响。妇女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工作的所有方面，是一种重要的政策措施，在授权建立和平行动时，安理会应鼓励使用这种措施。

印度是第一个执行这种政策的联合国会员国，2007年，我们为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派遣了一支纯女性警察部队。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对安理会所说的那样，我们树立了一个必将在世界各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推广的榜样。安理会应该对此后情况是否确实如此作一番评估。

我们在利比里亚的经验表明，解决妇女在武装冲突中面临的问题的实际要求与建设和平而不是维持和平概念有关。我们认为，安理会现在应当对维持和平任务授权的复杂多层面性质进行深入剖析，并通过重点明确的维持和平活动来着重解决妇女在武装冲突局势中面临的问题，以便以可持续方式向冲突后社会过渡。这种做法将给予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体更大的空间，以采取适当的行动，对付身陷武装冲突中的妇女遭受的剥削和虐待。概念说明强调了在此背景下增强妇女权能的重要性。我们将强调增强妇女权能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使和平得以持续。

最后，我们谨提及秘书长最近建立的和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专家小组，秘书长有意识地着力使该小组注重妇女问题。我们建议安理会将本次公开辩论会的结果，包括像我们一样的安理会非成员国所表达的观点转达给该小组，供其考虑。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帕特利奥塔（巴西）（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和智利代表团组织了这次会议并起草了内容翔实的概念说明（S/2015/32，附件）。

（以英语发言）

我还要感谢康京和助理秘书长以及海伦·达勒姆女士和Ilwad Elman女士富有启发性的发言。

就联合国而言，今年对于性别平等问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而今天的会议可被视为它的起点。尽管安全理事会在为其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高级别审查做准备，但我们希望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专家小组的报告及建设和平架构10年期审查的结果都能以具有进步意义的性别平等观点为参照依据，而且我们赞同瑞典外交大臣所说的话，他强调在这方面开展协调很重要。巴西期待与这些具有相互联系的努力开展建设性合作。

妇女在所有社会和文化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她们在机会均等、司法救助、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参与决策体系方面继续遇到许多障碍。保护妇女、提高其地位和增强妇女权能应该成为本组织推动的所有活动的核心。

关于保护平民的任何辩论都必须首先考虑到，防止武装冲突发生，是保护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所有平民免于战争危险之害的最有效途径。在这方面，为了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包括斡旋和调停在内的政治和外交工具，这一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暴力螺旋式上升导致战争、流离失所以及妇女和女童等弱势群体遭受虐待，但此种现象并非不可避免。它常常是错误判断、争议性道德观念以及不吸取经验教训所造成的后果。

使用武力有可能导致意外伤亡以及暴力和不稳定状态蔓延。即便使用武力的目的是保护平民，但这也不会减轻附带破坏或意外不稳定的悲剧性。从这一点来讲，充分遵守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难民法，是对那些试图维护妇女和女童

福祉与身心健康的人的一项要求。如果不按规则行事，就会削弱多边体系，并给平民造成严重苦难。

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安理会在讨论保护平民问题时要采用非选择性办法。谁都不能一方面在叙利亚、阿富汗和尼日利亚境内发生可怕袭击行为时表示谴责，另一方面却在加沙发生针对平民的公然暴行时保持沉默。一切暴行都必须受到同样有力的谴责。每个平民的伤亡都是一场悲剧，每个生命都应受到安理会同样的珍重。

正如最近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战略审查报告（S/2014/956）中强调的那样，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也可以通过政治和民事进程、社区一级和解以及建立保护性环境来进行。如果不让妇女切实参与其中，这些活动无一能够完成。

妇女加入谈判者行列，可大大增强从调解努力到权力分配协议等各种维持和平及缔造和平举措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同样的逻辑适用于冲突后的长期重建、恢复和建设和平进程。正如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中所见到的那样，妇女更多地担任维持和平特派团文职和军事领导，将是在这方面迈出的积极一步。

巴西政府正在将这些呼吁转化为具体行动：2014年，外交部和国防部出台了促进性别平等机制，并建议在巴西外交人员和武装部队中推行重视女性的政策。我们也努力在区域和多边论坛中加强弱势群体保护机制。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去年12月在巴西利亚通过的《卡塔赫纳+30巴西宣言》强调了难民妇女对保护的不同需求。

人身保护显然十分重要，但这只是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该促进的一系列重视性别平等措施的一部分。我们还必须时刻努力提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不只是在冲突中和冲突之后。增强妇女权能和解放妇女需要有具体而详细的政策，以促进她们实现社会融入和经济自决，同时应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有罪不罚现象。必须如同促进性别平等的“他

为她”宣传运动那样，将男子动员起来，我们完全赞同开展这一宣传运动。

在建设和平委员会跟踪的许多局势中，我们看到，在遭受战争蹂躏的社会里争取得到妇女的支持，会带来好处。

社会发展是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最终保护形式。性别平等和保护妇女应成为日常关切的问题。本组织中所有与政治、人道主义和发展有关的机构，包括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妇女署，都应该是我们要做的共同努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共同努力就是建设一个妇女和女童不仅得到保护免受暴力侵害、而且以各种方式得到充分赋权的世界。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伊奥尼斯·弗莱拉斯先生阁下发言。

弗莱拉斯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土耳其、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国家 and 可能的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赞同这一发言。

我们欢迎今天的辩论会侧重于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背景下妇女和女童的需求。在冲突的所有阶段，妇女和女童都面临歧视和侵权行为。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作为一种战术只是此类侵权行为之一。冲突往往加重了妇女作为大家庭中照顾者和养家者的责任，处境艰难时也是这样。流离失所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女童。

在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近15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领域有许多政治承诺和活动。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一系列与冲突有关的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人道主义灾难及严重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行为。妇女和女童通常是主

要受害者。因此，我们应当下定决心，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系统且可持续地履行我们的承诺。我们的政策和机制都已到位，但我们需要更高效、更好地利用它们。我们必须保证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平民在冲突期间得到保护，保证人道主义援助能够达到最需要者手中。由于冲突性质不断变化，我们需要制定创新方法，以宣传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提供的保护和救济必须与全体平民的需求相符合。

我们需要系统地调整人道主义应对措施，以便满足武装冲突中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求。这可以包括评估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需求和收集以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以及进一步将补救、恢复和发展相挂钩。欧盟继续采用整合主流化、有针对性的行动和能力建设的三管齐下的做法，开展对性别和年龄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案编制工作，满足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求。欧洲联盟还推出了性别一年龄标识，用这一工具来评估欧盟资助的人道主义行动在多大程度上顾及了性别与年龄因素。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性暴力、强奸、强迫婚姻、强迫卖淫、贩运人口和性奴役现象继续存在，这些现象成为越来越多的冲突的特点，我们还关切地注意到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继续被作为一种战争手段。我们欢迎为应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全球、区域以及国家各级的明确承诺，包括在2014年6月举行的结束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全球峰会中所作的承诺、关于采取行动保护紧急状况下的女童和妇女的呼吁、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框架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与越来越多政府的联合公报。

我们必须结束对性暴力罪行有罪不罚的现象，必须对这些罪行进行适当调查并提出起诉。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和非常设国际刑事法庭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在国际法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我们赞扬妇女署和司法快速响应机制的专家名册，这些专家受过专门训练，负责调查性犯罪和性别犯罪行为。我们也欢迎在安全理事会制裁制度中更多地使用与人权和性暴力相关的

标准。我们欢迎2014年6月公布的秘书长关于性暴力赔偿的指导说明。

对于保护妇女和女童以及她们参与解决冲突和冲突后建设和平问题，必须从一种例外变为标准的做法，要将此系统地列入政策准则、行为守则和训练工作。这种做法还应该得到各特派团及其他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机制高管的重视。2013年欧盟自己部署的特派团中，70%（包括所有军事行动）都有至少一名性别平等问题顾问教官。欧盟继续编制其关于危机管理中的人权与性别平等的具体训练模块，确保重点关注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必须在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政治特派团中部署性别平等问题顾问。我们也呼吁进一步部署妇女署保护问题顾问。

为了改善妇女和女童状况，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国际法律和政策手段。《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关于应对冲突局势中性别平等挑战的第30号一般性建议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欧盟欢迎编制一份指南，以支持各缔约国更有效地向委员会报告。我们还强调，在庆祝《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0周年时，需要审查我们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

必须承认妇女和女童在冲突和流离失所局势中的复原力，必须利用她们在解决冲突和建设持久和平中充当积极分子的能力。保护和参与原则应齐头并进。我们继续执行欧盟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系统性计划：即采取综合性做法落实这些解决方法。关于自2014年2月起采用综合性做法的第二份报告，也为2013-2015年下一个报告所述期间确立了欧盟的优先领域，其中包括过渡时期司法、妇女的政治参与和增强经济权能、妇女参与和平进程及在冲突期间预防性暴力。欧洲联盟的17个成员国通过了国家行动计划，目的是加强依照第1325（2000）号决议所采取的行动。

我们期待今年进行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全球审查。我们希望该审查能推动我们在妇

女与和平与安全方面所作的所有承诺变为现实。为此次审查所作的准备将与建设和平审查和平行动审查同时进行。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不容错过的机会，以便在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中嵌入一个强有力的性别层面。即将举行的和平行动审查的目的应该是取得一个极其重视平民保护的维持和平模式。应对性暴力应成为优先事项。联合国和平行动应在落实保护责任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国家不能或不愿意保护平民免遭暴行威胁时，和平行动常常身处第一线。在这方面，需要为联合国的行动配备人员和装备，以便使其人员能够更好地与当地民众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互动，首要目标是对预警信号作出反应减少发生暴行罪的风险。

在联合国，今年是个审查年，包括对第1325（2000）号决议、建设和平与和平行动的审查。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确保这些旨在确定我们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方式的平行进程有着长远目标，并具有战略性。我们现在有了大好机会，可借以促进保护平民的事业，加倍努力缓解身陷暴力冲突态势中的妇女和女童的苦难。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席布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各位通报者颇有见地的发言，同时感谢智利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我还感谢埃尔曼女士代表民间社会所作的发言。

利亚诺斯先生主持会议。

德国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以及瑞士代表以保护平民问题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

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中，妇女和女童面临特殊挑战和需要。她们特别脆弱，也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她们面临更大的性暴力风险。强奸、强迫怀孕、性贩运或性奴役以及许多其他形式残酷虐待行为已成为许多冲突方的邪恶战术。此时此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及博科哈拉姆组织——这

只是许多邪恶施暴者中的两个——正在杀害、强奸和绑架妇女和女童，并且使数千人遭受永久创伤。在叙利亚，包括使用桶装炸弹在内的狂轰滥炸和不分青红皂白的炮击继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丧生、受伤和流离失所。由于空袭和炮击，有报告称阿勒颇省仅在12月份就有至少107名平民被炸死，其中包括27名儿童。

这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性影响。冲突地区的许多妇女和女童以及男童出于恐惧不再出门。结果，他们无法获取医疗服务或教育机会。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面临的风险是，未来会出现一代没有受过教育、遭受到战争创伤的迷失儿童，而在冲突结束后重建其社会却要靠他们。

妇女在冲突后局势中的作用同等关键。武装冲突往往致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儿童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成人，而且，如果社会要前进，妇女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第1325（2000）号决议及其后的相关决议侧重于两个方面：加强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的参与，以及纳入相关政策和程序以防止妇女遭到强奸和性攻击等性别犯罪的侵害。

从一开始，德国就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与活动和项目支持方面坚定支持第1325（2000）号决议。请允许我提及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对于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更好地保护妇女和女童并加强她们的能力特别重要。

首先，对于维持和平或建设和平特派团，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部署前培训是不可或缺的。德国认为，对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特派团的人员进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规范培训应当成为进行部署的先决条件。在国内，我国联邦国防部在为国际行动做出针对不同文化和具体区域的准备中特别重视与性别有关的问题。此外，它与警察和其他机构一道定期举办培训班，为妇女提供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培训。

第二个方面是追究责任。如果施暴者能够指望逃脱惩罚，冲突各方就更有可能把性暴力作为一种战术。这一点在叙利亚最明显，该国政权及其邀请的外国民兵以及一些极端团体正在有恃无恐地天天杀害和凌虐妇女。追究责任对于和解也至关重要。如果仇恨和恐惧充斥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和平。显而易见，有罪必究首先是各国的责任。因此，需要建设国家能力并为其提供支持。至关重要的是，必须使受害者不惧直言不讳。司法和安全部门改革不可或缺。当有关国家无法进行有效起诉时，为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的唯一途径是把这些案件移交给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在内的国际司法机构审理。

第三，性暴力受害者需要尽可能多的援助来寻找恢复正常生活的方式。我们必须在特定地区建设必要的的能力。参加去年10月叙利亚难民处境问题柏林会议的国家在《柏林宣言》中承诺采取行动打击性暴力。德国为这方面的一些相关项目提供资助。在此仅举几例，例如，我们在伊拉克帮助建立了6个心理创伤治疗中心和一个“安法尔”行动受害者社会论坛。在叙利亚的邻国，我们正在修建为叙利亚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治疗、支持和咨询的中心。

第四，监测和报告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是所有保护工作的核心所在。收集数据对于我们预防、保护和应对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执行任何司法和问责机制的先决条件。此外，伤亡记录也至关重要。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伤亡数据能够显示施暴者采取哪些手段以及何种决定模式导致妇女和女童遭受特殊伤害。因此，有必要部署保护妇女问题顾问，并且应该在所有相关的维持和平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作出监测和报告安排。授权在中非共和国特派团内设置保护妇女问题顾问，就是一个良好例子。

与以往一样，德国将继续为妇女署、儿基会和所有其他相关行为体提供大力支持，以确保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中得到保护，并且能够在冲突后社会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在结束发言前，请允许我谈谈乌克兰的冲突，该国地处欧洲心脏，其平民天天有人被打死，其中许多人是妇女和女童。1月24日，马里乌波尔的居民区遭到可怕袭击，至少30名平民丧生，另有许多人受伤。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监察团证实火箭弹是从叛军控制区发射的。费尔特曼副秘书长在他最近向安理会所作的通报中表示，联合国认为对马里乌波尔平民区的狂轰滥炸可构成战争罪。还要再提醒多少次才能确保这场冲突的所有各方更加有力地推动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普罗索尔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举行本次重要会议，并感谢今天的发言者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通报，更重要的是感谢他们为保护平民所做的工作。

本机构的缔造者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设想的世界致力于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联合国筹备庆祝其七十周年之际，这一愿景应可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指引，特别是在涉及到妇女时。从叙利亚和苏丹到中非共和国，太多太多的妇女没有自由并陷入巨大危险。她们往往成为极端团体蓄意攻击的目标，身陷敌对派系之间的交火当中，并且被逐出家园，面临被卖为奴隶、遭到强奸或杀害等新的威胁。

塔利班、博科哈拉姆组织、基地组织以及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等极端团体剥夺妇女最基本的权利：获得教育、谋生、选择婚姻伴侣乃至独自一人在大街上行走的权利。压制妇女的不光是极端团体。在最专制的国家里，没有富于同情心的警察部队来调查侵害一名妇女的犯罪行为，没有公道的司法机构来审理她的案件，没有独立的媒体报道她的困境，也没有自由、公正的选举给她带来希望。

在伊朗长大的芮哈内·贾巴里遭遇了所有这些不公。芮哈内在刚刚19岁时因杀死一名男子而被

捕，她说该名男子企图给她下药并强奸她。芮哈内被单独监禁，不准见律师，并遭受无情的酷刑。没有适当的调查，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也没有公正的审判。芮哈内成为一个不公正的司法体系的又一个牺牲品。她被判处死刑，在德黑兰被处绞刑。

芮哈内的故事在中东是寻常事。暴君和极端主义者认为，迫使妇女沉默，就能压制现代化和文明。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打击企图那些把我们拉回黑暗时代的极端主义者。每次他们试图剥夺一名妇女的发言权，我们就必须给这名妇女发言权。我们必须为15岁的雅兹迪女孩Arwa而呼喊，她被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抓获，遭到强奸，她的姐妹们仍在伊斯兰国的手里。我们必须为缅甸妇女莱拉而呼喊，她在沙特阿拉伯被拖过整条街道，然后被斩首。我们还必须为也门妇女努拉而呼喊，她仅11岁就被迫嫁给年龄比她大许多的男子，这名男子强奸并虐待她。这些妇女需要我们的关注，她们需要我们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关注——不是明天，而是今天。我们必须传递出一个信息：我们不再容忍此类野蛮罪行，现在不行，永远不行。

我作为父亲在以色列养育了我的女儿奥伦，可以说，我无法想象在任何其他中东国家养育我的女儿。以色列认识到，以色列妇女作为平等伙伴参与决策进程，受益的是整个社会。两性平等原则载于我国1948年的《独立宣言》。40多年前，果达·梅厄当选为总理。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三个选举一名妇女出任其最高官员的国家。现在，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由妇女在政府的三大部门主持工作的国家。以色列为妇女提供的机会和自由超越了宗教和族裔。一名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妇女享有比中东其他地方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她们被选入我国议会，她们成为顶尖的医生、受尊敬的学者、著名的律师、成功的首席执行官和受推崇的科学家。她们不仅突破了对妇女晋升的限制，而且将这种限制打得粉碎。

保护妇女是我内心尤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有母亲、妻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姐妹，再过几个星

期，我的外孙女就要降生了。我想让她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民族和每个人都尊重其智慧和才能的世界里。我想生活在一个对压迫和迫害妇女零容忍的世界里。我想生活在暴力侵害妇女的罪犯被绳之以法的世界里。我想生活在一个妇女获得应有尊严和尊敬的世界里。我们能够缔造这样一个世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过，“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希望、信仰和信念：地平线的远处有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世界。”我知道地平线的远处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一起努力就能将其变成现实。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西格先生（瑞士）（以英语发言）：我今天高兴地代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之友小组的成员发言，这个小组的成员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列支敦士登、挪威、葡萄牙、联合王国、乌拉圭和我国瑞士。本小组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智利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以确保保护平民问题、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继续在其议程上保持重要位置。

我可能会重复先前发言者已经讲述过的许多内容，但有些信息怎么重复也不算多。本小组强烈谴责所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难民法，侵害平民、包括妇女和女童的行为。有些人犯下种种暴行，诸如强奸以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杀害和残害；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任意阻挠救援供应；以及大规模被迫流离失所，这些罪犯往往逍遥法外。在这方面，我们要提请安理会注意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2014年发表的关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政策文件。最近的趋势显示出，在冲突中公然无视国际人权法，蓄意以妇女和女童为攻击目标的现象有所上升。已经提及的暴力极端分子绑架女童事件以及明确把妇女作为攻击目标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对学校和保健设施及其人员的袭击尤其卑鄙。正如已经提到的，我们不能容忍有罪不罚现象，我们必须确保所有此类暴行的罪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责。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在打击有罪不

罚方面，必须加强跨国合作以及国家和国际司法机构的合作。

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妇女和女童面临着多种威胁和侵犯人权、践踏人权现象。必须采取更多行动，确保我们的应对措施考虑到各种侵害行为及其对妇女和女童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某些特别脆弱或处于不利地位的妇女和女童群体，比如流离失所者群体，可能会成为特定的攻击目标，或者面临更多的暴力风险。平民基础设施，尤其是教育和保健设施遭到毁坏，导致妇女和女童在被迫流离失所、被迫失踪和遭受过度影响方面面临更大风险。导致妇女和女童被迫流离失所的原因通常是公民权利和参与决策进程不平等；存在歧视性的土地和财产权利；实施庇护法时带有性别偏见；登记和获得身份文件方面存在障碍，以及冲突局势中保护体系陷于崩溃。在这方面，本小组注意到，必须确保联合国提出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和伤亡记录，必须认识到妇女和男子，女童和男童有着不同的需要。

妇女参与制定和实施应对保护方面挑战的措施至关重要，人道主义援助必须考虑到满足女性的特殊需求并减少妇女和女童面临的风险，在应对的早期阶段就要这样做。但是，加强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时，也应该增强她们在社会中的权能，而不仅仅是在冲突中和冲突后提供保护。确实，冲突对妇女和女童的过度影响通常与深层的不平等有关，在结束与性暴力和其他严重犯罪行为有关的有罪不罚现象的工作中，必须处理这种不平等现象，以便提供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支助并创建机制，从而确保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包容和机会来增强妇女的权能，为她们提供支持。在这方面，我们要在此回顾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和其他相关决议的重要性。

本小组还强调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保护妇女和女童时，应该优先使用包括斡旋和调解在内的和平外交工具。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最近所提出强调联合国发挥预防作用的倡

议，比如最近发布的暴行罪分析框架，当然还有“人权先行”行动计划。

最后，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在其整个议程中，包括在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任务的任务授权中加强保护平民。展望未来，2015年对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和平行动的平行审查将提供一个重要机会，以便研究如何强化保护平民的共同行动的实效和一致性，确保这种行动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识，并反映实地妇女的呼声。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

鲁伊斯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召开这次辩论会，并感谢秘书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民间社会的代表所作的通报。

当我们看到关于人道主义危机的新闻在国际媒体中占据首要地位时，今天辩论会的重要性就十分清楚了。数字表明2014年是不光彩的一年，当年全球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之最，约有510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被剥夺了一切，流落到外国，而痛失一切的妇女再加上儿童在受害者中所占比例最大。这种情况当然对联合国系统应急组织和应对系统以及受影响政府的应对能力——无论是人力和财力——的各个方面都构成了无数挑战。

此外，造成武装冲突局势中妇女和女童处境脆弱的因素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的情况是危险源于国际冲突或外国干预。事实上，这类冲突在过去20年中减少了约80%。1946年至1967年，每年平均有七起国际冲突，但自新千年开始以来，每年发生的国际冲突还不到一起。正因为此，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必须应对此类暴力事件，采取符合新的实施者具体特性的措施。这些实施者在很多情况下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团体，完全无视国际准则和立法，而且与国家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

哥伦比亚对此有着切身体会。我国50年来走过了国内武装冲突愈演愈烈的血腥道路，认识到要想解决此类现象，就应当全面突出重点，应当始终支持受害者。因此，从一开始，而且即使在启动哈瓦那和谈前，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的政府所作的政治承诺就包括通过支持受害者和归还土地法，将受害者问题摆在优先位置。在这一广泛法律框架内，开始制定了公共政策，将哥伦比亚这场冲突中的受害妇女、儿童和青少年摆在优先位置。哥伦比亚认识到这种需要是实现可持续和持久和平的一个基本要素。为此，我国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政策，以便在没有国家机构的地方建立国家机构。

在我国全境建立安全是必需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机构以及制定和执行重点关注两性平等问题的多项方案，满足受到冲突伤害的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要。我国最高领导人所作的这一承诺的具体例证是，执行了旨在实现两性平等的国家公共政策，开展了2013年全面计划来确保妇女可以免遭暴力，并实施了关于预防风险以及保护和保障受到武装冲突伤害的妇女权益的公共政策指导方针。

然而，证明我们制定的立法和执行的政策的这些例子对民众所产生的影响，不像民众自己的故事那样明确突出。比如说，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Tierralta乡村地区的妇女Cielo Fernández的故事。她的丈夫Óscar Darío Hurtado于2007年在家乡被准军事分队杀害。暴力当年也夺走了很多其他人的生命，Cielo无法逃跑。她的女儿Ariana需要她。比如，Cielo说，“我爱Ariana，为了她我一切都愿意做。”“一切”意味着不离开故土。

Cielo被纳入了援助和全面赔偿受害者国家计划。她获得了赔偿，这使她得以获得像样的住房，其中包括获得“受害者团结起来”这一方案的支持，使其得以完成行政助理的学业并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对她而言，赔偿的意义不在于金钱本身，而在于金钱让她重新获得的东西。我要引用Cielo的话：

“比如，它使我得以梦想有一间房屋、学习和出人头地，并通过我自己克服挑战的榜样，鼓励我女儿看到这样做很好。在这之前，受害者显然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而现在政府就在那里。人们不像原先那样无助，这让人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

为了一致、全面地开展工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工作——哥伦比亚制定并落实了多项工具，使其得以解决上述各类问题，并对文化转型产生影响。要想改变以下模式——即人们可以接受对妇女和女童动武——就必须开展文化转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成功及和解，为建设和平的新国家创造新机会。最近一阶段的哈瓦那和谈就证实了这一切，我们希望和谈能够很快完成。

妇女在危机期间通过扮演各种角色，展现出了她们作为社会结构重建以及容恕与和解的推动者所具有的勇气，并在实现经济和政治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人们看到勇敢的妇女得到政府无保留的大力支持——我国就是这种情况——时，各国现有的民主就会得到加强，并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即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能够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我国政府在多次力图实现和平之后认识到的一点，那就是也可以通过抚平社会伤口，在经历50多年冲突的种种野蛮行径之后，让我们自己能够舔舐伤口，来实现和平。为此，政府一直在受到此类现象影响特别严重的农村地区开展工作，努力帮助受害者克服冲突的暴行给其造成的恐惧、不信任和创伤，并基于必须改变社会、使人们在思想上放弃武器以及愈合我们民族心灵伤口的信念，加强受害者主张自身权利和积极参与地方民主机构的能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Buffin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比利时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以及瑞士代表以保护平民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也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智利今天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以及各位发言者的发言。

当前事态再次使得这一辩论更具现实意义。叙利亚和伊拉克局势继续恶化，儿童每天都是最早遭受冲突影响的人。在尼日利亚，“博科哈拉姆”恐怖分子似乎无法无天。它在绑架了数百名青年学生——他们仍被关押——之后，最近又利用身穿自杀背心的女童实施袭击。在这三个冲突国家，“博科哈拉姆”正在尼日利亚，假的“伊斯兰国”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妇女和女童实施袭击，原因正是因为她们是女性。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确保正在犯下的骇人罪行不会不受惩罚。我们需要帮助有关国家起诉此类行为的实施者，并在补充性原则基础上，允许实施国际司法，特别是由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国际司法。

我们只有调动妇女更多地参与制定战略、政策和为保护平民而开展的具体任务以及其全面执行工作，才能保证在冲突中保护平民。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和分遣队派遣国确保加强妇女的参与。此外，除了冲突和保护受影响的平民之外，妇女更多参与社会生活——无论是享有平等的诉诸司法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平等的谋生手段和投票权，还是拥有可以担任政治和经济最高职务的切实权利——都会有助于缓和族群、宗教和社会紧张。我们大家都必须奋起实现这个目标，迎接这一挑战。

对比利时来说，2013年我们制订了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的第二次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全国行动计划。该计划依照该决议的基本目标，制订了使比利时得以通过参加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活动，在国内外更好地促进和保护妇女权利并提高其在决策进程中参与度的具体政策。

为了在发生武装冲突时更好地保护平民，有必要更好地预见冲突的发生。同样，在武装冲突中，

所有联合国官员都应该确切知晓其自身和整个联合国的责任与义务。为此，联合国的行动也需要进行良好的内部和外部协调。秘书长的“人权先行”倡议借助旨在满足此类需求的目标，为保护平民做出了重大贡献。秘书长在其2013年关于保护平民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也是如此，建议中呼吁

“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共同的联合国体系，系统地记录平民伤亡情况，以此作为监测和报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行为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同时借鉴联合国、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的良好做法和专门知识。”
(S/2013/689，第71段)

打击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径、特别是性暴力，并加以谴责，一直是比利时近20年来的外交政策和发展合作优先事项。因此，比利时在担任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捐助方支持小组主席期间，决定就该问题展开工作。红十字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做法尤其令人感兴趣，值得一提。红十字委员会的一部分行动是倒转在武装冲突或其它暴力局势下存在性暴力的举证责任，现在，它先推定在此类局势下已发生性暴力，除非有相反证据，这使红十字委员会的方案能够把这种推定纳入其应对工作的主流。

比利时还想强调，有必要授予维和特派团保护平民的明确授权。保护平民是联合国的核心任务之一。然而，在2014年的一项报告中，内部监督事务厅却强调指出，维和特派团不倾向于使用武力来保护受到攻击的平民，虽然使用武力是合法的，而且也符合安全理事会的意图。对这种情况的一种解释是任务授权缺乏明确性。相比之下，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第2098（2013）号决议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干预旅，并授权它使用武力来保护平民，这表明，有了明确和具体的任务授权，维和特派团就能够真正确保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因此，任务授权的明确性至关重要，但仍然不够。还必须确保其它三个因素——对特遣队活动的强有力行动控制、各特遣队对战术做法的明确了解，以及维和行动与实地人道主义行为体之间的良好工作关系。

最后，请允许我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支持法国主张在发生大规模罪行时自愿限制使用否决权和落实“保护责任”概念的倡议。今年是各会员国在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期间正式接受国家有责任保护其本国民众免遭灭绝种族罪、战争罪、族裔清洗以及危害人类罪十周年。在此背景下，我们欢迎开始实施秘书长的《残暴罪行分析框架》。与严格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这是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这一法律义务的核心——一样，有效落实“保护责任”使我们得以确保男女老幼免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们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责任确保不放弃这个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科林·奥尔特加夫人（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欢迎各位通报人的发言，也感谢智利代表团今天就一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的问题举行辩论会。

平民仍是武装冲突局势中的首要受害者，其主要原因是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武器。这不仅是一个附带损害的问题——平民越来越多地成为冲突中各种团体或派别的目标。据估计，武装冲突中80%以上的受害者是平民，其中多数为逃离其原籍地但却受到性暴力和不人道待遇的妇女和女童。墨西哥再次谴责一切袭击平民的行为，无论是否蓄意，也无论是否属于武装冲突期间的普遍行为做法。

有效保护平民要求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以及确保这些法律得到遵守的措施。平民不应该成为冲突的对象，也不应直接作为军事手段。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在武装冲突中给予妇女和女童特殊保护，保护其免遭性暴力，保护孕妇、母亲、儿

童、战俘以及武装冲突期间遭羁押的妇女。我们有责任确保提供这些保护。

墨西哥重申，它支持联合王国防止冲突中性暴力的倡议，该倡议寻求加大应对此类暴力行径的力度，并提高2014年6月通过的《冲突中性暴力事件备案和调查国际议定书》的效力。我们希望，该倡议将有助于展开调查，以便起诉施暴者并为受害者提供照顾。

过去15年来安全理事会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领域发出的呼吁为审视武装冲突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新威胁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国际视角。从通过第1325（2000）号决议到去年10月通过的呼吁会员国保护其本国民众特别是受到暴力极端主义影响的妇女和女童的主席声明（S/PRST/2014/21），由于不作为而屡遭诟病的安理会对彰显我们各国社会在性别问题上的滞后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指明了落实弥补差距措施的道路。在保护平民议程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中面临的新挑战要求我们采取预防战略，既加强经济和社会权利，又增加机会以确保妇女的充分参与和融入。

墨西哥希望，维和行动审查进程、第1325（2000）号决议的执行以及对该决议执行情况的全面研究将有助于为我们提供一份路线图，综合考虑我们对保护平民和妇女，特别是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进行保护问题的关切。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保护平民是维和行动的一个核心要素，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也将讨论这个主题。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呼吁安全理事会考虑特别委员会就制订或延长维和任务授权问题将提出的建议和政策。我们也呼吁所有其它会员国切实参与这一讨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发言。

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赞扬主席国智利召开本次公开辩论

会，讨论需要国际社会特别关注并立即采取措施的一个问题。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智利非常积极并成功地担任了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也感谢各位通报人，尤其是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政府组织工作组代表，谈了他们对于我们面前问题的深入看法。

在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国家工作队、东道国政府、区域组织以及所有其它利益攸关方的任务授权和行动中应明确保护妇女和女童权利的需要，并且清楚划分和有效协调规则和责任，包括在需要使用武力情形下这样做。

维和行动的架构——一个联合国特派团设有政治、军事、人权和人道主义各个部门，并且配备性别问题协调人——在最近显现了重要结果。考虑到冲突后国家普遍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维和特派团中的性别平等股将需要更多人力、资金以及技术援助，以便执行他们的任务。此外，性别平等股还必须在各级国家领导人当中以及冲突的各个阶段，倡导宣传对性别问题的敏感认识和公众意识，并且推动加强妇女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接触。

我们设想主要采取以下步骤：维和行动中从文职、军事以及警察人员行列招募更多妇女，包括通过增加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参与来这样做；进一步培训维持和平行动部的性别问题小组；定期审查有利于指导和协助实地特派团的政策，以便更好地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及后续决议；让妇女在和平进程之初及其各个阶段得到更广泛的代表；缔结的和平协定应当符合与妇女权利相关的国际标准和文书；为妇女，包括受害者提供支助，并且培训妇女，以便促进她们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包括作为候选人和选民参加选举进程以及对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冲突地区妇女给予特别关注等等。

我国哈萨克斯坦高度重视冲突中和冲突后时期妇女和女童的安全问题，我们参与联合国在西撒哈拉和在科特迪瓦的维和行动体现了这一点。同样，保护平民对我国来说是一个优先事项。我们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支助本地区内外的各国政府，为区域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是已制定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国家行动计划的27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之一，计划的侧重点是预警和行动、对话、协调、调解支助以及冲突后解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键国际文书也反映在涉及性别平等和避免基于性别暴力侵害问题的国家立法之中。

哈萨克斯坦正在竞选2017-2018年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对保护妇女和女童作出的承诺，并且保证，我们将代表她们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代表发言。

班伦蓬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泰国要赞扬智利组织本次重要辩论会，并且编写了全面的概念说明（S/2015/32，附件），概述了今天讨论的要点。我国代表团也要感谢各位通报人提供的有益情况和看法。

泰国赞同奥地利代表稍后将以“人的安全网”的名义作的发言。

今天的辩论会关系重大，因为我们继续看到，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仍首当其冲受到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影响。这些人仍遭受着蓄意和滥杀滥伤袭击、性剥削和性虐待、残忍的暴力以及有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保护平民，特别是保护妇女和女童具有多层面性，必须采取全面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各个方面。请允许我谈一谈这方面关键的几点。

一项普遍指导原则指出，保护平民是东道国的首要责任。不过，有效保护平民需要所有当事方作出集体努力。当事各方必须履行并恪守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人权法赋予它们的义务。必须追究违反这些法律和侵犯人权者的责任。保护平民是安理会的核心任务授权之一。平民面临危险时，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果

断、及时地采取行动。泰国支持安理会核准被授予保护任务的10个维和特派团。

我们还高兴地了解到，联合国重视制定有关保护平民问题的总体战略以及2015-2016年行动计划问题，计划将涵盖保护平民各个方面的活动。泰国愿意与联合国合作，使这项重要工作取得成功。不过，泰国强调指出，必须确保为这些特派团提供的资源和能力与其任务授权和活动相匹配。

请允许我谈一谈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中保护妇女和女童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泰国重视增加女性维和人员和联合国实地特派团中担任高级职位妇女的人数这个问题，这体现在秘书长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报告（S/2014/693）中。必须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也支持把性别平等观点纳入维和行动的主流，并在部署前提供有关性别问题敏感认识的培训，以便更好地满足冲突环境中妇女和女童的特殊需要。泰国计划在近期派遣更多女性维和人员，并且为安全理事会的专家名册提供更多性别问题专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全面推行零容忍政策，以确保妇女和女童免遭获授权保护她们的人的性虐待或性剥削。

泰国是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倡导者。妇女参与和平进程并发挥作用的重大意义，我们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我们强烈认为，妇女和女童不是、也绝不是受害者。事实上，她们是变革推动者和和平推动者。在此背景下，泰国将与国际和平研究所合作举办一系列注重妇女参与和平进程及维和行动的活动。我们热切希望，这一项目的调查结果、分析及建议将大大有助于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高级别审查。

最后，我们绝不能不保护平民。国际社会必须尽最大努力。泰国在这方面作出承诺：将继续在执行这个任务中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密切配合，绝不妥协。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加托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欧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以及瑞士代表以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并谨以本国身份补充几点意见。

当前，平民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冲突中成为无谓暴力的受害者。在这场安全理事会过去一年里一直讨论的最紧迫的危机中，妇女、女童、儿童或其他脆弱群体都未能幸免于难。安理会必须紧急、果断地处理妇女和女童遭受的所有基于性别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例如杀戮、性暴力、强迫婚姻、袭击女学生以及限制享用教育和保健设施。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使用规范性工具的问题。事实上，自从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获得通过以来，安全理事会已认识到妇女在武装冲突中的脆弱性，以及妇女更多地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包括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此外，根据第2122（2013）号决议，安理会致力于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局势中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此外，近年来已经开展和进一步发展了联合国监测和报告机制的业务活动。但是，正如秘书长最近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报告（S/2014/693）和2014年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关于性犯罪和基于性别的罪行的政策文件所指出的那样，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妇女与女童权利的状况依然严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在安理会尽可能坚定的政治意愿的领导下采取共同行动。

在这方面，意大利强调，为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必须加强会员国之间以及与各国际司法机构的合作。有效保护平民的努力，有赖于在所有冲突局势中的问责文化。即使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或《罗马规约》的国家也能够与法院合作并协助执行其任务，从而协助实现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目标。

为了加强对平民特别是妇女与女童的保护，我们必须确保犯罪人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将有效采取后续行动，根据国际法确保追究个人的罪责。

在我们最近结束的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任期内，根据我们对基于性别暴力问题的长期承诺，预防和应对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一个优先事项。意大利政府执行了针对妇女与女童以及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暴力幸存者的具体方案，目的是缩小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之间的差距。根据我们在实地的工作，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布鲁塞尔欧盟人道主义事务工作组的优先事项，并且我们主办了欧洲联盟关于紧急局势中基于性别暴力问题的圆桌会议，会议要求在各级采取新行动。

预防是关键。最后请允许我强调为预防冲突局势中的性犯罪而增加预警机制的重要性。为了对抗暴力侵犯妇女与女童的祸害，应当适当优先重视那些提供有关保护妇女权利的培训的维和政策单位，以及加强联合国的监测和评估能力。为此目的，意大利热烈欢迎几个月前秘书长推出的“人权先行”倡议，以及最近采纳的旨在防止这种可恶行径的分析工具，例如残暴罪行分析框架。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伐克代表发言。

文采尔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斯洛伐克感谢主席国智利倡议召开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的本次重要公开辩论会。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所有机构必须定期审议和审查这个问题。

斯洛伐克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此外，我要提出我们认为在处理这个议题时重要的几点，即适应新出现危险的重要性、问责制以及安全部门改革的贡献。

首先，我们同秘书长一样感到关切的是，尽管在为维持和平特派团增加资源、机构以及赋予更有力和复杂的授权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我们仍然看到，在具有挑战性的冲突环境中，有效保护平民的结果参差不齐。实际上，我们看到武装冲突中平民受害者的人数继续上升。这一挑战的部分原因是，

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冲突本身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因此，我们传统的对策和办法变得不那么有效。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在尼日利亚和乍得湖流域地区涉及“博科圣地”组织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涉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最近冲突中看到，新的安全挑战日益具有跨国性质，然而我们保护平民的战略仍然局限于传统的国家方法。我们需要不断调整和加强我们应对这种新出现的威胁的工具和方法，并更加积极主动地查明威胁。我们也需要确保有能力迅速和有效地作出反应，并采取更加一致和协调的方法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尽管每个国家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缺乏资源，或是不幸地缺乏政治意愿，东道国往往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注意所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并确保充分执行有关保护平民的所有决议。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促进那些能够更好地遏止这种针对平民的暴力、结束有罪不罚现象以及确保所有受害者有效、及时地诉诸司法的国际和国家问责机制的持续发展。这还包括更一贯地运用联合国尽职政策，以使我们能够确保我们为我们所支持的伙伴和行为体建立适当的筛查机制，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到头来支助那些对侵犯人权和暴力侵害平民行为负有责任的行为体。

过去十年来，联合国在加强其向生命处于危险中的平民提供保护的能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因为安理会已使维和行动远远超越其监测和平协议执行情况这一传统职能。今天的维和特派团是多层面性的，而且更经常地授权在为平民提供人身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尽管联合国的这一职能在联合国介入的早期阶段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同时确保我们从更长远角度出发建立更可持续和更持久的预防性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制定更有效的办法来建立国家机构，使之逐步减少对旨在确保为平民提供基本保护的国际支助的依赖性。今后，为确保国家安全机构在保护平民方面变得更为敏捷、有效和主动，我们必须确保我们通过国家安全部门改革

进程建立高效、专业、有求必应和可问责的国家机构。

斯洛伐克大力支持充分执行关于安全部门改革的第2151（2014）号决议。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所支持的安全部门改革进程的效力，并检视我们是否确实在安全部门改革领域使用良好做法。

第一，任何安全部门改革进程的基础都应当是包容性方法和地方自主权。我们经常看到，最弱势群体——也是最易受暴力侵害和受不安全局势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在确定、管理和监督安全部门改革进程中也边缘化。应当促进不仅在行动层面，而且在管理方面和监督能力方面都做到人员配备平衡的具有代表性和包容性的安全机构。这应当包括充分考虑加强妇女在安全部门改革进程的所有方面，尤其是管理和监督能力方面的参与。

第二，我们不能单单注重培训和装备活动。我们还必须注重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和问责机制。在国际社会为建设国家乃至非国家机构能力提供实质性支助的地方，例如伊拉克、利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看到，这种能力正在被用来危害平民，因为没有问责或监督制度来阻止此类机构滥用权力。同样，受过更好训练和拥有更好装备的军事或警察部队有时也证明未能有效采取行动，或未能给安全状况带来任何明显影响，只是因为行动能力的增长没有配以类似的能力来管理和指导这一行动能力。

第三，我们必须审查期望安全人员具备的技能和受过的训练。在这方面，除基本训练外，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使所有安全人员，无论是我们帮助训练的国家行为者还是我们所部署的维和人员，都对重要的人类安全概念有敏感的认识。这种训练还必须纳入人权、儿童保护和性别等问题并使之主流化。

最后，我要强调，杜绝违反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而不受惩罚的现象，将此作为寻求可持续和平、真相与民族和解的全面方法的一部分，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杜绝有罪不罚现象也

是防止今后发生违法行为努力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必须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和程序对所有虐待和大规模袭击平民的行为以及不分青红皂白摧毁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展开全面、独立和不偏不倚的调查。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奥地利代表发言。

萨吉克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人的安全网这一由智利、哥斯达黎加、希腊、爱尔兰、约旦、马里、挪威、巴拿马、斯洛文尼亚、瑞士、泰国、作为观察员的南非以及我国奥地利组成的跨区域网络成员发言。人的安全网是一个非正式的国家集团，主张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政策和方案中应更多采用人的安全方针。

我首先要感谢康京和助理秘书长、达勒姆主任和埃尔曼女士的全面发言。我还要代表人的安全网成员感谢主席国智利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第一次注重保护妇女和儿童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需求。

人的安全网是在禁止地雷的《渥太华公约》框架内建立的。冲突中保护平民一贯是我们关切的核心。我们对今天这样的关于如何最有效地确保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享有安全、保护和尊严的讨论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今年，我们将纪念《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二十周年，并将迎来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十五周年。这些文件第一次确认武装冲突给妇女和女童造成过度影响，以及特别是妇女在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所有阶段促进和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作为推动变革的积极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鉴于今年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行行动进行的审查，注重保护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女童所面临的挑战特别适时。

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不懈努力，但在武装冲突所造成的伤亡中，平民继续占多数。武装冲突给妇

女和女童造成巨大影响。严重虐待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包括性暴力和强奸，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中继续屡见不鲜。我们明确谴责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我们决心应对和打击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同样，人的安全网对难以采取行动确保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平民受到保护仍然特别关切。必须加强预防性措施以及预警和监测机制，以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各国自己负有保护平民以及确保和尊重平民权利的职责。

我们强调在国家或国际管辖下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确保有罪必究的重要性。必须将犯下此类罪行的人绳之以法。调查委员会和实况调查团是查明被指控侵权事件，从而为成功起诉和定罪开辟道路的有益工具。当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将罪犯绳之以法时，将案件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便成为防止有罪不罚现象以及恢复暴行幸存者及其家庭和社区的尊严和希望的补充性手段。

此外，武装冲突各方必须允许向需要救助的平民迅速、畅通无阻地提供人道主义救助。要有效保护平民，就需要尊重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医务人员和救济活动，保护其免受攻击，并享有行动自由。这是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履行职能必不可少的条件。

增强妇女和女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能，可降低她们的脆弱性，增强她们自我保护和行使权利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确保妇女和女童的权益得到充分尊重，被系统地纳入和平进程的框架。我们需要增加参加和平谈判、维和特派团以及担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高级职务的妇女人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着力培养妇女的技能，采取措施提高妇女地位，包括改变心态。最后，媒体应该避免给妇女贴上“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标签。相反，必须强化观念，把妇女和女童看作是促进变革的积极力量，可在建设、实现和维护和平方面发挥多种作用。在这方面，必须宣

传妇女为解决冲突与达成和平协定作贡献的事例，以消除那种成见。

下面，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

奥地利一直坚定支持安理会进一步重视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因为我们坚信，所有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权法，以及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自2009年在奥地利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通过第1894（2009）号决议以来，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奥地利设计了一个面向国内外人士的多学科保护平民培训课程。该课程最近获得维持和平行动部颁发的证书，现已被确认为保护平民方面的一个优秀培训课程。

爆炸性武器是奥地利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领域。我们赞扬秘书处作出努力，包括过去两年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伦敦和奥斯陆举办专家研讨会，以便提高对爆炸性武器对平民（包括妇女）造成的破坏性人道主义后果的认识，并且限制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此类武器，以免造成滥杀滥伤。我国奥地利也将于9月在维也纳主办一次专家会议。

我们欢迎秘书长建议避免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欢迎秘书长努力制订务实的措施和指导方针，以便减少这些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2014年11月初，奥地利在维也纳主办了一次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我们打算通过侧重那些被忽视的问题，如对冲突问题进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分析或媒体作用问题，为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全球研究提供有益意见。我们希望，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审查、建设和平架构审查以及2015年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高级别审查和全球研究将提供证据，证明把性别观点融入冲突预防和管理可在何种程度上取得成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内加尔代表发言。

西塞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让我赞扬智利举行这次辩论。我也要赞扬主席出色地领导本月份安全理事会工作，上月主席国乍得的工作同样值得称赞。

本次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重要辩论会，是在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十五年、1995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召开二十周年前夕和新一代发展目标即将通过之际举行的。这三大事件提醒国际社会认识到其增强妇女权能的责任，这方面工作因许多严重危机而受阻，而妇女不幸是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今天的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仔细审查已经取得的进展和依然存在的挑战，特别是有鉴于秘书长潘基文最近报告（S/2014/693）所述的各种事态发展。该报告为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助理秘书长康京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海伦·得拉姆女士及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政府组织工作组 Ilwad Elman女士的通报提供了佐证。我们由衷感谢她们的通报。

武装冲突助长侵犯人权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如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因而损害到和平基础，并且破坏发展努力。在这方面，塞内加尔代表团欣见在通过第1325（2000）号决议之后相关规范框架得到加强，因为这证明各国重视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以及让妇女发挥领导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除第2106（2013）号和第2122年（2013年）决议外，还通过了两项重要文件，即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150个国家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工作期间通过的关于消除性暴力的承诺宣言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关于增强妇女经济权能促进建设和平的宣言。

同样，应当欢迎具有保护平民任务授权的维和行动数目有所增加，其中包括现在部署于马里和中非境内的维和行动，以及在2013年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纳入多项协议和决议，包括设立维和特派团或延长其任务期限的决议。此外，2013年，妇女

参加了所有联合国展开的正式和平调解行动，而相比之下，2011年妇女的参与率仅达86%。尽管这些数据令人深感鼓舞，但妇女和女童继续在不同冲突地区惨遭凌虐或沦为流离失所者，数不胜数的强奸案以及性剥削、性奴役、怀孕、强迫堕胎、卖淫、学校遇袭，甚至家人受到威胁，都是这方面的证明。

在一个把保护平民作为其优先事项之一的世界，不应该存在这种严重状况。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加大努力，保护遭受这种悲剧和恐怖的妇女和女童，武器流通失控为这些悲剧和恐怖推波助澜。因此，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应继续按照第1894（2009）号决议的规定行事，利用对维和行动进行审查的机会，在制订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任务时，将保护平民定为一个优先事项。我们也需要确保加强对即将部署至冲突地区的维和部队进行保护平民方面培训，并为其提供全方位保护战略。

除防止性暴力外，还迫切需要实行定向制裁，追究这方面行为肇事者的责任，国际刑法已把这些行为定为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

在此，我也要表示欢迎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泽纳布女士开展不懈努力，促使冲突各方承担起各自的保护妇女责任，特别是在与此相关的联合国行动框架内。

最后，我愿重申，塞内加尔作为部队派遣国，关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特别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今年，因为今年妇女问题会成为全世界的最优先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教廷观察员发言。

乌尔班奇克主教（罗马教廷）（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团愿祝贺智利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今天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急需的机会，使我们得以重点讨论暴力对冲突局势中的妇

女和女童的影响，并确定必须采取哪些举措，来根除这一仍在加剧的祸害。

罗马教廷坚决反对诉诸武装冲突来解决争端，并认识到妇女和女童遭受冲突之害最为严重。在冲突局势中，不平等状况更容易使妇女和女童遭受侵害并成为直接袭击目标，这些是恐惧战术以及蓄意侵犯其权利的一部分。

相信人的生命的神圣性和人的固有尊严，是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原则基础。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幼，因为都具有人的尊严，所以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形式的暴力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此外，对妇女实施的性暴力破坏了社会结构。

教皇方济各宗座就指出这一点。他强调，我们绝不能忽视，战争涉及到另一种骇人听闻的罪行，即强奸罪。它是对女性尊严的最严重侵犯，不仅侵犯了她们的身体，而且也侵犯了其精神，导致难以消除的创伤，并给社会造成影响。可悲的是，即便排除战争局势，如今也有太多妇女遭受暴力侵害。

我代表团仍感到关切的是，对仅仅因为表明信仰就受到攻击和袭击的妇女和女童仍然没有给予关注和重视。在世界某些地区基督徒面临被灭绝，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女童学校遭受攻击和袭击的情况下，不关注和重视保护妇女的情况令人感到不安。所有宗教的信众都面临这种现实，因此需要各种宗教的信众和各国政府共同作出承诺，大力谴责并应对此类暴力。

天主教会正通过其在全世界的机构，向成千上万的武装冲突局势中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关爱和支持。这些机构及其勇敢的个人每天都在牺牲自己，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努力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世界上最容易发生灾难的地区有着这种长期的当地存在，基督教机构组成的这一网络为处理武装冲突中暴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采取了迅速、有效的应对措施。

最后，正如教皇方济各最近向驻罗马教廷外交使团发表讲话时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反对奴役风气，因为它不可能带来什么好处，也不可能实现和平，而是认为战争和暴力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用尊重生命及和平的风气代替这种奴役风气，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也应当发扬这种好风气，履行保护所有民众的基本职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拉圭代表发言。

里瓦斯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赞扬主席召开本次辩论会并提交出色的概念说明（S/2014/32，附件），我们还愿表示感谢所有每天都在努力促进和平与安全及保护平民的人员，特别是妇女。我也要感谢在本次会议开始时作出通报的各位。

乌拉圭赞同瑞士代表以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必须首先感谢主席，让我们得以在本次公开辩论会上讨论如此重要的一个议题。乌拉圭坚定致力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工作，并确认它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武装冲突中的儿童议程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些工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

不幸的是，尽管过去几年间在法律和规范方面迈出了重大的前进步伐，但我们作为部队派遣国可以证明，平民特别是儿童、妇女和女童仍是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中最多的也是他们，叙利亚的可悲局势以及加沙地带最近发生的局势就表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我们对“博科哈拉姆”等恐怖团体暴力侵害特定群体以及侵犯妇女和儿童人权的行为深感关切。

将性暴力用作战争武器来实施恐怖和复仇，从而使全体民众屈服或是强迫其支持，抑或是让他们遭受屈辱，或者是藉此摧毁被视为敌人的某个群体或族群的文化，这显然是某类武装冲突的固定特点。所以，必须创造条件，使遭到驱逐的妇女能够

重新融入其社区，并能够毫无障碍地抚养因遭受强奸而生下的子女。女童和男童目睹其母亲和姐妹遭受的恐怖行为，将影响到他们整个一生，如果不适当加以处理，或迟或早几乎肯定会以暴力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制止暴力循环的局面，因为暴力的直接后果常常成为导致下一代人施暴的原因。

我国特别重视冲突中预防性暴力问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乌拉圭在那里派有约 1 000 名士兵，开展保护平民的多项任务——联合保护和戒备小组正在开展行动，以便监测侵害行为，确保偏远地区的人权得到保护。在这方面，我们认识到必须查明实地正在出现的信号，并向有关方面发出适当的预警信号，提醒它们有义务不对民众造成身心伤害。因此，还必须加强社区在确保其自身保护方面的作用，不仅是直接实体保护，而且是预防、警示和阻止侵略企图以及确立家庭和社区一级确保尊重妇女和女童权利的文化标准。

根据这一目标，乌拉圭采取了多项及时举措，寻求在各社区创建融合的空间，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Pinga，乌拉圭的工作人员开办了一个足球学校，使武装冲突地区的各族裔团体的男孩和女童可以一起开展活动，使他们得以弥合分歧、打破障碍从而推动营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难民、寻求庇护者、被遣返者、无国籍人员以及冲突期间流离失所的人极易受到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影响。面对叙利亚难民危机，乌拉圭政府努力提供人道主义应对措施，已承诺接纳120名叙利亚难民。迄今，五个家庭已抵达我国，其中包括33名男儿童。

参与和保护之间显然存在相互关联，是第1325(2000)号决议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该决议中，安理会重申了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乌拉圭维和行动特遣队中部署的女性人数证明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承诺。

加强问责是防止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特别是妇女和女童人权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还必须支持打击有罪不罚的具体活动，其中包括指定专家调查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同样，还应基于零容忍政策特别关注部署在实地的联合国维和特遣队所有成员需忠实遵守行为守则的情况。

最后，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在其即将召开的实质性会议上，将举行关于保护平民问题的谈判，我认为这将为我们大家开展建设性的努力提供一个机会，以加强我们对这一崇高目标的承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格兰特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平民在战时和冲突期间遭受不成比例的痛苦。加拿大谴责专门针对妇女和儿童的行径惊人增加，这已成为当今许多武装冲突的一个无情特点。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主持会议。

安全理事会和所有会员国急需处理伊拉克和叙利亚、尼日利亚、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其它地方正野蛮残害平民、使妇女和女童这些最脆弱者不幸成为目标的危机。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必须充分遵守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而违法者必须被追究责任。

加拿大强烈谴责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性暴力行径，这些行径包括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强迫婚姻、绑架、贩运、酷刑、强奸以及屠杀。我们还最为强烈地反对“博科哈拉姆”恐怖团体对平民犯下的卑鄙罪行。这些罪行包括精心策划的针对学校儿童的行径、绑架、强奸以及强迫年轻女子和女童结婚以及强行征召少女实施自杀性炸弹袭击等行为。

（以法语发言）

显然，在上述和其它情况下暴力极端主义的抬头给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与福祉造成了尤其严重的影

响。人道主义机构在接触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我们对此仍感关切。在发生武装冲突和流离失所情况时，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最脆弱者的受保护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

加拿大全力支持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增强妇女的权能和保护其权利不仅提高了她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而且还影响到整个社区的命运，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妇女是复原力的建设者和积极变化的推动者。我们必须提高跟踪伤亡人数的质量，更好地收集分类数据。我们必须更好地确保国际社会的工作符合性别问题分析和数据收集得出的结论。此外，我们必须确保联合国的优先事项与建议始终反映出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求。

正因如此，加拿大支持联合国“人权当先”倡议。《残暴罪行分析框架》的使用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持人权的预警系统，因为它为执行具体的预防措施提供了宝贵指导。

（以英语发言）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妇女和女童的充分参与及其权能的增强，处理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下保护挑战的工作将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仅在今年，我们就握有难得的机会，必须在当前的多项倡议，包括对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和平行动以及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高级别审查中严格地侧重于保护妇女和女童的工作。

男女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尊重并促进其尊严与人权、预防并应对性暴力，这些是加拿大的基本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如此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径，制止童婚、早婚以及强迫婚姻，并且提高孕产妇、新生儿以及儿童的健康。

我们大家都必须做更多工作。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和各会员国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纳入其各项工作之中。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布隆迪代表发言。

Shingiro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主席本人和他的国家智利组织本次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饶有趣味的公开辩论会。还请允许我感谢在我之前发言者的高质量发言，他们的发言揭示出当前仍面临种种挑战，尽管1999年以来取得了进展。

平民始终是冲突的主要受害者。当代大多数冲突中，主要冲突方时常无视明确建议交战各方应避免殃及平民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秘书长报告以及其它研究报告。他们还违反1949年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的各项《附加议定书》以及有关该议题的各项国际条约。

今天，在各国元首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发起的“保护责任”迫使各国保护平民，使其免遭灭绝种族、族裔清洗、大规模屠杀以及其它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如果一个国家未这样做，那么，国际社会就必须代行职责。显而易见的是，任何此类干预都必须恪守《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

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19世纪以来，许多公约和决议都建议应在冲突时期保护平民。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平民现在仍在遭冲突各方杀戮、致残致伤、强奸或剥夺人道主义援助，所有这些行为都无视上述准则和公约。

在袭击平民的人当中，首先包括世界上若干地区消极力量的战斗人员，特别是在我们非洲大湖区发动袭击的人。这些人恐吓平民，强迫他们提供无条件支持。因此，他们悍然违反《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第十三条禁止以恐吓民众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径或暴力威胁。其次是非法行为体，特别是武装团体和有组织犯罪团体，这些人也通过劫掠物资和财物，并且（或）开展各种贩运活动，在平民当中制造恐怖。在这一类别中，很难区分那些参与冲突的人，他们是形形色色的作恶

者，其中包括战斗人员、走私贩运者、雇佣军，甚至某些地区的普通民众。

所有平民都需要保护，以免遭受蓄意虐待和暴力。我们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捍卫易受影响宗教群体的权利，这些群体由于其宗教信仰，在武装冲突局势中遭到迫害。

妇女和女童在世界各地继续沦为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防止性暴力，特别是把强奸作为战争工具和性奴役的行为。在这方面，我当然尤其是指“博科哈拉姆”恐怖团体绑架尼日利亚少女的行径，我们坚决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

袭击平民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谴责把平民用作人盾或战争武器的战略以及地雷和其它爆炸装置制造的威胁，这些武器导致更多平民伤亡和民众更大范围的流离失所。

我们看到痛苦的后果，甚至是非常痛苦的结果。在许多冲突地区，平民的处境正在恶化。在非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马里、中非共和国、索马里、南苏丹的上帝抵抗军活跃地区以及处于最近一次2011年选举后危机期间的科特迪瓦，这些地区的局势都反映出战斗人员加诸于民众的暴力和暴行有何等严重。为这种毫无意义的暴力付出代价的是最脆弱的人，也就是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

我们强调，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不应仅仅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关切。为此，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在政治和法律层面进一步致力于结束这些暴行，特别是通过对实施侵害平民暴力行径的人运用定向制裁——一视同仁的制裁——从而制止有罪不罚现象。

我们要回顾指出，预防冲突是保护平民免遭武装暴力的最佳方式。因此，预防性外交应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它具有几个优点。这一手段不仅有可能

挽救生命，而且对缴纳联合国会费的会员国来说，也更经济。

确实，安全理事会在努力减少冲突对平民的影响方面看到了一定进展，特别是在设立其任务授权中纳入保护平民规定和战略的维和特派团之后。但是，必须提醒大家的是，保护平民的努力必须有包容性。我们还必须尽可能避免使用有选择性的侧重点或双重标准，导致一些极其政治化冲突地区中处于危难中的民众受到伤害的做法，由此确保此类努力不被用于消极目的。

我们要指出，使用武力保护平民必须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应当阻止任何无视《联合国宪章》，打着保护平民旗号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做法。

布隆迪要强调指出，在保护平民时，国际社会作出的反应必须始终与我们在实地应对的情况相称。例如，保护平民不应成为政权更迭的借口，任何联合国机构都不应被用作实现这种更迭的手段。众所周知，政权更迭是当事国人民的特权。

我国代表团要就我们在冲突期间保护平民的共同努力提出一些简要建议。

第一，冲突各方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联合国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必须对一切侵犯这些权利的行为给予关注并采取行动。

第二，迫切需要与非国家团体进行更频繁的接触，以确保这些团体尊重保护平民的标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团体得到承认。这仅仅意味着必须让这些团体认识到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需要，但不应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

第三，授权保护平民的维和行动必须能够调动资源和必要兵力，以便执行任务。我们必须提高妇女在所有维和行动和冲突后政治特派团中的比例。

第四，我们必须作出更大努力，以便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以确保陷入冲突的民众能够

生存，因为在由于战斗而无法进入的地区，没有死于战火的人确实会因饥饿而死亡。

第五亦即最后一点是，如果国家当局不保护自己的平民，或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把犯下战争罪和侵犯人权行为的人绳之以法，安全理事会就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以便在国际层面采取应对措施，同时尊重《联合国宪章》的标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南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对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表示赞赏。

日本赞同并支持瑞士代表以“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要强调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环境中的妇女赋权方面。

每一个生活在武装冲突条件下的人都遭受苦难，但这种痛苦的程度是不均衡的。实际上，一般而言，妇女和女童遭受明显更多的痛苦。妇女和女童遭受更多痛苦，是因为她们往往被直接当作一些更阴险狡诈的战术中的棋子。她们遭受更多的痛苦是因为她们更容易遭受强奸、强迫婚姻、强迫卖淫以及其他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因此，保护妇女与女童的工作有其内在的需求和挑战，需要在预防冲突、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的进程中予以特别考虑。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妇女必须参加这些进程中的决策的原因。

在这方面，绝对必须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正如我们在10月份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289）上所解释的那样，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间社会一直在真诚地共同努力制定我国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预计我们将能够很快出台这项计划。

我要强调妇女作为社会中、特别是在冲突后环境中的积极推动者的方面，而不是妇女作为保护对象的方面。妇女往往被单纯地看作是被动依赖别人保护的脆弱个人。但是，实际上妇女在社会中发挥

许多积极主动的作用，她们的贡献是绝对必不可少的。阻碍妇女的蓬勃发展能力的因素常常是社会结构本身，尤其是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环境中。但是，在适当的条件下妇女能大放异彩。

以足够的预算拨款来执行政策，是扫除阻碍妇女蓬勃发展的障碍的关键。两年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先生在大会保证（见A/68/PV.12），从2013至2015年的三年期间，为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提供超过3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款项。我们已缴付了这项认捐款项的大约18亿美元。请允许我提及通过这项援助执行的一些项目。

2014年11月，日本开始向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北约和土耳其政府合作执行的一个项目提供捐款，用于在土耳其锡瓦斯警察培训中心培训大约200名阿富汗女警官。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去年12月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派出三名专家举办为期三天的讲习班，以增强这些警官的权能，提升她们处理基于性别的暴力的能力。

日本一直通过妇女署针对叙利亚危机执行的一个项目，协助主要是在约旦的叙利亚冲突造成的女性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实现经济上自力更生。我们采用以现金支付工资的方法，在重建项目中雇用女性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以促进经济恢复和自力更生。该项目已经为950名女难民提供了短期就业，并将进一步为300名妇女提供技能培训，使她们实现更大的经济上自力更生。

最后，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中妇女的特殊需求和赋权，是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两大主要支柱。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政策执行工作应遵循人的安全原则，注重每个人的福祉并通过保护个人和社区并赋予其权力，寻求建设人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生活的社会。日本本着人的安全精神执行其官方发展援助项目，我认为这种方法将对我们大有帮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安舍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们赞赏你就一个重要问题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并感谢各位通报者的发言。

印度尼西亚谨重申支持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以及随后的各项后续决议。我们完全支持把性别平等观点纳入保护平民议程。

过去十年来，公众越来越关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平民继续成为暴力受害者。持续发生的侵权行为，包括蓄意以平民为袭击目标、不分青红皂白和过度使用武力，以及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都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以及难民法。妇女和女童特别被当作作战策略的一部分加以利用，经常遭受伤亡而凶手却逍遥法外。

武装冲突因其对健康、社会、文化及经济造成的多重冲击，不仅影响到受害者，而且还影响到受害者家属、社区及社会，造成长期动乱。印度尼西亚强烈认为，第一步应当是建立和平文化和首先防止武装冲突的发生。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应当更加注重冲突的预防，包括和平解决争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发生冲突，有办法为平民特别是妇女与女童提供最佳保护。

第一，冲突各方充分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是最重要的因素。各方应当竭尽全力保护平民，特别是包括妇女与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

第二，由于有关国家负有保护妇女、女童及其他公民的首要责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伙伴应当加强努力，支持建设相关的国家能力，并加强各国家行为体之间在保护要务上的协同作用。

第三，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所有努力应当基于联合国的三大支柱——人权原则、安全以及发展。这三项原则应指导我们为确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中保护平民所作的努力。

我们认为，为了在这个特定领域中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安全理事会应当利用会员国采取的、包括在联合国系统以外采取的不同相关举措所提供的投入。这些举措涉及与广泛行为体，包括智囊团和从事该领域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接触。仅举这方面的几个例子，我要提到已经举行的一系列区域讲习班；由挪威倡议召开、印度尼西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重申保护平民问题全球会议；以及由联合王国倡议召开、得到印度尼西亚赞同的终止冲突中性暴力行为问题全球首脑会议。

值得强调的是，妇女不应仅被视为受害者，而且也应被视为减缓冲突的和平推动者。历史已证明了她们创建和平的资历。因此，联合国系统的政策应当促进采取广泛措施，以确保妇女在从预防冲突到解决冲突、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的所有阶段的更大程度的参与。

我还要就联合国特派团如何能够执行其在战时和冲突后期间保护妇女和女童这一任务授权简要谈谈我们的看法。

第一，在预防工作方面，我们应当继续在政策和行动两个层面，将促进性别平等纳入维和特派团的工作。将性别平等观念纳入同流离失所和尽早复原相关的人道主义对策和发展援助至关重要。

第二，在认识到妇女和女童有不同的需求之后，应当相应地安排具体的援助和保护。这包括确保妇女和女童能够平等地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并提供生殖保健和防止基于性别暴力的保护等具体基本服务。

第三，为有效确保妇女和女童在冲突后局势中能够作为幸存者和领导者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增强她们的权能。在社会从武装冲突中恢复时，妇女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确保妇女充分参与本国经济和政治生活。

最后，我重申，印度尼西亚致力于同所有伙伴齐心协力，以加强对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保护。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哈桑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主持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辩论会。我们还要感谢你提交概念说明（S/2015/32，附件），从而使关于这一非常重要的议题的辩论会能够条理明晰。

你正确地回顾指出，11年前秘书长提交了其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的第一次报告。事实上，安全理事会于15年前，即1999年，通过了其关于这一议题的第一项决议。我们依然希望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议题的历次讨论将导致制定出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总体方法和客观战略，其做法是避免将保护平民这一理念政治化以及在执行这一理念时有所选择的双重陷阱。我们支持概念说明的内容，因为我们知道，在武装冲突的受害者中，平民继续占多数。然而，拿起武器袭击妇女和女童的反叛运动将这些平民作为袭击目标，大多是为了挑起国际社会反对国家政府和介入冲突。

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安理会向这些运动发出的信息是完全明确无误的。我要再次谈谈美国代表就达尔富尔局势所作的发言。让我们回顾一下事实。提出这些指控的依据是邦加广播电台散布的谣言，这个电台是反叛分子主办的。因此，这是传播那些反叛分子看法的机构。联合国进行了一次实地访问，编写了一份报告，否认了那些指控。然而，我们看到，甚至在今天，有些人继续重提这些指控，好像这些指控就是事实。那是一个由民兵控制的广播电台。它是不可靠的，在涉及此类重大问题时尤其如此。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访问团再次指出，那些指控是没有道理的。

我还要指出，安理会所审议的许多冲突造成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但安理会依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处理这些冲突。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讨论武装冲突问题时，我们不应谈到达尔富尔。现在存在大量不实消息，甚至在冲突各方中间也是如此。

当我们谈到保护平民时，我认为，我们应当优先注重和平进程和政治解决，要迫使武装运动参与政治进程与和平谈判以表达其诉求，而不是诉诸军事行动和寻求侵害平民。我进一步回顾，经验表明，在实地没有和平可以维持的许多国家，维和行动并不能够保护平民和履行授权。真正保护平民的做法是为全体民众建立和平，然后开展发展、重建、重返社会和解除武装等方案。这些方案能加强帮助回返的流离失所者重返社会的方案。

自去年8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同安理会谈论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撤离战略。我还记得，我们尚未接待第三个联合国代表团。苏丹政府、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正在就该维和行动进行紧张的谈判。我们请安理会支持我们这一将由苏丹政府、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共同执行的撤离战略。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原则是一个崇高的想法。然而，我们关切地看到，这一概念被用于政治目的，特别是在促进保护责任概念方面。我们要回顾，保护责任原则虽然是《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最后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的一部分，但在会员国中间继续存在不同的解释，因为它有悖于《联合国宪章》关于尊重会员国的主权、合法性以及对保护本国公民负有全责的基本原则。我回顾指出，武装冲突中平民的受保护权只是《世界首脑会议最后成果文件》所强调的发展权、消除贫困以及通过消除冲突根源来预防冲突等若干权利和义务之一。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哈利克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首先要祝贺智利担任安理会主席并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

过去15年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325(2000)号决议以及后来的六项其他决议，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奠定了法律基础。这些决议中最近的一项是第2122(2013)号决议，其中将人权同冲突中和冲突后侵犯妇女权利的行为联系起来。尽管有此法律保护框架，而且将冲突中和冲突后保护妇女和女孩列入维和行动的任务规定，但这种重点关注的做法并没有处理这些地区恐怖主义团伙暴力侵犯妇女和女孩的问题，因此联合国采取的措施在减轻她们的痛苦方面作用有限。

我谨提请安理会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我们坚决谴责中非共和国、索马里、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团体所造成冲突中针对妇女和女孩的一切形式的暴力。我们必须确保采取后续行动，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以更加协调和组织有序的方式收集数据，落实各项决议。我们还必须加倍努力，确保过渡时期司法措施含有惩罚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犯有侵犯妇女和女孩罪行者的程序。

增强妇女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能至关重要，以确保妇女参与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与建设和平。这是解决冲突根源的基本要素。还需要为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方案提供财政保障，特别是在妇女和女孩遭到恐怖主义团体强奸，国家权威实际上不存在，或人力资源和资金极端有限的地区。我们还必须继续寻求应对维和行动面临的各種国际挑战的最佳办法，实施有效的实地战略。

按照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保护平民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本身。埃及坚定地认为，解决这些冲突的根源极为重要。换句话说，消除贫困和社会边缘化现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不论其文化或地理位置。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这应该成为每一个国家的优先事项之一。各国必须自主采用这些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和平。

埃及还认为，武装恐怖主义严重威胁妇女和女童的安全。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必须不遗余力，联

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必须注重在发生这种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形式的地区制止侵犯妇女权利的暴力。各种方案必须寻求彻底根除恐怖主义，而不是表面上暂时应对。在我们即将于9月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时候，国际金融机构和捐助方必须应对这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它破坏整个世界的稳定，危及发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马苏德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智利组织本次重要辩论会，感谢康京和助理秘书长在今天早些时候所作的精辟发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海伦·得拉姆女士和妇女、和平与安全非政府组织工作组 Ilwad Elman女士的通报内容翔实，非常有益。

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是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核心职能之一。在冲突中，平民继续成为攻击的目标。妇女和女童最脆弱，她们首当其冲，受冲突的危害最为严重。去年，世界各地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总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女童。

更令人担忧的是，妇女和女童已成为冲突各方直接攻击的目标，这已经成为他们战术的一部分。暴力侵犯妇女正在被当作一种战争手段使用。近来，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叙利亚和伊拉克妇女和女童的困境已促使安理会形成足够的势头，作出决定保护身陷武装冲突的妇女和女童。

人们日益认识到，要加强妇女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各个方面的工作。性别观点已被融入安理会保护平民议程。此外，还制定了监测和报告安排，以防止性暴力。主席先生，我们赞同你的观点，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对于加强保护环境至关重要，而后者是保护平民的必要组成部分。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冲突各方有义务保护妇女和女童。必须有妇女参加和平谈判，以确保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

在恢复、重建和建设和平的过程中，妇女的权益都得到保护。

本次辩论很及时，因为秘书长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专家小组正在重点探讨保护平民的问题。首先，安全理事会应继续遏制和结束冲突中暴力侵犯妇女的肇事者有罪不罚的现象，并要求非国家行为体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鉴于维和人员面临非传统威胁，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跨国犯罪，应改进和加强现有的措施和工具，以切断它们的资金来源，并将罪犯绳之以法。在这方面，我们愿提出以下建议。

应简化和统一对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指挥控制，以便特别关注保护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女童。应解决在保护平民和保护平民任务方面存在的理论性分歧，以加强对妇女和女孩的保护。应当消除阻碍人道主义准入的障碍，使维和人员和国际人道主义界能够援助身陷冲突的妇女和女童。安理会应不断作出努力，确保维和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建立监督机制，以加强对妇女和女孩的实地保护。保护平民议程应与秘书长“人权先行”的倡议全面挂钩。最后，安理会应该举行一次特别会议，专门讨论暴力极端主义对平民的安全和保障，尤其是妇女和女孩的安全和保障构成的威胁问题。

必须为联合国维持和平及其他有关特派团提供适当的任务规定，着力保护身陷冲突的妇女和女童。作为维和行动的重要参与国，巴基斯坦经常为这方面的努力作出贡献。敏感认识性别平等问题作为一种核心文化价值观，一直是我们对维和人员所作培训的必有内容。巴基斯坦妇女在驻亚洲、非洲和巴尔干的各种特派团中担任警官、医生和护士。我们收到的对于警官工作的反馈意见都很好。女警官出于本能，而且也因为其接受过特殊训练，对于在冲突局势中遭受苦难的妇女能够表现出同情心，而这些妇女反过来又能够与这些警官立即比较容易地进行沟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代表发言。

巴里加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列支敦士登赞同瑞士代表今天早些时候以保护平民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们谨补充几点看法，而不会太多地重复已经谈到的内容。我不会重申对于正在开展的各种审查工作的看法，只是想说，我们希望今年在审查和平行动建设和平委员会工作时，保护平民问题能够无条件地成为这些审查的核心内容。对于公众来说，他们真心期望联合国能够在实地保护平民。这是一项核心任务，我们非常希望各项审查都能够聚焦该任务。

关于今天辩论会的议题——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妇女和女童面临的保护难题和需要——我们赞赏其所突出的重点。与此同时，我们希望确保妇女不只被视为冲突受害者。绝对需要强调的是，妇女必须作为能力得到增强并有权参与各级决策的社会成员参与冲突的解决。显然，这是一项长期工作，我们需要冲突爆发前就及早处理脆弱因素。我认为推动性别平等最好是在平时而非冲突时期进行。

列支敦士登赞赏各方日益认识到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方面的关键作用，而不只是关注其脆弱性。虽然维持和平行动部特别是建设和平委员会已经对此给予大力认可，但我们仍须将这些承诺化为实地进展。我们特别希望强调，落实这些现有承诺绝对具有关键意义，不仅需要联合国总部给予领导，而且也特别需要特派团负责人和特使等人在实地给予领导。他们必须以身作则。他们必须确保部署适当数量的性别平等问题顾问，确保足够重视使妇女参与解决冲突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要着重谈谈希尔达·约翰逊在南苏丹和玛丽·鲁宾逊在大湖区树立的很好榜样。这些领导人坚持要求在其工作中利用适当的性别平等问题专长。比如，玛丽·鲁宾逊在努力解决冲突时所做的第一批事情就有召开大湖区问题妇女论坛。

我还愿简要谈谈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制止冲突期间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方面所拥有的工具十分有限，这是事实。当然，我们在实地拥有维和人员和部队，但司法系统是另一项极为重要的工具，不仅能够在犯罪发生后伸张正义，而且也能够震慑犯罪行为。国家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等国际司法机制至关重要。

我们还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国际刑事法院所具有的震慑作用，特别是对于寻求某种合法性的行为体所具有的威慑作用。震慑作用很难估量，但最近对此问题开展了一项研究，我认为我们应当认真地进一步对此进行探讨。我愿提醒安理会成员，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已宣布，打击对妇女实施的性犯罪和暴力是她的优先工作之一。因此，我们确实认为国际刑院是联合国打击性暴力的重要盟友。我们还必须强调，追究刑事责任的工作只要有可能，就必须从国内开始。有时，这将需要大量的能力建设和创造性。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目前正在运作的流动法庭就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我愿抽出一点时间，提请大家注意一个略有不同的问题。所幸的是，新西兰代表今天已经提到该问题。我愿感谢他提到这个绝对至关重要的议题——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残疾人面临的保护难题。残疾人因面临多种挑战，在冲突中非常容易受到伤害。残疾人面临三类典型障碍，即环境障碍、沟通障碍和他人态度障碍。在冲突期间，所有这些挑战都会加剧。残疾人在冲突时期面临一些极其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在平民遭受袭击时难以逃避暴力。

残疾人面临多种问题。仅仅因为社会上——包括在我国社会上——基本看不到残疾人，并不表明他们就不存在。一般估计总人口中有15%的人患有残疾。这一比例在冲突区要高得多，因为冲突当然是致残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到了伤亡数字，看到有人在某些事件中死亡和受伤。那些受伤者在很多情况中带着残疾继续生活，而且正如我指出的那样，残疾人受冲突影响尤为严重。

残疾妇女和女童受影响更为严重。她们特别容易遭受暴力和性暴力。似乎难以置信的是，残疾妇女和女童更容易遭受侵害，因为施害者常常认为他们在对残疾妇女和女童实施性暴力之后可以逃脱，原因是没有人会相信受害者。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少，它需要人道主义行为体和安全理事会的紧急关注。我们要是比较一下安全理事会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与安理会对于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女童问题的重视程度的话，就会发现很多政策辩论的重点是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以及保护妇女方面所存在的难题。我们似乎一直在努力让此类辩论具有某些新意，但安理会基本上没有讨论过冲突中的残疾人问题。看来在此问题上存在大漏洞。我国代表团谨请安全理事会开始填补这个大漏洞。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威尔逊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邀请我们与会，也感谢你提请安理会专门关注受冲突影响的社会某些最弱势成员——也可能是最有能力改造这些社会的成员——即妇女和女童面临的保护需要和难题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还愿感谢康助理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达勒姆女士以及艾尔曼女士今天所作的宝贵的、掷地有声的通报，以及她们及其组织在世界一些最艰难的环境下所开展的工作。

联合国大家庭准备于今年晚些时候纪念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15周年，这是我们可借以进行思考的一个契机，思考安理会的工作成效，特别是其在保护和促进冲突局势中妇女和女童人权及其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所发挥作用这些方面的工作成效，并研究如何加强这些主动积极的努力。

当然，正如许多人承认的那样，安理会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包括了更多同时发生的冲突，对平

民的影响更大，而且在世界上的覆盖面也更广。我们清楚地看到，为应对这些诸多挑战，安理会必须及早行动，在冲突爆发之时确保妇女和女童的保护需求得到满足，并且始终如一和全方位地在其各方面工作中采取性别视角。

今天，澳大利亚愿强调三个重要方面，我们认为，安理会和会员国可有益地侧重于这些方面，从而实质性地改进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女童工作的成果，并处理性别不平等问题根源。我们感谢在我们之前发言的许多人谈到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是挑出许多人已经谈过的三个特定问题。

第一，关于提高妇女在预防和保护工作中的参与，我们认为至关重要是要承认并充分利用妇女的能力，特别是确保她们在各种包容性和平与安全机制中发挥核心作用，包括制订和执行预防冲突的倡议、解决冲突的战略以及冲突后的重建与和解。正如其他人提到的那样，我们还必须努力抵制对侵犯妇女人权行为不予惩罚的文化，确保追究侵害妇女罪行的责任。此外，我们鼓励安理会成员和联合国领导人在策划维和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时继续侧重于保护平民并确保以一种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式执行任务授权。

对此至关重要的是要以实际行动跟进。我们已听到一些例子，如部署妇女保护问题顾问以处理冲突中妇女的保护需求、特别是免遭性暴力的需求，还有部署性别平等问题顾问，他们对于帮助当地妇女参加和平进程和增强妇女在法律和司法进程中的权能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我们坚信，保护妇女和女童权利的责任不只是妇女和女童的问题。男子和男童也要发挥重要作用，所以，维和人员充分接受保护平民、性别平等以及人权方面的部署前培训至关重要。

第二，关于增强妇女经济和政治权能，要加大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力度，确保其在冲突后局势下的生计，一个重要因素是把增强妇女的经济权能作为优先事项。增强妇女的经济权能是澳大利亚外

交、贸易以及援助方面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确保妇女充分和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对此至关重要。它必须早期确定，并作为解决冲突和冲突后重建等各项努力中的优先事项。它还与今年讨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最终成果有着重要关联。我们必须确保任何讨论均要顾及受冲突影响的妇女和女童以及全球为促进经济增长、减贫和确保社区安宁与复原力所做的努力。

第三，我们必须确保联合国各特派团与机构收集和分析其工作中具有性别敏感性方面的信息与数据，并向安理会提供这些信息和数据。我们看到，数据的缺乏，包括按照性别和年龄分列数据的缺乏是如何从根本上影响和削弱我们的预防和应对工作的。因此，重要的是，联合国各特派团和机构既要监测和报告其任务授权中涉及性别问题方面的情况，也要监测和报告其工作对性别问题带来的影响。通过定期报告和通报向安理会提供这些信息同样至关重要。此类信息在预防冲突工作中可起到强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对安理会保护工作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

最后，2015年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对第1325（2000）号决议、联合国和平行动以及建设和平架构的同步审查等举措，强化联合国在妇女与女童权利问题方面的架构。我们必须一道抓住这个机会。澳大利亚呼吁参与这些审查的人员确保我们就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各个分支如何能够更有效和协调一致地努力在冲突中保护平民、促进安理会议程上各种局势下妇女和女童的权利提出具体和实用的建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代表发言。

拉多姆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今天的辩论会。它再次证明，智利坚定地致力于想方设法解决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的最紧迫问题。请允许我强调，波兰赞同

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愿从我国的角度发表几点意见。

可悲又矛盾的是，2014年，保护妇女问题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并为之采取了如此之多的行动，妇女仍遭受到难以形容的暴力，包括绑架、性奴役、酷刑以及强奸。属于宗教少数派的妇女和女童，包括伊拉克的“雅兹迪”人和基督徒不断受到袭击。在世界上最恶劣的人道主义危机如叙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克兰危机中，她们流离失所，受到不合比例的影响。另一方面，《纽约时报》就在上周还报道称，所谓的伊斯兰国招募的西方人中有10%为女性。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对妇女和女童缺乏尊重和多代人的贫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需确保妇女充分参与和平进程和所有后续活动的各个阶段，包括重建法治、制宪进程以及过渡时期司法等阶段。在建设和平活动的各个阶段均应征求妇女和女童的意见。她们必须在处理冲突的原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还应采取措施，追究实施性虐待者的责任，并为性暴力的幸存者提供赔偿。

联合国为促进妇女赋权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但是，我们需要一种整体的做法，把安全理事会的行动与联合国其它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以及妇女署的努力整合起来。在这方面，2015年是希望之年，因为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1325（2000）号决议获得通过的周年纪念，也是一个新发展议程的开始。此外，它还是对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及和平行动进行审查的一年。保护平民，特别是保护妇女和女童应成为今年这些行动的核心。

过去几年来，波兰一直是落实支持妇女和女童经济需求的方案与项目的积极伙伴。我们参与了尼日利亚、苏丹、赞比亚和肯尼亚的项目，也参加了巴勒斯坦、阿富汗和其它国家的项目。由于在冲突环境中受流离失所影响最严重的是妇女，我们通过负责照管黎巴嫩叙利亚难民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公署实地办事处提供资源，并且执行针对约旦和黎巴嫩叙利亚难民的非政府组织项目，由此继续援助叙利亚人民。

我们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本着第1325（2000）号决议的精神采取行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爱尔兰代表发言。

马维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赞同早先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还要感谢外部发言者，特别是Ilwad Elman女士有力和深入介绍了索马里妇女和女童面临的处境。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请民间社会在安理会发出重要声音。

通过早期干预来预防冲突，这种做法当然比应对冲突的后果可取得多。在这方面，爱尔兰热烈欢迎去年8月通过第2171（2014）号决议。我们继续与“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同事们一道努力，以便让安理会更多地从预防冲突角度看问题，并且鼓励安理会在早期采取行动来防止冲突发生。但遗憾的是，冲突仍在发生，平民遭到杀戮、受伤，并且流离失所。实际上，在许多情形下，平民被蓄意作为目标。尽管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准确数据，但无疑，由于技术和武器的进步以及冲突模式的转变，现在，日益遭受冲突之害的是平民，而不是战斗人员。因此，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联合国如何才能最为有效地尽量减少冲突对平民的影响。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认为，必须认真研究把人权优先事项纳入维和任务授权和行动之中的问题，并对妇女和女童受到的影响给予特别关注。

我们坚决支持充分并继续执行秘书长的“人权先行”倡议。侵犯人权行为应一直既作为可能发生冲突的预警信号，又作为需要保护平民的指标。我们欢迎进一步把人权部分纳入维和行动，尤其因为这关系到妇女和女童。但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尼日利亚等国，人

权遭到严重侵犯，有太多妇女的人权遭到严重漠视。当然，主要责任在于冲突当事方，但是，联合国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爱尔兰认为，应当把妇女的知识、经验以及看法纳入所有冲突和冲突后讨论之中。我们大力支持努力增加在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的决策、规划和执行进程中开展活动的妇女的人数，而且不仅应在具体冲突中这样做，在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方面也应如此。

联合国在这方面必须展现领导作用，并且提供更多指导，以确保妇女在解决冲突及相关进程中得到公正和充分代表。与许多其他发言者一样，我们也认为，应当在所有联合国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中部署性别问题顾问，我们还呼吁部署更多联合国妇女保护顾问。

保护受冲突影响的平民应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我们期待目前正在进行的审查，其侧重点是如何能把保护平民作为所有维和行动的核心部分，并确保负责执行任务授权的人获得必要手段和支持。联合国要在保护平民方面具有公信力，部署到困难地区执行富有挑战性任务的部队就必须有能力、手段和意愿来执行他们的任务。例如我们赞同去年10月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部队指挥官多斯桑托斯·克鲁斯中将在安理会所作的发言（见S/PV.7275），他强调指出，特派团所有组成部门都必须积极主动，随时准备采取保护平民的行动。

我们还必须承认保护平民方面的失败之处，例如2014年3月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指出的那些失败，报告列举说明：“维和行动长期存在的一个情况是在平民遭袭时不使用武力进行干预”（A/68/787，摘要）。其中一些失败是领导不善和缺少问责造成的，必须予以纠正。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指出，爱尔兰目前正在资助维持和平行动部审查指挥和控制政策，以便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作为一个长期的部队派遣国，我们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

指望可以在短期消除冲突是幼稚的。因此，至关重要，安理会和本组织应作出最大努力来保护平民，特别是保护妇女和女童，她们不是导致冲突的起因，没有支持冲突，只想避免成为冲突的受害者。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巴尼亚代表发言。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阿尔巴尼亚赞同欧洲联盟先前所作的发言，因此我将只以我国的名义补充谈几句。

保护平民是联合国任务授权和安全理事会议程的核心。然而，平民仍在遭受苦难，是所有冲突的主要受害者。确实，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21世纪，武装冲突继续爆发、持续存在并且愈演愈烈，世界各地的冲突后局势重现暴力，给妇女和女童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

正如去年9月秘书长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局势严重恶化。我们仍然深感关切是，根据这份报告，

“一系列的事态发展和令人发指的罪行令人深感不安。这些罪行与暴力冲突和恐怖活动联系在一起，导致新的大规模流离失所、人道主义灾难、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S/2014/693，第76段）。

其结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的难民、寻求避难者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首次超过5000万，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几千名来自各个族裔和宗教群体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遭野蛮杀害，有更多人今天继续处在遭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博科哈拉姆”组织等新兴恐怖团体灭绝种族屠杀的危险之中。这些团体的残忍程度无以复加，他们专门把妇女和女童作为对象，大规模绑架宗教少数群体的妇女和女童，并且实施强奸、杀戮、强迫婚姻、强迫卖淫和石刑。此种令人发指的行为使我们负有道义责任，通过协助

努力增强伊拉克的保护平民努力来立即作出应对。可悲的现实是，要扭转这些团体持续行动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必须比现在做得多得多。

安全理事会在提高人们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冲突及其后续发展对妇女和儿童产生独特和不成比例影响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作用。主席的概念说明（S/2015/32，附件）正确地指出了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制订发展保护平民方面的国际规范框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此外，随着每一年过去，相关共识也在不断增强，即尽管保护平民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家，但这也是集体行动合理和必要的侧重点。但是，在规范层面上取得的进展只有化作实地的具体行动，才具有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忆及，安全理事会在所有影响平民的局势中都必须迅速和坚决采取行动。

最后，我们要肯定的是，通过对那些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人追究责任，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伸张正义。通过创设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并把达尔富尔局势和利比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安全理事会自身作出了重要表率。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一直未能就叙利亚采取行动，或者遗憾的是，也未就乌克兰采取行动。今天，就是现在，平民继续成为目标，遭受杀戮。

正如安理会自己承认的那样，同样重要的是，应当通过为受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影响的妇女提供一系列医疗、法律、心理以及生计服务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供资。在我们的邻国科索沃的冲突结束十六年之后，几千名遭受强奸的女受害人仍在努力适当应对冲突后的创伤，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得到帮助，终止了非自愿怀孕。

在这方面，民间社会以及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请允许我强调，即将到来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二十周年以及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十周年，使我们大家有机会重申并进一步加强在首脑会议上

作出的承诺，即保护民众——妇女、女童、老人、男孩和男子——免遭灭绝种族罪、战争罪、族裔清洗以及危害人类罪。我们务必这样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危地马拉代表发言。

博拉尼奥斯·佩雷斯女士（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智利代表团在2015年安全理事会为评估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进展情况而进行高级别审查前夕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及时的。我们感谢康京和女士、海伦·达勒姆女士以及Ilwad Elman女士分别作了发言。我们也感谢主席国向所有代表团分发了概念说明(S/2015/32，附件)，为我们的辩论重点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受到武装冲突已经造成的那部分影响之外，妇女与女童遭受了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尤其因为日益广泛地使用基于性别的暴力、强奸、性剥削、性奴役、这些恶劣行为造成的意外怀孕以及她们在自己社区遭受的污名化——这一切影响到她们的心理和情绪稳定，甚至使她们面临失去生命的风险。

针对这些妇女与女童的任何应对措施，必须考虑到她们作为流离失所妇女由于回忆往事、不断遭到排斥以及与家人的长期分离而遭受和继续遭受的创伤。因此，她们需要大规模的援助和康复咨询。但是，在走向康复的道路上也要设法恢复其某种正常生活，包括就业，因为就业带来了自己挣钱和自由花钱的尊严，以及为她们的子女提供教育的尊严，因为教育带来了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同样，对于一个女孩而言，上学，即便是在一座被轰炸过的楼房或难民营里上学，象征着一个制度、常规以及从创伤中恢复过来并战胜它的途径。妇女赋权始于童年时代接受教育、确信妇女的权利受到保护和促进，以及坚信她们是影响其福祉和未来的所有进程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妇女不应仅仅被视为战争受害者。在混乱与遭到破坏的局势中，她们可发挥确保其家庭生存的根本作用，积极参与社区一级的和平运动，并促进其社区内部的和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谈判桌上不见妇女的踪影，她们也没有担任和平进程中的调解人、谈判人和技术专家。

此外，我们关切地看到新的、更激进的武装团体出现；武装部队分崩离析，其他更残暴的团体，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组织增加，它们把性暴力当作战争武器，并通过结盟改变了武装冲突的格局；以及其他结构的出现——一些结构反对自己的政府，另一些却同政府结盟。在这方面，我谨强调，危地马拉支持联合王国提出的关于防止冲突中性暴力的倡议。终结这一祸害是一项全球责任。出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保护平民的重点应当按照情况的变化而发展。我们认为，在性别更加平等的社会中，极端主义不太可能扎根，而妇女不太容易受到其影响。

我们必须确保，安理会可使用的所有工具都充分适合于打击侵害平民、特别是侵害妇女与儿童的罪行，并包含威慑、有罪必究及伸张正义的实际内容。从冲突中吸取的教训——从最糟糕的失败到最佳做法——应成为有用的指南。安理会应当连贯一致地利用手头的所有工具实行制裁，包括与国际刑事法院和各特别法庭、实况调查团及调查委员会合作实行制裁。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确保伸张正义并消除对无辜平民所犯罪行不惩罚的现象。

保护平民是一项法律义务。我们必须确保将那些犯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或人权法行为的安全部队、地方民兵及其他武装团体的成员绳之以法。应当再次重申，联合国部队不能代替政府履行对保护其平民人口作出的基本承诺。正如我们近年来、甚至在最近几周在伊拉克、叙利亚、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以及其他国家再三看到的那样，当国家无法或不愿意履行这一承诺时，我们就面临重大人道主义灾难。

为了保护和加强平民及流离失所者的权利并完善使政府机构熟悉适应这些权利的工作，我们必须增加在冲突后往往被解散或削弱的公共机构的能力。这需要确保通过国家安全部队成员的培训和提高认识；支持从事人权和保护流离失所妇女领域中工作的地方民间社会团体；以及同相关利益攸关者一道开展有关流离失所妇女的权利的提高认识活动来提高保护做法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同其他人一样，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加倍努力培训承担联合国多层次任务的维和人员。

我们必须确保实地妇女与女童的具体需求，在联合国有关该问题的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会员国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支持下进行积极合作的框架内，得到应有的特别、优先的关注。我们呼吁它们继续为应对现实提出的挑战作出宝贵贡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范德弗利特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首先感谢智利召开关于保护平民的本次重要辩论会。

我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我也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助理秘书长兼副紧急救济协调员康京和女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与政策司司长海伦·达勒姆女士；以及非政府组织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工作组代表Ilwad Elman女士为本次辩论作出的宝贵贡献。

我今天要就妇女作为变革推动者、维持和平以及预防冲突的重要性发表三点意见。

第一，妇女与女童的权利在武装冲突中遭到越来越多的侵犯。妇女作为社会中变革推动者以及和平进程贡献者的作用一旦遭到损害，社会及和平本身的稳定就遭到削弱。因此，必须有系统地把保护妇女与女童的需求纳入保护平民议程。荷兰非常重视落实有关提高妇女地位的良好做法。例如，在叙

利亚，我们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妇女署一道支持叙利亚妇女实现和平与民主倡议。

我的第二点意见涉及维持和平。我们欢迎对联合国和平行动的高级别审查以及全球保护专题组关于人道主义行动中保护问题的全系统审查。我们也欢迎秘书处继续努力加强有关保护平民的政策和指导。我们敦促安理会检查那些有碍于更系统地执行保护平民任务、特别是关于妇女与女童需求的任务的挑战。

关于对维持和平的具体贡献，荷兰王国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如何有效保护平民的培训。2007年至2017年，我们将通过非洲应急行动培训与援助方案为能力建设捐款5400万欧元。我们同西班牙一道，为将作为联合国特派团的一部分而部署的民事、军事和警务人员进行性别平等问题培训。我们还资助第二阶段高级妇女人才管道项目，该项目旨在让更多合格的妇女在联合国特派团中担任高级职务。我们还资助妇女署的女军官培训项目，该项目旨在促进和增加女军人的部署。我们正在为2013—2016年期间的“妇女在前线”方案捐款560万欧元，该方案面向中东和北非地区。

2月16日和17日，我们将主办一次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会议，重点探讨加强妇女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的参与和领导作用问题。我们希望借此为联合国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的高级别审查收集具体计策。我们想分享行动和变化的实例并向他人学习。这次会议将与也在荷兰举行的支持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欧洲区域会议同时举行，其目的是为联合国和平行动审查提供材料。这两次会议在建设和平及和平行动中的性别平等观念这一问题上存在交汇点。因此，这两项审查彼此直接相关。

我要谈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涉及预防和调解的重要性。在武装冲突爆发前、爆发期间和结束后确保平民权利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和平是脆弱的，而冲突往往会复发。这就是为什么预防

冲突、斡旋和调解如此重要。要想取得成效，我们必须及早确保妇女成为这些努力的核心。当大规模暴行确实发生时，安全理事会应当予以强烈谴责。不这样做就会助长有罪不罚氛围。我们支持法国提出的旨在使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大规模暴行即将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的局势中自愿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我们认为，应当越来越多地适用并进一步落实保护责任原则。

最后，我要简要谈谈人道主义行为体提供保护和为人道主义行为体提供保护的问题。人道主义救济目前处于极大压力之下。救济组织不堪重负，而且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原因是有人任意拒绝准入，资金短缺，甚至连人道主义人员和医务人员也遭到袭击。这是不可接受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加以谴责。我们欢迎去年8月应联合王国的倡议就此问题举行的辩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佩瑟瓦尔夫人（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科菲·安南秘书长曾经说，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洲土地上犯下的最严重罪行”，有88000多人惨遭杀害，有25000多名妇女和女童被强行驱逐，其中许多人后来遭遇强奸和酷刑。今年7月，我们将纪念该事件二十周年。这不仅是一次悲痛的提醒，而且也是对“永不再现”这一原则的深刻承诺。正因为如此，主席先生，你和贵国代表团所召开的本次辩论会非常适时。

我欢迎应邀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保护平民、特别注重妇女境况的本次辩论会上向我们通报情况的各位人士所作的通报。我谨回顾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执行主任姆兰博-努卡女士最近于2014年10月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通报。在那次通报中，她讨论了实际情况与应有情况之间、事实与法律之间存在和持续存在的差距（见S/PV. 7289）。

请允许我援引智利现任总统所采取的一个举措。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她请智利社会缔结一项新社会合约，一项新契约。这一契约将把平等作为其实质和观点，其中包括男女之间的基本平等。本着同样的精神，我要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其他机关正在讨论的事项。

2015年后议程不只是一套明确的好主意；它也是我们时代理想的实际表达。正因为如此，这一议程注定会成为我们大家所需要的全球一级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契约。这一议程肯定会对安理会负责确保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这个议程以人们所知而且深感其紧迫性、复杂且目标远大的理想为基础，是一种对这个全球性、不确定、相互依存、充满恐惧、不断演变、充满暴力的世界格局有着同情心和深刻认识的政治理想。它是一项必要的议程，因为如果人类已经满足，世界已经充满奇迹，那么这项2015年后议程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在采取行动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走了多远的路，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认识到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今年，本组织将纪念其成立70年，它的理想就体现在《宪章》以及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这个理想告诉我们，世界上的自由、正义与和平，其基础是承认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容剥夺的权利。联合国人民在《宪章》中重申了其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之信念。

我们不一一谈论《宪章》所有条款，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2015年后目标会含有《宪章》和《人权宣言》所载的理想，特别是关于妇女事业的理想，而妇女事业就是平等与自由事业。当我们提议将消除贫困作为一个优先事项时，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或认为所有穷人都是好人，而是因为穷人贫穷。在此背景下，我们还必须力求为妇女带来自由和平等，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妇女无可指责，而是因为她们是人，也有权利享有尊严。

如果我们要使平等和自由成为所有人的权利，那么无论在冲突中或冲突后局势还是在平时时期，都不容存在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然而，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未能阻止强迫婚姻影响全世界4亿多妇女，也未能在伦理上有所创新。在这个十年，我们将不能够阻止强迫婚姻殃及1.42亿女童。如果残割女童外部生殖器官这一习俗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进行下去，那么从现在到2030年，世界各地将有8600万女童遭受其害。直到现在，这一情况很难防止。时至今日，仍有略超过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未能幸免于世界饥饿。事实上，在8.42亿饥饿者中，妇女占60%以上。所有孕妇中约一半人患有贫血症。时至今日，而且在取得进展之后，如果我们对全世界的教育情况拍一张快照，我们就会从图像中看到，没有入学的儿童人数约为9.13亿，其中多数为女童。

在工作、尤其是有偿工作方面，我们发现，如果不计在农业部门工作的妇女，女工逾60%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贩卖人口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它与武器一样，是一宗大买卖，每年金额高达320亿美元。贩卖人口的受害者往往是谁呢？是我们妇女和女孩。我们无法拯救每年60.6万妇女成为杀害女子行为的受害者；逾50万妇女一再陷入危险；70%的女子在其一生中的某一时刻遭受暴力侵害；也无法阻止每18秒钟世界某地就有一名女子受到凌辱。为何不能防止所有这一切？因为，妇女平等和自由决不能仅仅是一种理念，它必须成为一种现实、一种情感和一种意志的表达。如果性别平等和自由不再仅仅停留在言论上，那么，我刚才列述的数据，那数百万妇女在冲突中、冲突后与平时时期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就不会存在。

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在这里开会，声明生为女人不是我们的选择，然而一旦出生，我们逐步认识到，我们必须共同采取行动，防止让女人非人、我们的身体可被当作一种战争武器的观念在事实上变得根深蒂固。我们逐步发现，在世界各地，妇女要获得解放，不论在冲突与平时时期，都需要努力防止任何企图和做法，即仅仅因为我们是女人，就要

使我们一生始终受到惩罚，让我们蒙受羞耻，接受不平等待遇。

所有妇女和许多男子都感到情况确实如此。只要有一个女子仅仅因为生为女人而生活在恐怖之中，其他相对较幸运的女子就无法安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们高明，而是因为我们自出生以来，始终目睹这种现实状况和长期的耻辱。我们知道，在冲突中、冲突后与平时时期的每天每日，羞辱妇女的行为很可能不受惩罚。如果道德在倒退，这个世界就难以为继，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公平、环境可持续或更更大的社会包容性。

在座可能有人会问，“那么，你有没有带来何种新颖的思想？”我的回答是，“没有”。而这正是最糟糕的。我今天说的只是在重复本组织《宪章》已经阐明的内容，重复《世界人权宣言》已经阐明的内容，重复受害者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及平时时期已经说过的内容。

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起了一个方案，成效卓越，在过去几年内，为200多万人提供节能炉，改善了在其作业的那些国家所涉所有家庭的生活条件。他们发起这一方案，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比较安心舒适地做饭吗？不是。有谁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为何发起这一方案？这是因为在冲突局势中，这种节能炉可让妇女不必离开住处数日，外出寻找燃料，那样做可能使她们受到强奸和侮辱。

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大有可为。我们承认第1325（2000）号决议的开创性作用，但我们应超越明确或不同的意见，争取建立一套伦理和意志，将这些有关性别平等和妇女自由的思想变成现实。这事关人类尊严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今年是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而让

人类免遭战祸是本组织的最高优先事项。本组织已经给世界人民带来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希望。然而，不幸的是，过去70年清楚地表明，联合国未能实现其创始人的愿望，尽管多年来已经积累起来了丰富的经验。

虽然安全理事会开始定期就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问题举行辩论已有16年，但经验表明，有人继续采用双重标准，以选择性方式利用保护平民的问题，以实现与国际法基本规则背道而驰的阴谋。在此，我们只需要回顾指出，有人以保护利比亚人民为借口，采取不合理和不能接受的行动，破坏践踏利比亚国家、人民与领土完整。我国代表团谨重申以下几点。

首先，预防冲突应着眼于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寻求妥协，找到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避免冲突升级。这是我们能够保护平民，包括妇女和女孩，使他们免受战争祸害的唯一方式。

其次，保护平民免遭他们可能面临的危险（包括恐怖主义威胁）的主要责任在于相关国家，国家是唯一有权维护全国稳定和安全的实体。

第三，如果不坚决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包括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武装冲突中平民就不可能得到充分保护。

第四，采用酌情行事的方法来保护平民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就把保护平民变成一种为有影响力的国家政策和利益服务的工具，损害其他会员国的主权、稳定和独立。某些安理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利用保护平民的概念，把它们的选择性政策和双重标准强加给安理会，这只会破坏《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作用。

第五，保护平民必须采用全面的做法，以纠正可能危及平民的所有这些问题，包括制止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采用联合国已经确认为非法的单方面强制措施。我这里是指某些国家对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其

它国家强行采取的伤害其人民的措施，这些措施剥夺人民包括食物、药物和燃料等生存必需品，还迫使他们到国外寻求避难，结果沦为歹徒、人口贩子和其它犯罪行为的受害者。

我国代表团重申，必须保护在以色列占领下，包括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和其它阿拉伯被占领土上受苦受难的平民。我们必须制止以色列占领的种种做法。以色列认为它可以犯下罪行而不受惩罚，因为安理会没有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其它反恐国际文书的行为做出回应。因此，它奉行其侵略政策而丝毫不受惩罚，并继续支持在叙利亚戈兰隔离区活跃的恐怖团体，从而威胁到该地区内外的和平与安全。

诸多发言者在其发言中强调了叙利亚妇女和女童所遭受的严重痛苦。然而，这些发言者中许多人却无视一个事实，即，叙利亚妇女惨遭一切形式的迫害和非人道待遇，如恐怖主义组织实施的人口贩运，她们所处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再次吁请安全理事会谴责全体叙利亚人——男女老幼——正遭受的恐怖主义，从而履行其《宪章》职责。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必须结束其破坏性做法，因为此类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反恐文书——包括第1267（1999）号、第1373（2001）号、第1624（2005）号、第2170（2014）号和第2178（2014）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我国代表团重申，一切反恐措施均须与叙利亚政府协调，并尊重其主权。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指出，所谓的国际联盟最近针对Raqqqa省的一个聋哑人中心发动了多起空袭，使许多有特殊需求的人无法享受该中心的服务。同样是这些空袭，还摧毁了一些其它经济中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哥斯达黎加代表发言。

门多萨-加西亚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哥斯达黎加感谢智利召开了今天的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特别注重保护挑战和妇女及女童所面临的需求。《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0周年为我们开展本次辩论提供了最为适当的框架。我们欢迎民间社会对此项目的贡献，我们赞扬智利邀请Ilwad Leman在安理会发言。我们希望，如秘书长所建议的那样，这一做法今后将继续下去。

我们赞同奥地利代表以“人的安全网”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并希望以我们国家的名义作以下发言。

哥斯达黎加对于我们面前的概念文件的内容深感关切，其中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对妇女权利的控制成为武装冲突的核心所在”（S/2015/32, 附件，第2页）。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极端主义团体蓄意针对妇女采取行动并对妇女及女童的人权施加限制和条件，以及针对妇女及女童的恐怖活动向悲剧性方向发展演变。我们必须反对一切通过严格实施限制奢侈品的法典侵犯妇女及女童人权的行为和对担任公职的妇女及学校女生和教师的袭击。我们确认此类做法与极端暴力的相互联系。在这方面，秘书长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报告（S/2014/693）表明，危害平民的暴力行为常常伴随对妇女在穿衣、旅行、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权利的限制。

在男女更为平等的社会，极端主义不大会猖獗，妇女也不大会受其影响。我们坚决谴责任何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因为它给平民、社会和国际安全带来破坏性影响。哥斯达黎加斥责人称“博科哈拉姆”组织的团体所开展的活动，特别是斥责其绑架女学生的行为，我们也斥责自称的伊斯兰国侵犯妇女及女童的权利。我们吁请安全理事会加倍努力，在国际法框架内打击此类野蛮行径，考虑为此而更为有效地利用制裁委员会和将恶行责任人绳之以法。

我们也对不断针对男女老幼平民使用武器以及武器给他们造成的广泛影响深表关切。在此背景下，我们谨提出以下问题。

第一，必须签署、批准和充分执行《武器贸易条约》，包括其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标准的规定。集束炸弹对平民的毁灭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必须彻底禁止其使用。尽管有《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哥斯达黎加有幸主持其通过——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在最近的冲突中继续使用这些武器。我们吁请各签字国批准该公约，并吁请所有其它国家加入该公约。公约缔约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停止使用此类武器，但鉴于这些武器对平民造成的影响，这也是每一个人的道德义务。因此，哥斯达黎加也支持制止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弹药的国际承诺。

最后，我们指出，如第2122（2013）号决议所述，必须在所有联合国特派团任务授权中纳入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规定，包括保护妇女及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采取零容忍态度的具体规定。正如我们在其它论坛所指出的那样，极端主义暴力不代表人类或任何特定文化或宗教。它是对法治和我们的共同人性的冒犯。尊重人的尊严这一人权基石，存在于所有文化和宗教传统中。我们必须杜绝仇恨文化，并培养和平文化，以建设尊重所有人权、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的社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拉脱维亚代表发言。

Mažeiks先生（拉脱维亚）（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作此发言。我感谢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康京和女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律与政策司司长海伦·达勒姆女士和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政府组织工作组Ilwad Elman女士所作的发言。我还感谢安全理事会智利主席国组织这次辩论会，重点讨论妇女和女童在冲突中和冲突后面临的保护方面挑战。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

在启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方面，目前已经在规范层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保护妇女也是安全理事会许多次审议的核心问题。然而，在执行层面和确保持续取得进展方面，还存在着挑战。我们期待对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方面的进展和障碍进行高级别审查和全球研究，期待通过后续决议。由于此次审查恰逢其他全球性政策事件，如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订立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0周年，所以，对于促进妇女权利来说，2015年将是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再次承诺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并应对妇女和女童包括在冲突中和冲突后时期面临的具体需要和挑战。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将不遗余力地促进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在过去一年里，冲突增多和暴力极端主义加剧，给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女童造成了严重影响。上周六恐怖分子野蛮地炮击马里乌波尔，30名无辜平民因此死亡——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这一事件严峻地提醒我们为什么这个问题上的工作必须向前推进。此次无谓袭击的实施者及其支持者必须承担后果。我们也关切持续发生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针对妇女和女童及其权利维护者发动的袭击。我们欢迎在安全理事会制裁制度中进一步使用人权和性暴力相关标准。武装冲突各方都应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

我们强调，所有性暴力罪行都应该依据国家和国际法律受到起诉和惩罚。追究责任是促使武装冲突各方履行国际义务的一项重要因素；为这些罪行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同等重要。国家当局对追究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负有首要责任；与此同时，如果国家当局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行动愿意，国际刑事法院就应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支持为将性别方面纳入维持和平行动的主流所做的努力。维持和平行动需要

具备将保护平民包括预防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放在核心位置的强有力任务授权。除其他外，有效执行这些任务授权的关键因素是：对维持和平人员及其特派团高级领导层提供适当培训；特派团所有组成部分之间和维持和平行动与当地的联合国其他行为体之间进行有效协调；以及与当地民众、民间社会组织和当地机构密切合作。同样特别重要的是，侵犯妇女权利行为要在维持和平行动和政治特派团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定期报告中得到适当反映。我们欢迎开展各种努力，以建设进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冲突分析和利用按性别分列数据的能力。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坚信，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相关的问题应充分纳入联合国目前就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和制裁而进行的各项审查。我们欢迎秘书长的“权利先行”倡议，该倡议的宗旨是制定整个联合国系统连贯一致的人权问题处理办法，并增强预警和预防能力。

今年，若干全球进程为将性别平等方面的优先事项和承诺置于国际和国家议程核心提供了机会，在这一年里，我们不能允许在妇女权利方面出现倒退。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对于应对妇女面临的安全挑战至关重要。促成妇女在冲突中和冲突后时期决策的所有阶段和级别中得到代表并参与其中，对于及早阐明妇女的权利与关切以及确保她们得到保护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对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承诺，重申我们随时准备为当前的所有进程做出贡献，以确保取得可持续进展，以便妇女和女童可以享有其所有人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森堡代表发言。

卢卡斯女士（卢森堡）（以法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智利组织这次关于保护平民问题的公开辩论会，并且选择重点讨论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具体需要。

卢森堡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

2015年将同时展开若干重要活动。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高级别审查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执行情况审查，无疑将是这一年来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方面的重大事件。今年还将进行另外两次重要审查，它们分别涉及联合国和平行动以及建设和平架构。从保护平民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审查都应帮助我们确定改善我们行动方法的方式和手段。为此，迫切需要使这些各有不同但又互为补充的研究的所有结论和建议得到协调，以确保产生协同增效作用。

主席先生，你为此次辩论会分发的概念说明（S/2015/32, 附件）以及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助理秘书长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组代表所作的情况通报，详细介绍了武装冲突局势中妇女和女童的悲惨困境以及她们所遭受的许多普遍存在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叙利亚、伊拉克——伊斯兰国在那里把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就面临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由于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妇女遭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尼日利亚也是如此，“博科哈拉姆”组织在该国对妇女和女童蓄意发动袭击。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清单远非详尽无遗。

鉴于这一祸害广泛存在，所有会员国、各区域组织、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实体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团结合作，为平民提供保护环境。安全理事会尤其必须连贯一致地采取行动，确保将那些对平民犯下罪行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并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人采取定向措施。在实地访问时，安全理事会应当有计划地向相关当局提出保护妇女问题，并且与当地妇女组织会晤。

在建立维持和平特派团及建设和平特派团的时候，也必须采取同样的连贯一致做法。这些特派团应该有充分的任务授权和充足的资源来保护平民，包括为此部署性别平等问题顾问和保护妇女及儿童顾问。必须铭记，应当让这三类顾问发挥各自的作用。

安理会也应继续通过定期邀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或妇女署执行主任参加其辩论会，随时了解妇女和女童的状况。

尽管保护平民与妇女和儿童特殊需求是我们辩论会的核心，但这将使妇女丧失权能，将她们局限于扮演受害者的被动角色。我们必须确保加强妇女在调解、解决冲突以及所有政治进程中的参与。自2010年以来，卢森堡一直在为维持和平行动部旨在促进妇女在冲突后的政治参与而开展的一项方案提供支持。在东帝汶、海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利比里亚，该方案导致在妇女参与和妇女组织方面取得了进展。它也表明，保护妇女的权利和身心健全是妇女在政治行动领域享有应有地位的重要先决条件。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希望本次辩论会上提出的建议能够连贯一致地得到落实，从而改进实地平民保护工作。我们都必须行动起来，使我们在2015年实现既定目标，并开始世界各地千百万妇女正在期待的变化。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埃勒尔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妇女和女童是因世界各地冲突日益增多而且愈加激烈而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她们在冲突中继续被作为特定目标，常常遭受性暴力和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歧视。妇女受大规模流离失所、长期危机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影响最大。她们在冲突后局势中，尤其是在政治纷争过程、停火期间以及和平协议早期执行阶段，也处于弱势。此外，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地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风险都在日益增大和演变。

鉴于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以及她们的各种需求，有必要采取更有力和更具包容性的办法来实现第1325（2000）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所订立的目标。加强我们的政治意愿将是第

一步。我们还需要寻找创造性方法来应对妇女和女童在冲突周期所有阶段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应当了解各种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在冲突局势中，致力消除冲突根源，将是可持续防止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和威胁的最佳途径。在短期至中期，必须防止性别暴力，对此种行为进行起诉，寻求采取多部门应对措施，继续为妇女和女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在这方面尤为重要。

确保作出决定和政策的过程以及和平进程、调解努力、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进程的包容性，是另一个重要步骤。赋予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社会和经济权能，必须是优先事项之一。包容和赋权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最佳工具。继续强化纳入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并且在联合国系统规范性框架、实体和做法中深化性别视角，将是朝着促进保护工作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

今天，为了对本次关于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的辩论会作出贡献，我想从源自本国边界另一侧所发生悲惨冲突的自身经验出发，特别强调世界各地流离失所妇女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针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悲剧导致的被迫流离失所现象，土耳其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以确保以持久办法对待那些包含预防、保护、参与和赋权原则的政策。

关于参与问题，我们优先重视促进妇女在营地的参与，让妇女参与决策和营地管理。我们为营地管理人员提供了培训，以促进和鼓励妇女在营地社区领导层中的参与和代表人数。

关于保护问题，目前在营地雇用了适当数目的妇女工作人员，负责持续为妇女和女童提供高质量的卫生、教育和安全服务。妇女的心理社会和生殖健康需求受到特别重视。例如，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资助并由家庭和社会政策部负责执行的心理社会支持服务中心项目，设立了11个营地外中心和20个营地内中心，以解决妇女及其家庭的心理需要。

关于预防问题，我们实施了专门措施，以防止营地内发生攻击行为，保护弱势群体。在营地外，我们也采取措施，促进对众多流离失所者生活地区的监测，防止那里发生家庭暴力和性暴力。

关于赋权，女童的入学以及妇女的持续教育，是土耳其的一项优先政策。68 000名叙利亚儿童已入学接受教育，将近4万名成年人也接受了职业培训。流离失所家庭和妇女有机会参加关于孕产妇保健、儿童心理、心理社会支持、人权和家庭暴力等问题的讲座。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对这些努力的有力支持很关键，有助于确保不会仅仅因为我们不能够为后代带来未来希望和机会，而在我们区域出现失落的后代。

我们期待在今年展开关于加强联合国应对暴力冲突行动的各项审查，其中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全面审查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要祝贺主席国智利努力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与对平民的总体保护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辩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

Mminele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南非代表团谨感谢智利共和国发挥领导作用，召集本次公开辩论会，同时也感谢你今天前来与会。我们也要感谢康京和助理秘书长在保护问题所有层面持续不懈发挥的富有远见的领导作用。我们也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与合作事务主任Helen Durham博士以及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政府组织工作组的代表Ilwad Elman女士作了颇有见地的通报。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事件在逐步增多，正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全球性祸患。南非称赞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体系在这方面提供了关于保护问题的一整套法律规范。所面临的挑战往往在于一些国家没有执行这些文书中的重要规定，不履行其义务。为此，我们呼吁所有国家承诺采取具体和切实的措

施，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为妇女和女童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认真落实相关公约：第一是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第四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第二是2011年12月19日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第三是，2009年10月，非洲联盟通过了《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即《坎帕拉公约》，它依然是消除非洲流离失所问题根源的一个至关重要工具。在非洲，由于冲突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等原因，大约有1000万人流离失所。第四是大会在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它常常被称作国际妇女权利法案。这些文书与其他国际文书一道，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如何处理冲突中保护儿童问题的明确指导方针。

南非坚定地致力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包括充分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该决议力求处理妇女和儿童面临的许多挑战。此外，南非始终强调它感到严重关切的是显然缺乏政治意愿来解决巴勒斯坦和西撒哈拉数代人面临严重脆弱性和缺乏保护的问题。这些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儿童和妇女数十年来一直无法过上体面的和平与安全生活，也不能充分确保在安全的环境中抚养其子女。在这方面，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崇高方案仍然无法实现，这令人感到可悲。

南非欢迎国际社会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作出的努力。然而，必须争取让所有相关利益攸方在国内参与这些努力。虽然正在作出积极努力并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但显而易见的是，缺乏政治意愿和完全无视平民的生命仍然是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平民的一大障碍。因此，重要的是国际行为体和外部组织在提供建设性援助时应当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同时充分尊重有关国家的意愿、主权和领土完整，避免强行实施干涉。在这方面，南非坚信应促进包容各方的对话和民族和解，以减少暴力祸害，事实证明，在寻找解决方案和为危机局势

中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方面，这种做法也将是宝贵的。

2014年9月秘书长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最新报告（S/2014/693）着重强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所有方面的一些进展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挑战和差距。采用连贯和协调方式的持续性综合做法对于确保效力仍然至关重要。然而，在执行层面仍然存在最引人注目的挑战。我们正是在这一实践层面看到在实际保护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平民方面缺乏进展。暴力冲突地区的妇女和儿童特别是背井离乡的妇女和儿童尤其容易受到攻击，包括强奸、贩卖和各种方式的身心虐待和性虐待。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形是没有参与敌对行动的女性平民在战争中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或者仅仅因为她们碰巧在发生冲突的地区而陷入危险。

非洲联盟2063议程-“优化利用非洲的资源为所有非洲人造福全球战略”-提出的愿景是促使非洲大陆摆脱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容忍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犯罪。此外，它还希冀在2020年前平息一切枪炮声，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举动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也高兴地获悉安全理事会鼓励各国在其军队、民兵和警察部队采用最低行为标准和守则，并确保加以执行，以减少因权力失衡发生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此外，安全理事会确认要实现持久和平，就要在安全、发展、政治活动、人权包括性别平等、司法活动和法治之间协调一致的基础上采取统筹做法，这让人感到特别鼓舞。应该强调指出，只有在安全机制和机构以及东道国的法治赢得信心和信任，保护平民的维和特派团的行动才能取得成功。

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了一些重大进展，安全理事会通过多项决议允许切合实际地表示我们共同需要确保保护平民，重点在于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中面临的挑战和需要。已采取的行动，如采用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指标加强预警机制和风险评估工作的努力成为起点。在收集信息和提交报告方面与民间社会和参与建设和平工作的

妇女相互协作也非常重要。然而，维和特派团的任务授权、监测和培训方面的发展和重大变化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为查明达尔富尔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关切开展联合评估行动，其所取得的成果的实例推动了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我最后要赞扬参加维和特派团和民间社会团体的所有人员所作的工作。他们往往没有充足的资源来应对每天面临的巨大挑战。南非将继续与他们密切协作，使他们能够发挥其重要的国际作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克罗地亚代表发言。

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赞扬智利1月份以如此出色的方式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它今天召开本次及时和重要的辩论会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克罗地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今天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我愿以本国代表身份作一些补充发言。

本周，我们纪念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解放70周年，在人类历史上，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过去70年，我们曾多次说过“永不再”，但我们纵容了卢旺达的灭绝种族大屠杀，其后又纵容在斯雷布雷尼察再次接着发生这种大屠杀。我们总是在说“永不再”，但不幸的是，大屠杀继续发生，而且，在全世界的冲突中，我们一直在目睹对平民犯下的可怕罪行。叙利亚仍在发生灭绝种族大屠杀。阿莫斯副秘书长在她12月份向安理会的通报中说，在叙利亚，“冲突各方继续无视最基本的人道原则”（S/PV.7342，第2页）。她接着说，“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词汇来充分说明这场危机所特有的残忍、暴力以及对人命的无情漠视”（S/PV.7342，第2页）。

尼日利亚北部仍在发生灭绝种族大屠杀，“博科圣地”继续在那里实施恐怖活动。伊拉克仍在

发生这种大屠杀，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犯下了暴行、残暴和野蛮行径。冲突和虐待的例子不胜枚举。从以往获取了许多经验教训，国际社会确实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战争对平民的影响。联合国越来越关注对平民的保护，今天的辩论会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的努力仍远未成功。在当前冲突中，伤亡的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平民；他们常常成为攻击目标，并遭到冲突各方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和其他侵犯行径。

今天辩论会的重点是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我们完全支持这种做法，因为证据确凿的事实是，妇女和女童深受交战和暴力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之害。克罗地亚深表关切和不安的是，许多报告提到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特别是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对于我们克罗地亚人来说，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抑或达尔富尔或任何其他冲突区，性暴力和强奸的每一个受害女童或妇女，其每一个故事都在令人心碎地提醒我们注意克罗地亚妇女在20世纪90年代的内战期间所经历的恐怖。

由于那场战争，克罗地亚许多妇女成为虐待、酷刑、侮辱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强奸的受害者，而强奸被用作实施恐吓和恐怖的一种方法。在这些战争暴行结束二十年后，这些妇女、其家庭和社区仍在艰难消除破坏性的长期后果。性暴力不仅是在冲突中对妇女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同时也往往是最不起眼的罪行。因此，克罗地亚认为我们必须反复大声疾呼反对性暴力，同时，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必须更加努力防止和应对冲突中的性暴力。对于我们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应该将冲突中的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视作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这些罪行也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

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环境中面临的保护方面的挑战和需要很多，包括强奸所致怀孕。因此，必须确保性暴力受害者在实地能够获得全面保健，并满足受害者需要，无论是哪种需要。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支持受害者，找到更好办法

防止在冲突中对妇女实施一切形式的暴力并帮助幸存者。

联合国保护平民架构不仅应当突出妇女和女童问题，而且也应当使妇女能够在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行动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加强妇女参与应当是每一项强化对策——其中包括实地的人道主义工作——的一部分。

最后，我要强调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性及其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上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此类骇人暴行的实施者必须知道，他们不可能逃脱司法制裁。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将被追究责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所以，必须加强国际刑事法院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

最后，我要用伊芙·恩斯勒女士的话结束发言。恩斯勒女士是美国剧作家和活动家，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于妇女遭受性暴力问题的认识。2012年4月，恩斯勒女士参加了在克罗地亚武克瓦尔镇举行的一个圆桌会议，会议讨论了强奸和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的困境。她当时曾说，

“我今天坐在这里，聆听了曾遭受强奸的妇女的发言。我感到愤怒之极。一位妇女的生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如果有人给一位妇女造成痛苦，那他就给我们所有人造成了痛苦。”

我确信国际社会听到了这些痛苦的呼喊。我们不能不聆听。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津巴布韦代表发言。

沙瓦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就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我谨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15个成员国，感谢主席先生你为我们提供一份富有见地的概念说明（S/2015/32, 附件），来指导今天对于妇女和女童在冲突中和冲突后面临的保护

方面的挑战和需要的讨论。我还要感谢所有通报者今天上午在辩论会开始时所作的全面通报。

近年来，世界上的冲突增多，导致妇女和女童遭受的暴力空前增加。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暴力的增加，对妇女和女童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影响。妇女和女童因为男女不平等、将直接袭击她们作为一种战争手段的做法以及权利受到蓄意侵犯而变得更加脆弱。

人们普遍认识到，民兵、武装团体以及与暴力极端主义有关的圣战分子和恐怖分子给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新型非常规威胁，对妇女和女童造成的影响较男子和男童更大。在这方面，妇女和女童是武装冲突中以及冲突后局势中最弱势群体之一。

据估计四分之三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是妇女和女童。流离失所加剧了现有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从而放大了妇女和女童遭受的歧视和苦难。这也使妇女更容易发生贫困、被贩运、遭受性剥削、童婚、早婚和被迫结婚的情况。

南共体认识到世界多数冲突在非洲。我们认为各国负有首要责任，保护妇女和女童不受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别的凌虐，特别是在冲突局势中。国际合作与援助固然重要，但不应也不能代替国家在保护妇女和女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也认识到，增强妇女经济权能是任何预防和保护工作都必须具备的内容。

2000年，安全理事会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325(2000)号决议中，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奠定了基础。该决议要求给予妇女特别保护，使其得以充分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工作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进程。今天，世人对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看法表明，我们承诺防止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并消除其灾难性的深远后果。

从非洲来说，2014年6月2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启动的非洲联盟（非盟）五年期《性别平等、和平与安全方案》证明，非洲致力于处理妇女和女童在冲

突和冲突后局势中面临的挑战和需要。《方案》旨在成为制定有效战略和机制，加强妇女参与促进和平与安全工作的框架。非盟委员会主席任命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特使一事再次确认了非洲的承诺，那就是坚定处理对冲突局势中妇女和女童造成影响的问题。

从区域来说，2008年8月签署的南共体《性别平等与发展问题议定书》旨在使会员国在多项非洲文书中作出的实现男女平等的承诺协调一致。《议定书》第20至25条规定，需要采取多种战略，其中包括颁布、改革、审查和执行旨在根除各种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和贩运行为的法律。《议定书》第28条规定，妇女应在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进程的关键决策职务中拥有平等代表权和参与权，并应根据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1325(2000)号决议，在解决冲突时纳入性别平等观点。

虽然我们在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以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在努力实现长期变化以及全面和平与安全方面仍存在差距。存在着一种不断加强的共识，那就是不把妇女包括在内的和平进程是有问题的。我们坚信妇女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权利是实现民主、稳定和持久和平的基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存在法律和规范框架，但妇女和女童继续遭受痛苦。南共体对冲突区妇女继续遭受严重虐待、性剥削和绑架感到关切。我们敦促国际社会集体行动，满足武装冲突中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要，以整体方式加强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联合国各实体和伙伴的工作。这要求处理冲突根源以及加强国家实现和平与和解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通过追究犯罪人责任，在遏制新罪行方面做更多工作。应该更多地关注妇女的领导作用及其在决策中的参与，这种作用和参与必须是有意义的，这样才能抓住机会，带来积极的变化。妇女不应只被视为受害者和幸存者，还应被视为其所居住社区和国家的重要资源。我们知道，妇女的参与对于建设可持续的和平至关重要，因此，必须确保妇

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适当反映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各项工作之中。

最后，我谨重申，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继续坚定支持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白芝亚女士（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1325（2000）号决议获得通过以来，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与女童方面取得了大量进展。然而，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仍被卷入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因而面临更多的威胁与暴力。从叙利亚到伊拉克，从中非共和国到南苏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加剧了妇女和女童的困境与脆弱性。正如在第2122(2013)号决议中所确认的那样，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下，妇女和女童的人权继续受到大规模侵犯。基于我们的共同关切，我谨就这个重要问题发表几点意见。

第一，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系统地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纳入其工作之中。我们确认，安理会在多项决议、特别是那些涉及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任务授权的决议中纳入了性别视角，但是，我们还要再次鼓励安理会制定明确、果断以及连贯一致的保护妇女和女童的任务授权。与此同时，为充分落实秘书长提出的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零容忍的政策，我们必须在联合国维和人员的部署前培训中强调性别视角。派遣更多的妇女保护问题顾问和扩大制裁指认标准、把严重侵害妇女行径纳入其中，是可供采取的一项实际措施，有助于推动在实地取得具体结果。

第二，必须在维持和平、冲突后恢复与建设和平进程中加大妇女赋权和参与的力度。她们的需要、优先事项以及声音应反映在相关的决策进程之中。应扩大官方发展援助，以帮助提高妇女在这方面的能力。

第三，问责对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女童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可采取多种手段结束对侵害妇女和女童者有罪不罚现象，例如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案件和授权设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确保在国家一级追究罪责同样重要，为此，我们肯定当前第1888(2009)号决议所设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小组为提高国家司法系统能力所做的努力。

正如在我国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中所描述的那样，大韩民国政府为促进脆弱和冲突影响地区妇女的人权做出了重大努力，包括为所有部署到维和行动的人员提供性别平等方面的部署前培训，并实施旨在推动在冲突局势下赋予妇女权能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最后，大韩民国强有力地支持第1325(2000)号决议和联合王国的“防止性暴力”倡议，并重申它致力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女童的国际努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富汗代表发言。

塔宁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举行本次重要辩论会。我还愿感谢Ilwad Elman女士、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通报。

保护平民是阿富汗政府一个紧迫的优先事项。阿富汗人民经受了30多年战争与冲突的痛苦，今天还在继续受苦受难。去年是2001年以来阿富汗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塔利班和其它极端主义武装团体对阿富汗境内绝大多数平民伤亡负有责任。它们把其残忍暴力活动的矛头直接对准平民，完全无视人类生命。它们对清真寺、集市、学校、住房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实施可怕的恐怖行径，通过埋设简易爆炸装置以及在公共场所发动自杀式袭击和蓄意策划攻击，对社区进行威胁。它们把男女老幼、教士、部落长者、政府官员以及司法部门的雇员作为目标。请允许我明确一点：袭击平民是懦弱而非强大的表现。它们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严重违反，也触犯了伊斯兰的基本信条。

在30多年的战争中，阿富汗妇女首当其冲受到冲突的影响。她们是暴力最大的受害者。去年对阿富汗妇女来说，是尤其致命的一年，其死伤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12%。阿富汗妇女、包括担任公职的妇女和学校的女学生常常成为各种性别暴力的目标。即使她们并未直接面临生命危险，她们的生计却受到暴力冲突消极后果的影响。一旦丈夫、父母、兄弟姐妹和监护人死亡，妇女常常变成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许多人无法获得带薪工作和资金，这妨碍了她们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能力，使其易受剥削。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在经济上也很脆弱，受剥削与歧视的风险更高。

减轻冲突对妇女的特定影响是阿富汗政府的一个优先事项。在这方面，通过2014年10月签署的阿富汗促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1325国家行动计划，政府正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和随后的相关决议。此外，政府还肯定妇女积极参与结束冲突的重要性，并致力于确保在我国的和平、和解以及发展努力中听取妇女的意见。

鉴于阿富汗境内武装极端分子袭击平民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出现增多，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恐和平叛工作。不幸的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阿富汗平民被卷入安全行动的交火之中。但是，我愿强调，阿富汗部队正在尽最大努力以确保把平民的安全置于其行动的核心，他们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阿富汗平民伤亡。数以千计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打击武装反叛分子的斗争中阵亡，他们的勇敢与牺牲证明了政府对于保护平民和实现我国和平与安全的强有力承诺。此外，阿富汗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我们的国家应对简易爆炸装置战略，并且推动继续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进行培训，以便开展应对简易爆炸装置行动和处置工作。

不幸的是，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对阿富汗平民，特别是儿童构成严重威胁。实际上，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大多数伤亡者是儿童。由于行动参与在2014年显著增加，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任务也已结束，战争遗留爆炸物给平民

生命造成的相关风险处于最高水平。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指出，必须大力、充分地支持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标出危险地区，确保从战场上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并且继续开展提高认识方案，向民众，特别是儿童宣传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致命危险。

三十多年来，暴力周而复始，干扰无辜阿富汗人的生活，这种情况必须结束。为此，我国政府正积极与武装反对派和解，并与本地区各国接触，以便推动进程。在国际社会和我们邻国的支持下，阿富汗能够实现和平与安全，所有平民也能在一个没有暴力的国家中自豪和有尊严地生活。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旺达代表发言。

恩杜洪吉雷赫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保护平民问题。我也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助理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副协调员康京和女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与政策事务主任海伦·达勒姆女士、以及非政府组织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工作组的 Ilwad Elman 女士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分别作了情况通报。

联合国今年将庆祝成立七十周年，因此我们要回顾一下，本组织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我们决心使后世子孙免遭战祸，并且重申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的信念。自联合国创立以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和战略来在冲突中保护平民，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265（1999）号决议。不过，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战略来改进和执行保护平民任务授权，但我们感到极为关切的是，世界各地的冲突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常常成为目标。

多年来，世人看到了许多武装冲突，其特点是针对平民实施的有系统的暴力和大规模暴行。尽管保护平民议程已演变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核心任务授权，但是，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不断增多，考验了这些行动的基本原则和能力，并且表明仍有许

多工作要做。不过，实地经验已经表明，维和行动如果准备不足，没有充足手段来应对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力，它们将会遇到困难，甚至有可能彻底失败。

对平民保护的期望值与维和人员的实际军事能力之间往往存在差距。我们认为，平民面临的威胁以及应对威胁的办法应成为确定特派团的任务授权、战略、架构以及资源分配的因素。在这方面，为跟进落实去年9月在大会一般性辩论间隙举行的维和行动高级别峰会，卢旺达将于5月28日和29日在基加利组织一次国际会议，讨论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以便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执行维和行动的保护授权。

今天，维和人员以及理应在武装冲突中为平民提供保护的其它关键行为体常常难以兑现作为《联合国宪章》核心的保护平民的承诺。例如，在大湖区，遗憾的是，我们仍然面对着四处流窜侵害平民的犯罪分子，主要是所谓的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卢民主力量）。实际上，这一灭绝种族运动继续把平民作为人盾，强行招募儿童，并且对妇女和女童实施强奸和性虐待。考虑到这种严峻情况，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必须展现更大决心，根据本地区的相关决定和安理会相关决议来解除卢民主力量的武装。为卢民主力量规定的和平解除武装最后期限已过去四周，我们认为，现在已经过了通告、沟通和发表强硬言论的时候了。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南苏丹的冲突也表明存在严重的保护缺口，需要立即给予关注。由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局势每况愈下，这个组织对平民，包括记者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犯下了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尽管情况可能是困难的，但我们认为，国际社会仍有责任调动一切手段来救助急需帮助的民众。在这方面，我们赞扬由美国领导的反伊黎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发挥的作用，这符合我们提供保护的集体责任。

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卢旺达政府认为，任何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都侵犯人的尊严。我们呼吁并支持全面执行第1325（2000）号和第1960（2010）号决议，这两项决议要求，所有维和任务授权均应包括明确确定处理性暴力措施的相关规定。这些措施应包括明确指定妇女保护顾问，与性别问题顾问和人权保护部门一道开展工作，同时清楚界定妇女在冲突后恢复中的作用。我们还呼吁加强监测性暴力，并且更有效地确定良好做法和挑战。

最后，与我们过去两年来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做法一样，请允许我强调，保护平民的最佳办法是首先预防冲突。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确保继续把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作为我们集体议程的头等要务。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塞拜疆代表发言。

阿利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并且编写了载于文件 S/2015/32中的概念文件。我还要感谢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以及民间社会代表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他们的真知灼见。

保护平民是人、法律以及政治等方面的要务，需要我们齐心协力，确保所有行为体都尊重这一责任。我们完全赞同这一看法，即加强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是改善武装冲突受害者处境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赞赏瑞士和红十字委员会在为第三十二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作准备时，提出了加强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联合倡议。

保护平民面临巨大挑战。主要障碍主要与冲突各方常常不能履行现有法规赋予它们的义务有关。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赋予它们的义务，这是当务之急。

无所作为和忽视平民的痛苦，再加上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和缺乏问责的气氛，是一些导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杜绝有罪不罚现象，不仅对于确定冲突各方和肇事个人的责任，而且还对确保可持续和平、真相、和解、受害者权利和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福祉是至关重要的。

有针对性的蓄意袭击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冲突的共同特点。它对妇女与女童造成独特和不成比例的影响，使人毫不怀疑这一现象的危险性和采取及时行动的必要性。

必须特别考虑对在武装冲突中被迫离开家园的平民的保护。我国支持正在为提高对境内流离失所问题和返回权的认识所做的持续努力。

侵害平民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表现是对平民身份本身和保护原则提出异议，尽管不断有证据表明相关人员属于非战斗人员类。劫持人质、非法拘留及起诉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这个问题对我国阿塞拜疆极其重要，因为我国继续遭受亚美尼亚的侵略和军事占领，这在本质上涉及过去20年来对阿塞拜疆人民权利的广泛侵犯。

这种侵犯行为的最近例子就是哈桑·哈桑诺夫先生案、沙克巴兹·古利耶夫先生案以及迪尔甘·阿斯卡罗夫先生案。古利耶夫先生和阿斯卡罗夫先生在访问他们葬在被占领的克尔巴贾尔地区的父母亲坟墓时被劫为人质，并面临捏造的刑事指控。哈桑诺夫先生于2014年7月11日被打死。直到三个月后，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调解，哈桑诺夫先生的遗体才于2014年10月2日从亚美尼亚送回。

至于古利耶夫先生和阿斯卡罗夫先生这两位被抓获的平民，亚美尼亚人要求他们回答虚假和毫无根据的指控，以达到某种转移视线为目的，应当澄清，这些平民是在自己领土上，也就是说在国际公认的阿塞拜疆共和国边界内被抓获的。除了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外，无人——我强调，无人——有权强行限制或禁止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自由通行。毋庸说，对古利耶夫先生和阿斯卡罗夫

先生进行非法法庭诉讼，判处阿斯卡罗夫先生终身监禁，以及判处古利耶夫先生22年徒刑，随后迫使他们提出上诉，都是无效的。

主席先生，我通过你呼吁所有相关的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行为体在他们俩仍然活着并不太晚的时候进行干预，带头防止这两人遭到非法拘留、起诉及监禁。在这方面，我们赞赏那些已经拒绝接受所谓的法庭及其判决的国家。我们赞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恪尽职守的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并期待他们继续参与使我们的公民获释的努力。

最后，我谨再次赞扬主席国智利倡议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公开辩论会，并在安理会的工作中提倡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主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岑巴柳克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允许乌克兰发言，以便为本次重要和及时的辩论会作出贡献。也请允许我感谢所有通报者发出的重要信息。

乌克兰感到震惊的是，平民继续占冲突中伤亡人员的大多数。其中许多平民是妇女与女童。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之多也令人不安。

2015年是第1325（2000）号决议获得通过15周年，该决议奠定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基础，并要求特别保护妇女，以及妇女充分、平等地参与所有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及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努力。该决议已证明是会员国执行其在这一重要领域中的政策的有效工具。我们期待2015年对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进行的全球审查。我们希望，全球审查将为我们履行我们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所有承诺提供额外动力。

乌克兰积极支持联合国会员国努力执行关于必须解决妇女在武装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局势中经历的所有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第2122（2013）号决议。

乌克兰对联合国最近关于某些国家境内暴力的报告感到非常震惊。在这些国家，妇女成为直接攻击目标并受到大规模流离失所的不成比例的影响。我们完全同意，妇女的权利正受到威胁，妇女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利用。

乌克兰政府正在与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密切协商下，按照第1325（2000）号决议制订一项国家行动计划，以促进妇女充分、平等地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建设和平及维持和平，以及把性别观点纳入建设和平的所有领域。我们期待今年在乌克兰通过该计划，并且准备充分执行它。

由俄罗斯联邦支持并武装的恐怖主义团体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公开活动。包括妇女与儿童在内的平民继续被非法运入我国的俄罗斯子弹和炮弹打死。据最新官方统计数字，乌克兰境内因俄罗斯侵略造成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目前为921640人。

大约三分之二成年境内流离失所者是妇女。政府完全了解她们的特殊需求，因为大多数境内流离失所者家庭包含老人和有子女的孤身妇女。在这方面，2014年10月20日，乌克兰通过了关于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法律，该法获得了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欢迎。此项法律旨在确保包括妇女在内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权利和自由，并解决该领域中的关键问题，包括通过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来解决这些问题。

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最近的报告发现，在顿涅茨克地区，妇女占冲突中死亡者的15%和受伤者的15%。还发生过非法武装团体实施绑架和性暴力的事件，这些人仍然下落不明。

我们感到特别震惊的是，乌克兰境内有人正遭到绑架并被非法送往俄罗斯联邦受到审讯。去年7月在卢甘斯克地区被俘的乌克兰女军人Nadiya Savchenko仍然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关押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个拘留所，并遭受了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违反双边条约义务的不人道的做法。

即使在作为欧洲委员会会议员获得国际豁免之后，Nadiya Savchenko仍被关在狱中。

这一情况最具有讽刺意味和欺人太甚的方面是，俄罗斯当局现在指控Savchenko非法穿越俄罗斯边界。我们要求立即释放Nadiya Savchenko，并且将竭尽全力确保将那些参与绑架和非法拘留她的人绳之以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萨法伊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智利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认为，会员国广泛参加本次辩论会，表明智利的倡议获得成功。我也谨感谢各位通报者为讨论作出的出色贡献。

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只是为了应对以色列政权代表在本次会议上提出的指控。我谨发表以下声明。我要指出以下事实。

该政权的代表在今天的会议上所说的事情同本次辩论会的主题完全不相干。十分荒谬的是，一个在最近历史上、在保护平民方面拥有最黑暗记录的政权，其代表竟然对他人提出无端指控。

我无需重复该政权在最近侵略和入侵加沙期间所犯战争罪行的事实，或那次入侵期间受害者80%以上是包括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内的平民这一事实。我认为，最能暴露该政权性质的，莫过于这些无辜平民在街头、医院和学校——包括那些属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流出的鲜血。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策略。如果无法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那就选择攻击他人。该政权的代表同平常一样，力图转移人们对该政权自己针对平民一再实施令人发指的侵略和占领行为以及侵犯该地区其他国家领土完整的行为的注意力。

确实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以其暴行和隔离政策（联合国有这方面的充分的记录）、一再侵犯国际公认边界的行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

及对平民、其邻国和周围地区实施袭击或威胁利用武力著称的政权，一个拥有研制、生产和储存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各种非人道武器这一众所周知记录的政权，竟然要向他人宣讲如何保护平民而且妄称为受害者发声。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智利召开本次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以及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面临的保护方面的挑战和需要的辩论会。我还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与政策事务主任海伦·达勒姆女士和非政府组织妇女、和平与安全工作组Ilwad Elman女士分别作了相关的通报。

武装冲突期间，妇女和女童往往得不到保护和支 持。她们首当其冲，遭受冲突的毁灭性后果，因为她们极为脆弱，生活条件很差。她们遭受武装冲突的各种危害：扣为人质、羁押、酷刑、强奸、强迫结婚、即决处决、任意拘留、强迫流离失所、威胁和恐吓。女童特别易遭绑架这一越来越普遍的做法侵害。妇女和女童在武器储存地或军营附近被当作人盾，并受到敌对行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例如轰炸、饥荒和流行病。

强奸往往是最普遍的暴力形式，在难民营和流离失所者营地尤其如此。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某些营地被用于军事目的，轻武器不断扩散，以及有些武装分子混入难民群中，妇女和女童往往得不到任何安全保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行动起来，国际社会必须齐心协力。

摩洛哥强烈谴责此类野蛮、粗暴和非人道的做法，尤其因为这些做法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建立持久和平与和解进一步复杂化。基于性别的暴力、这种行为的威胁或煽动实施这种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日内瓦四公约和国际人权法。

今年是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十五周年。该决议肯定妇女在国家层面为和平与安全所作的贡献，并鼓励她们全面参与解决冲突、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自2000年以来，安理会就这一议题通过了六项其他决议，从而加强了旨在冲突中和冲突后保护妇女权利的规范性架构。摩洛哥欢迎会员国在国家层面为执行这些决议作出努力，已经签署或正在谈判越来越多关于保护妇女和女童的行动计划，而且妇女署和儿基会正在作出努力。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有效执行这些决议方面，迄今所取得的进展仍然非常有限。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面进展缓慢，犯下性暴力行为的人继续逍遥法外，都促成对妇女和女童非常不安全的环境。

令人遗憾的是，在和平进程的所有阶段，妇女享有的代表权都不足。有许多障碍阻止妇女参与预防、调解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在冲突后时期，由于暴力、恐吓、不安全、缺乏法治、文化歧视、性别极端主义和狂热主义的抬头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包括贫穷和缺乏受教育机会，很少有妇女能够切实参与公共生活。摩洛哥认为，妇女的边缘化有可能拖延或损害建立持久和平、安全与和解的努力。

冲突期间保护妇女和女童免遭各种暴力并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实现其基本权利，仍然是一项集体责任，需要各方果断行事，齐心协力，加强为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实施者和下令者而采取的措施，并防止此类罪行复发。应当紧急采取果断措施，促进对所有继续在行动中藐视国际法以及保护妇女和儿童准则的人予以追究。在这方面，摩洛哥回顾《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和《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缔约国的义务，并回顾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在所有关于武装冲突中妇女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承诺。

最后，请允许我强调以下几点。摩洛哥认为，鉴于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在建设和平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应当充分、有效和平等地参与和平进程的所有阶段。摩洛哥强调妇女在修复刚摆脱冲突国家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并强调必须让她们参与起草和执行冲突后战略，以便顾及她们需求。至关重要的是要加强妇女赋权，这样做能有助于在冲突后有效建设和平。重要的是，应任命足够多的妇女担任决策职务以及高级别调解员和调解组成员。此外，国家保护妇女和儿童战略仍然取决于采取措施加强政府能力以及提供物质、财政和人力资源，确保其明确地位、解放和独立。因此，必须立即和慷慨地响应秘书长在其报告(S/2014/693)中发出的请捐助方为执行行动计划和国家方案提供必要资金的呼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博茨瓦纳代表发言。

Mogobe女士（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祝你在持续履行职责过程中一切顺利。我们要同在我们前面发言的各代表团一道，感谢你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并给我们机会听取你为此成功召集的各位人士通报情况。他们早些时候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极有见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今天所讨论问题的认识。

我们也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我们认为，该报告内容翔实，不过其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与民众在武装冲突中面临的风险和维和特派团的行动有关的方面令人关切。

博茨瓦纳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世界各地越来越多战区和暴力冲突地区正在发生夺走无辜生命的袭击和严重侵犯人权行径。我们认为非常可悲的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无辜者继续因显然完全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那些人滥杀无辜而丧生。

确实，各国负有保护其公民的首要责任，无论是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也无论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在何地。然而，同样，国际社会所有负责任的成员都应当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强大到足以防止和对付各种暴行的社会。处境危险的民众人数非常众多，因此可以说，我们国际社会的成员在维护保护责任的第二大支柱以及建设将帮助各国防止其民众受到伤害所需的那种能力方面，不够积极主动。

现在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确保有罪必究和遵守国际法，这依然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因此，我们支持发出号召，要求安全理事会充分行使《宪章》授权并确保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为这将是朝着我们谋求的履约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还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之间的关系，并为国际刑院的工作提供帮助，以便它能够追究侵犯人权行为和其他大规模暴行实施者的罪责。

我刚才提出的关切固然存在，但公平地说，安理会在这方面所作的显著努力理当受到赞扬。我们获悉安全理事会目前在世界各地部署了16个维和行动。我们赞扬安理会所做的这方面工作。可以理解，这方面工作带有其本身的各种复杂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确保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的人身安全，因为在部署他们前去制止的冲突中，他们本身正日益成为袭击的目标。我们最近看到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冲突国家以身殉职。恐怖团体和外国战斗人员的扩散也增大了维和特派团面临的潜在危险和风险。我们也看到，女学童遭到恐怖分子绑架并且被当作人质。这些不断演变的态势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制定一个包含所有各方面的框架，以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履行其各项任务时以及安全部队和快速反应小组在受影响国家境内有名获得安全保障。这些机制还必须订立使妇女和女童在冲突局势中得到保护的方法。

我现在要谈谈今天辩论会的具体重点。正如其他代表团强调指出的那样，妇女和女童是包括性侵犯、性别暴力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在内极其邪恶

战争行为的受害者。由于今年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二十周年，现在是极佳的时机，国际社会可借此机会重申它致力于在所有局势中保护妇女和女童并提高其地位和促进性别平等，同时在今年的辩论会上重申它致力于实现侧重于妇女和武装冲突问题的六项战略目标。除其他外，这些目标中包括需要增进妇女在决策层参与解决冲突，促进妇女对加强和平文化的贡献以及为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妇女提供保护、援助和培训。重新致力于这些目标的必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全面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发起的关于该决议的高级别审查，这项审查定于今年晚些时候进行。

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通过一项新的全球议程，其目的是实现我们所希望的未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显然需要共同加倍努力，以确保对今世后代的保护。

最后，我要重申博茨瓦纳支持国际社会为保护无辜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生命所作的努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拉德万女士（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集本次重要会议讨论保护平民特别是妇女这一问题。

占领国以色列没有资格以任何形式谈论人权或对平民的保护，特别是妇女的权利，而且也不应试图掩饰它对妇女和儿童所犯证据确凿罪行的丑恶记录。一个实施占领和推行定居点政策的国家有何资格大谈这些问题？我国代表团谴责所有这些违反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径。

以色列最近在加沙实施侵略，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动袭击，造成2000多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而且不分男女老幼，这期间对保护平民给予了多少关注？以色列如何解释它有系统地实施拆毁房舍、使人们流离失所和丧生政策，围困加沙在侵害

儿童和妇女以及对那里的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施加极端限制方面带来种种后果？

以色列一贯以构成战争罪的方式侵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妇女的权利。以色列强迫巴勒斯坦妇女在检查站分娩，导致新生婴儿可能死亡，这反映其侵犯人权行径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色列不遵守保护被拘留妇女人权的国际文书，因此，狱中的巴勒斯坦妇女遭受最恶劣形式的侵害。我将不作赘述，因为联合国各机构已经将此类侵权行为清楚记录在案。然而，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在这些侵权行为面前不要继续保持缄默，而是要采取行动，以便将一面标榜民主和尊重人权，一面又公然蔑视人类良知的作恶者绳之以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扎加伊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谨非常扼要地回应乌克兰代表所作的发言。

对于有人再次作出此类企图，把该国境内发生的一切归咎于俄罗斯联邦，谁也不会感到意外。乌克兰军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炮击居民区的报道来自各种消息来源，绝不能被视为俄罗斯的宣传报道，即使针对这样的报道，基辅的反应只是再次对俄罗斯联邦提出指控。很清楚，我们的立陶宛同事同样也对此类消息来源采取有选择的态度。

现实是，2014年4月13日，我国代表团倡议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见S/PV. 7154），以尝试防止乌克兰当局在乌克兰东南部动用武力，但结果无功而返。他们发动了所谓的“反恐行动”，第一个星期就造成平民伤亡。我们一再呼吁结束暴力，并开始全面的全国对话，避免乌克兰平民进一步伤亡。最近在今天，俄罗斯外交部再次向基辅当局发

出这种呼吁。不幸的是，迄今依然对这些呼吁置若罔闻。

最后，我指出，今天会议的议题是保护平民。娜迪娅·萨夫琴科是一名乌克兰军官，不是平民。然而，俄罗斯记者无疑是平民，她被指控协助杀害了他们。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乌克兰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岑巴柳克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对再次发言表示歉意，我的发言将尽量简短。

首先，我希望俄罗斯同事仔细阅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有关乌克兰目前局势的最新报告。我也要再次强调，娜迪娅·萨夫琴科是欧洲委员会会议员，所以她的情况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

与此同时，我谨再次请俄罗斯代表，如有可能，避免就乌克兰目前局势误导安全理事会，并停止把这一论坛当作彻头彻尾的宣传工具。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

在宣布休会之前，我谨表示，智利代表团真诚感谢安理会成员、尤其是我的同事各位常驻代表及其各自工作人员，以及安理会秘书处给予我们的一切支持。确实，本月工作繁忙，我们就属于我们职权范围的若干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光是靠我们单枪匹马，并且没有每一个代表团、秘书处各位代表以及所有相关会议服务干事的辛勤工作、支持和积极贡献，我们本来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在我们结束主席任期之际，我知道，我是代表安理会祝愿中国代表团在2月份一切顺利的。

下午6时05分散会。